

霍庆专权

东周列国故事

免责声明

本E书的制作和发表，仅限于连环画爱好者学习、交流、欣赏之用，版权归属于原绘画者及出版社，请于下载欣赏后24小时以内自觉、及时地删除，切勿用于商业用途，否则所引发的一切后果由违反此规定者全部负责。如喜欢请购买原版图书！

連環畫E書論壇

<http://lianshu.uu1001.cn>

連環畫E書

<http://lianshu.uu1001.com>





崔庆专权

东周列国故事

扫描 四谛书院 制作 锦马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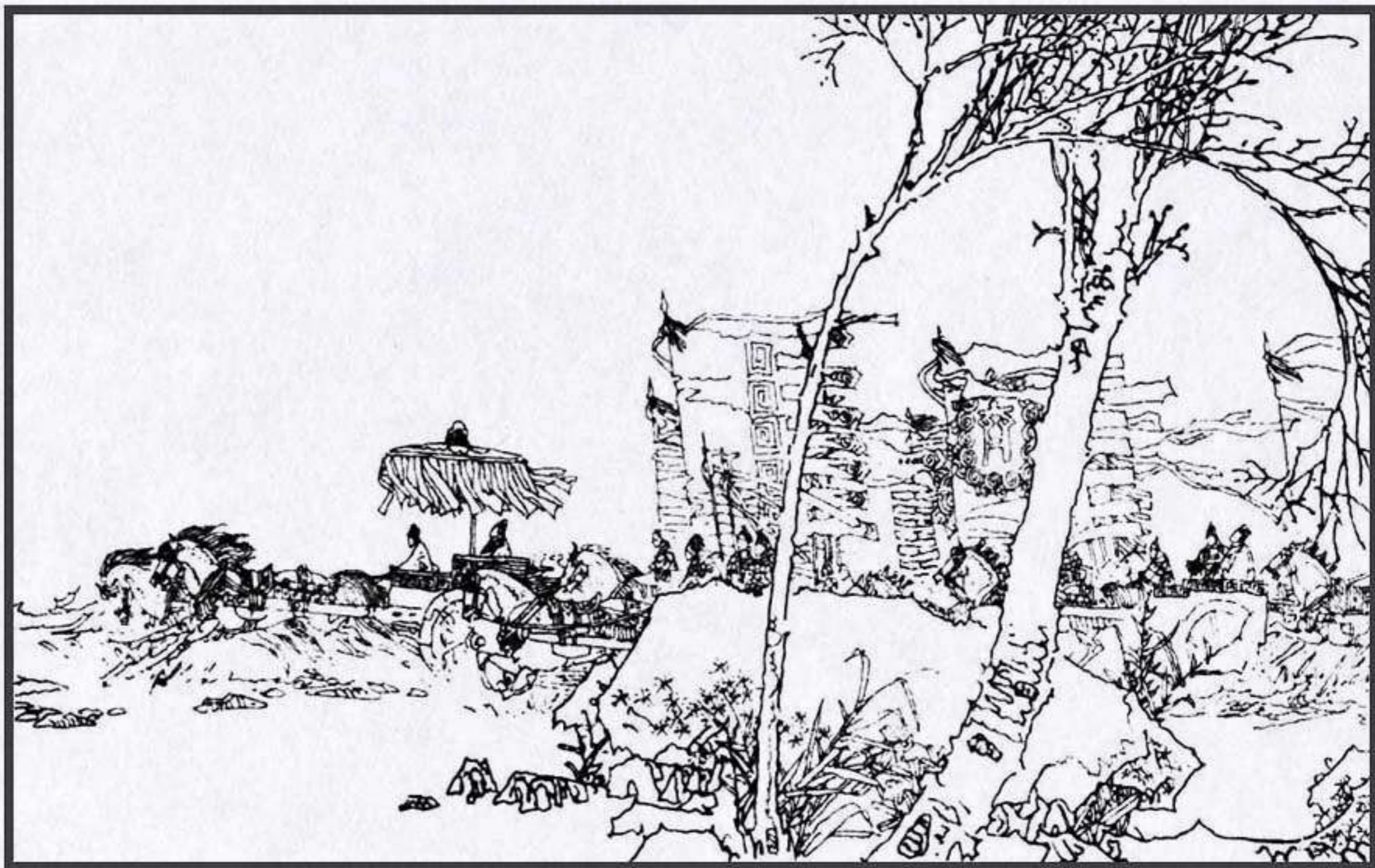
改编 潘勤孟 绘画 周申

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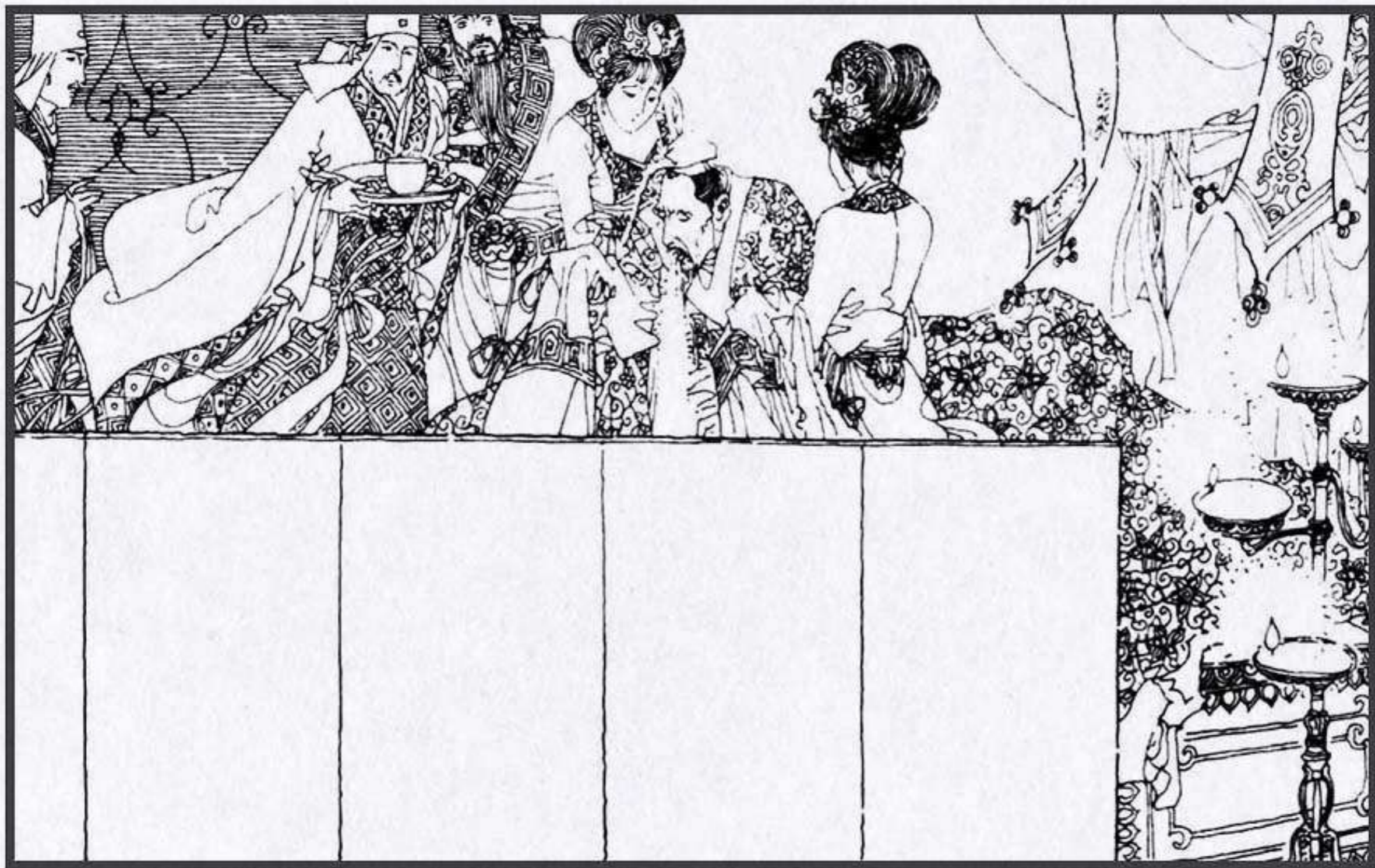
【内容提要】 齐灵公患病，大夫崔杼、庆封迎回废太子光，大事杀戮，灵公气得呕血而死。太子光即位，便是齐庄公。庄公好勇喜胜，广求猛将，把国政尽交于崔杼、庆封，自己纵情酒色，而且私通崔杼的妻子。崔杼恨极，设计杀死庄公，改立景公。为了掩盖他的弑君之罪，他要史官在国史上写“庄公死于疟疾”，史官不依。接连三个史官因此被杀，第四个史官还是不依，崔杼只好把他放走。

崔、庆互相倾轧，庆封利用崔氏父子矛盾，杀掉崔杼两个儿子，崔杼夫妇自缢而死。庄公的几个旧臣见庆封专权更甚，借太庙祭祀的机会，替庄公报仇，杀了庆封的儿子和族人。庆封得讯赶回，已经不及，只得投奔吴国。（本书根据冯梦龙《东周列国志》编绘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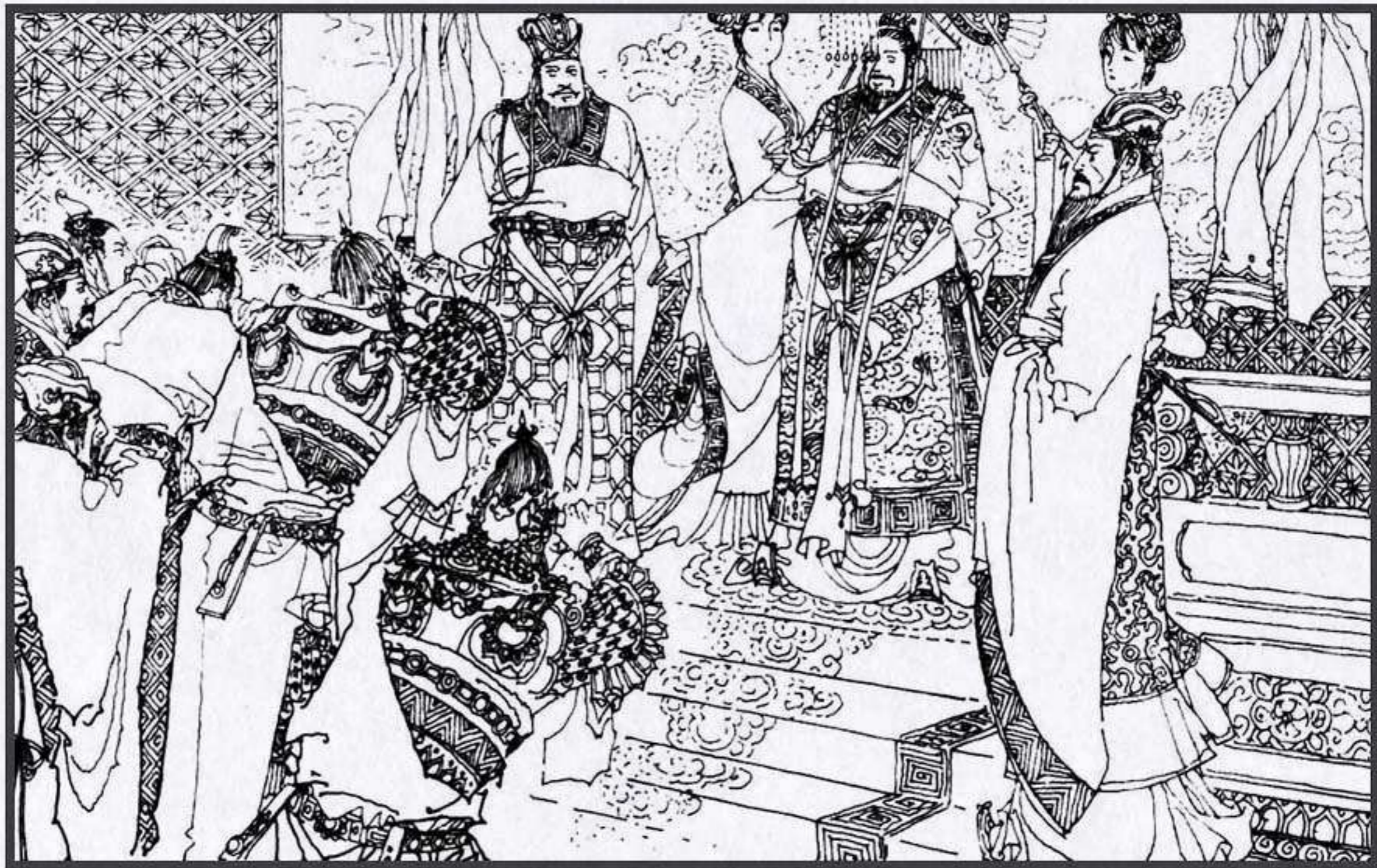
封面画 卢天苏



(1) 周灵王十八年夏五月，齐灵公患病，日益沉重。大夫崔杼、庆封，借此机会，派车仗去即墨，把已经废去的故太子光接了回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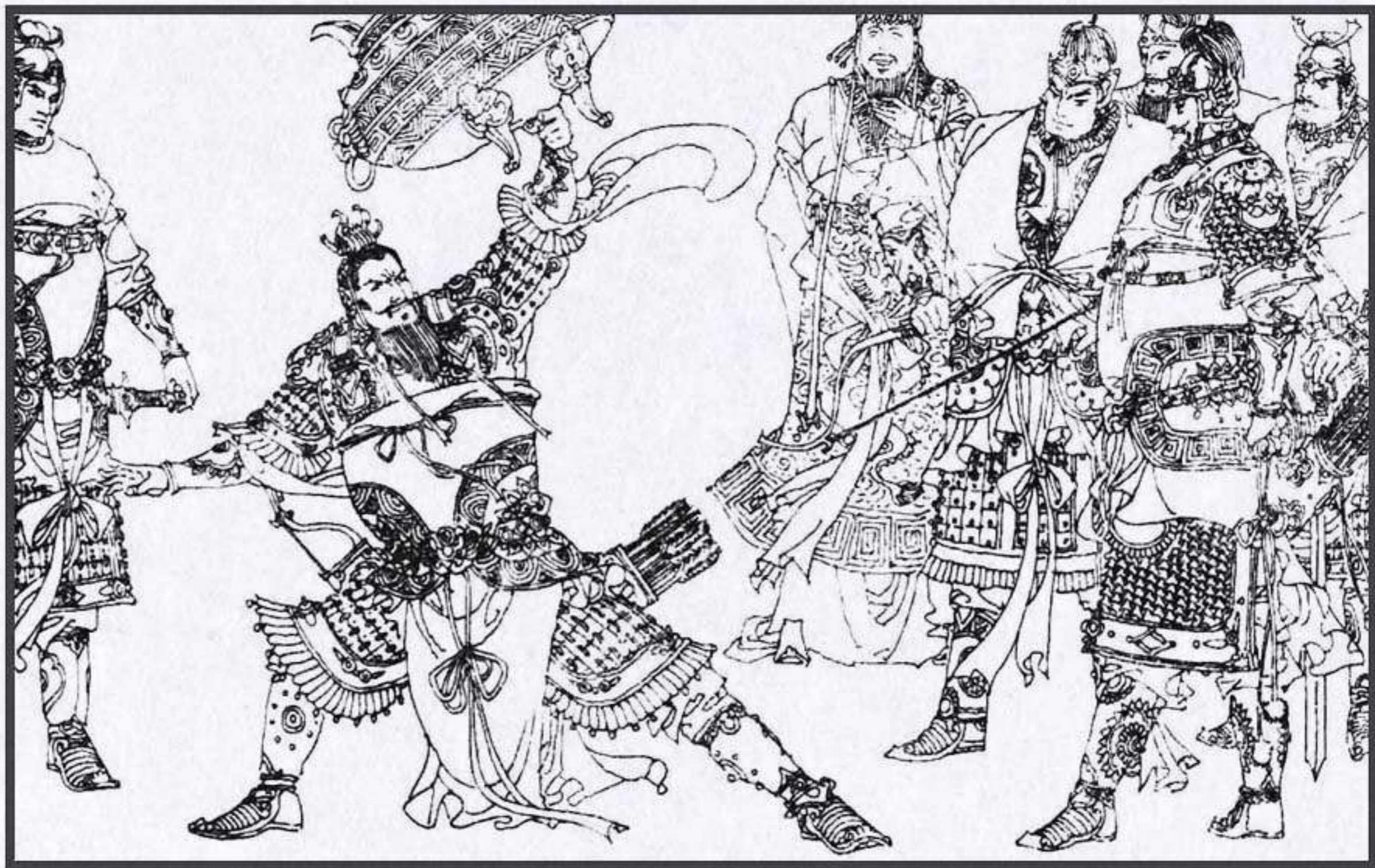
(2) 太子光回到宫里，派庆封杀死了太傅高厚；又杀掉了灵公的宠姬戎子和新太子牙。灵公本已病重，听到宫中发生这种剧变，又气又恨，连连呕血，顿时气绝。



(3) 崔杼、庆封拥立太子光接位，便是齐庄公。



(4) 齐庄公为人，好勇喜胜，不屑居人之下，常想广求勇武战将，由自己统率，横行天下，恢复当年盟主的地位。他别出心裁，在文武职官以外，另外设立“勇爵”，作为基干。



(5) “勇爵”的俸禄和大夫相等，必须双手能举千斤，弓箭能射穿七层战衣，才能入选。他手下先有州绰、郭最，后来又得到贾举、倭堙(yīn 因)、卢蒲癸、王何等人。庄公天天把他们召进宫里，骑射比武，自得其乐。



(6) 齐国既无内乱，又无外患，庄公以为从此安如泰山了，把国政尽行交托崔杼、庆封左右二相，自己不是和武将在后苑演武，就是纵情酒色，全不把国政放在心上。



(7) 庄公听说崔杼的妻子十分美貌,心生邪念。一天,他把崔杼召来,说是久仰相府宏敞,陈设精美,准备明日到崔府宴饮取乐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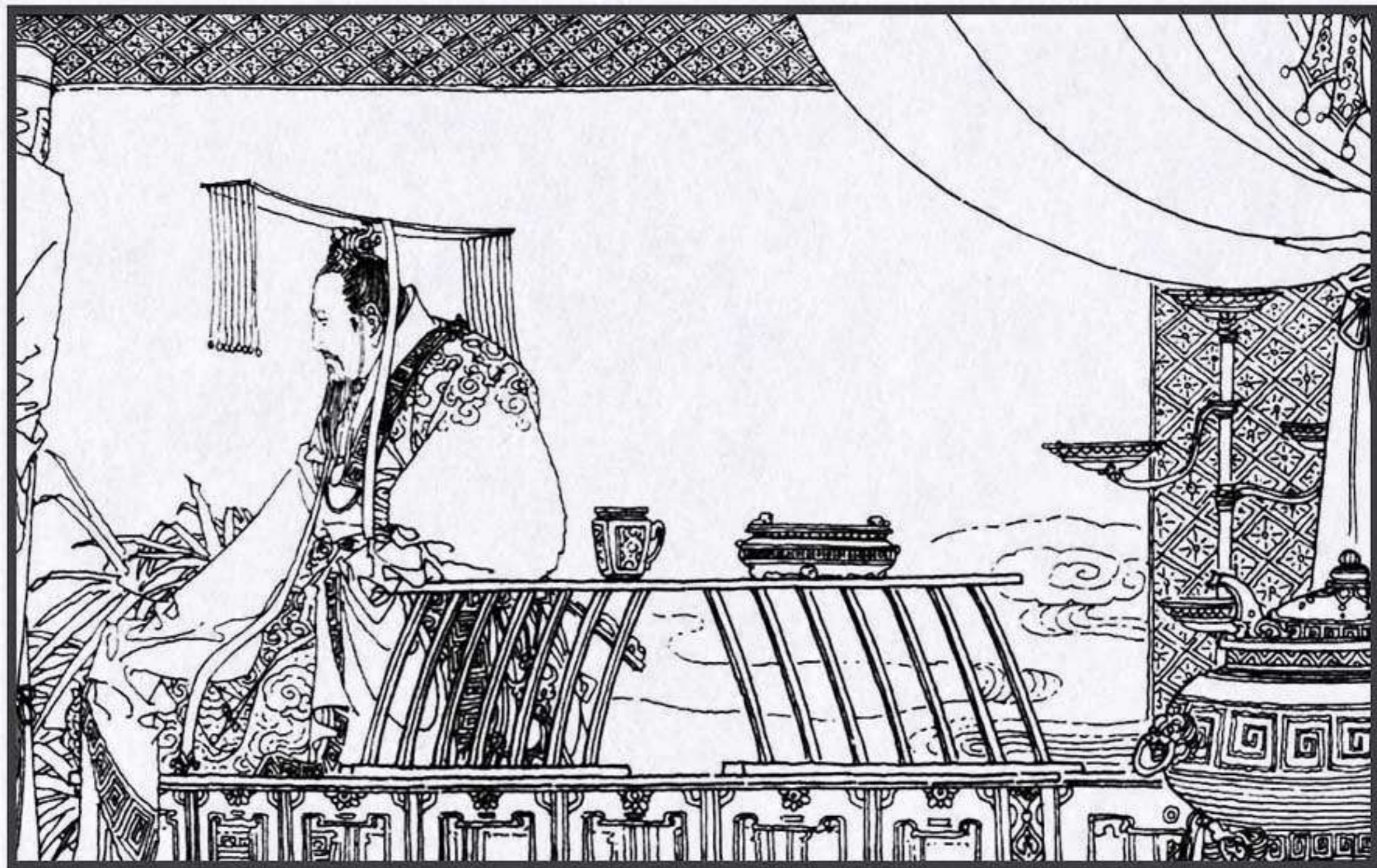
(8) 那崔杼的前妻，生下崔成、崔疆。继室东郭氏，先嫁棠公，名为棠姜，生一子名为棠无咎，后又生崔明。崔杼因宠爱棠姜，任棠姜的哥哥东郭偃和棠无咎作家臣。当日崔杼回家，将此事告知了妻子，夫妻便准备宴席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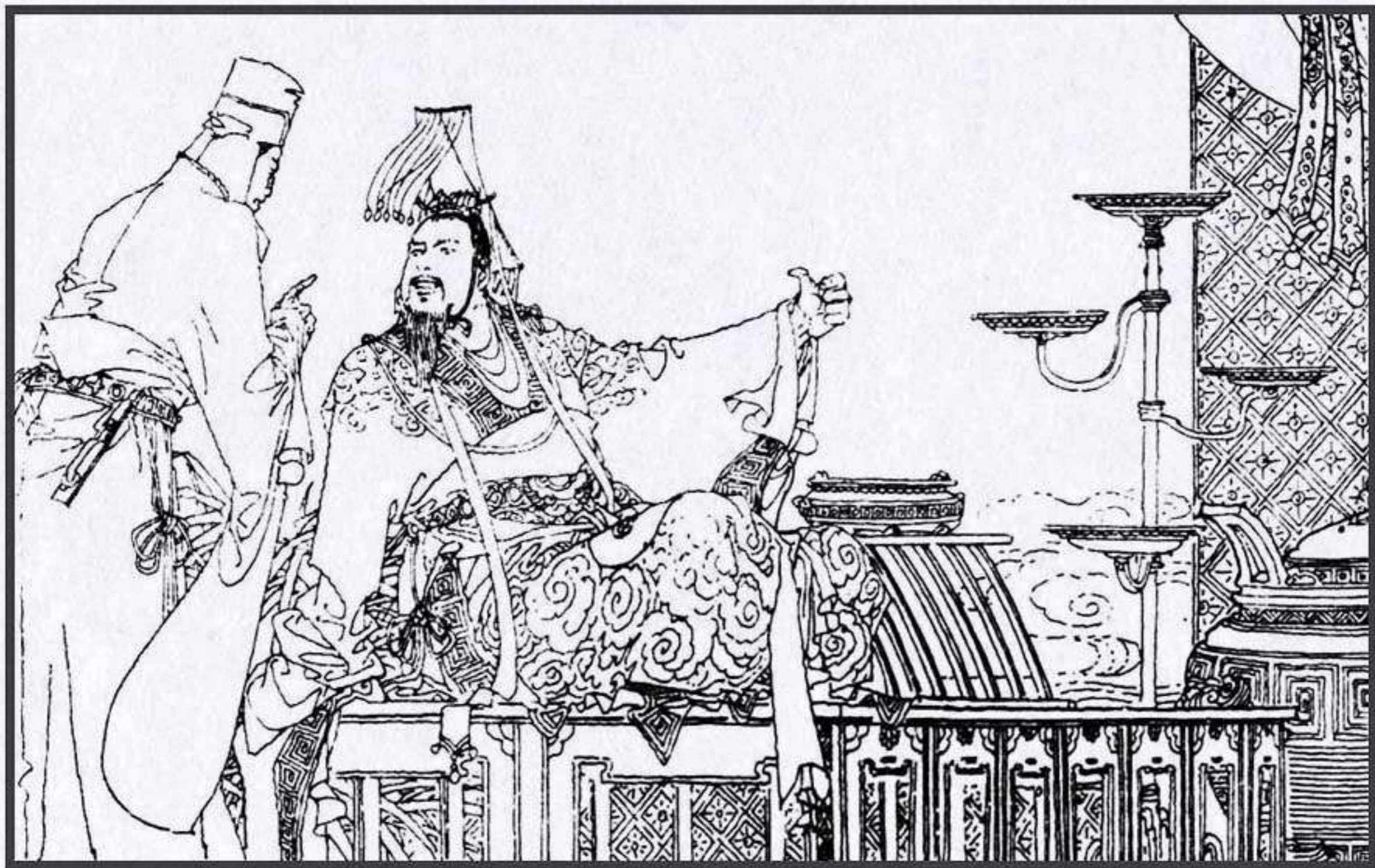
(9) 第二天近中午时分，庄公率领州绰、郭最等四员勇士，悄悄地来了。庄公命州绰等守在门外，只带随身小太监贾竖，进入大厅，见酒筵已经摆好，陪客只有东郭偃一人。



(10) 酒过三巡，庄公问：“既是家宴，尊夫人何不出来坐席。”崔杼答：“现在她在厨下料理，等会令她来见主公。”不一会，棠姜盛装艳服出来，口称臣妾参见君王。崔杼说：“妇人不谙礼节，命她斟酒三杯赎罪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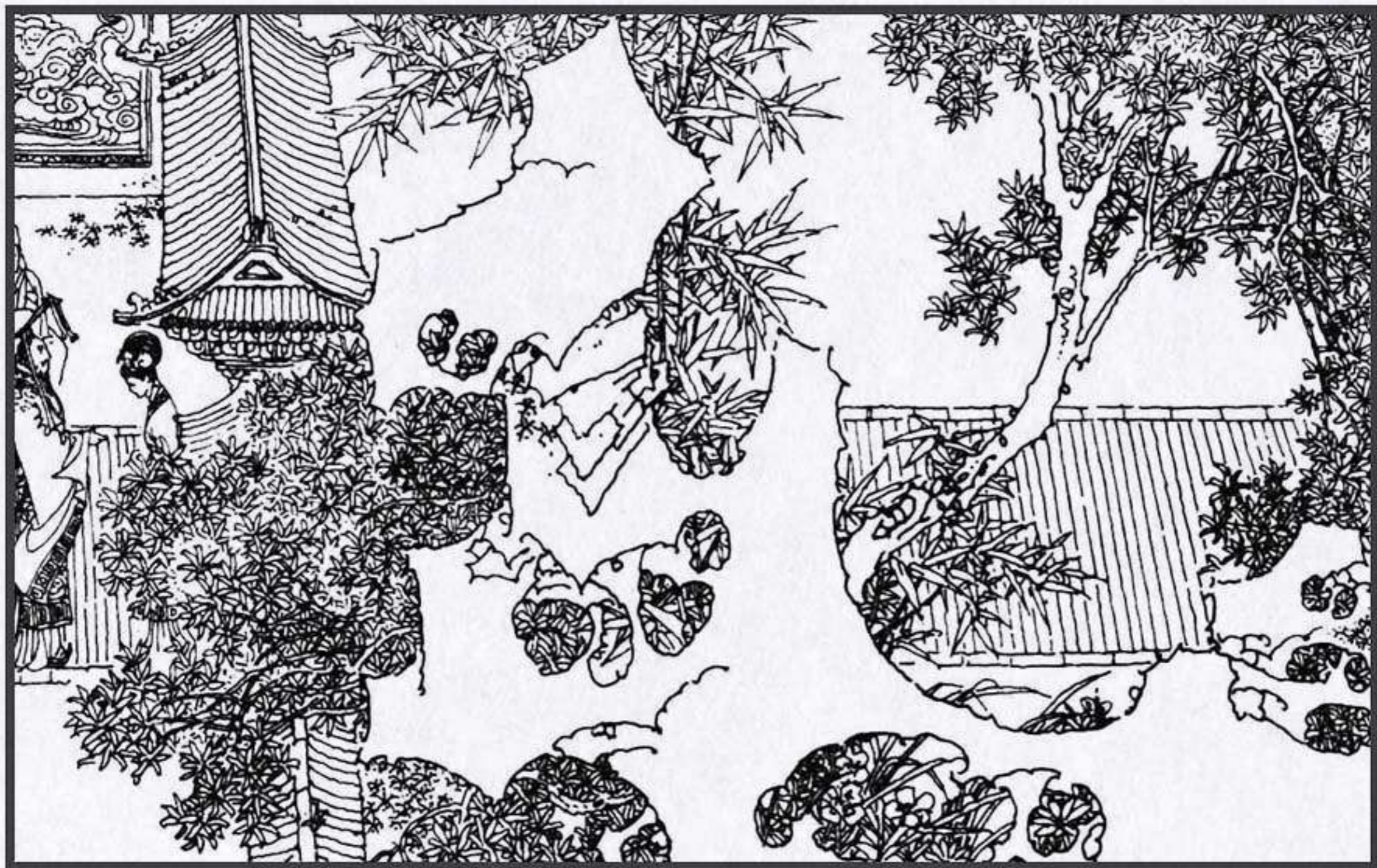
(11) 庄公一见棠姜，果然名不虚传，不要说后宫没有，就是整个齐国，怕也挑不出第二个来。宴罢回宫，长吁短叹，只恨棠姜无法到手。



(12) 贾竖是个“精灵鬼”，看出庄公的心事，便献计道：“若要完成好事，必定要买通东郭偃，使他暗通消息。”庄公大喜，连称“此计大妙！”



(13) 庄公立即将东郭偃召来,将自己的心事对他说了。东郭偃是个无耻之徒,以为出卖妹妹,自己可以升官发财,马上答应从中撮合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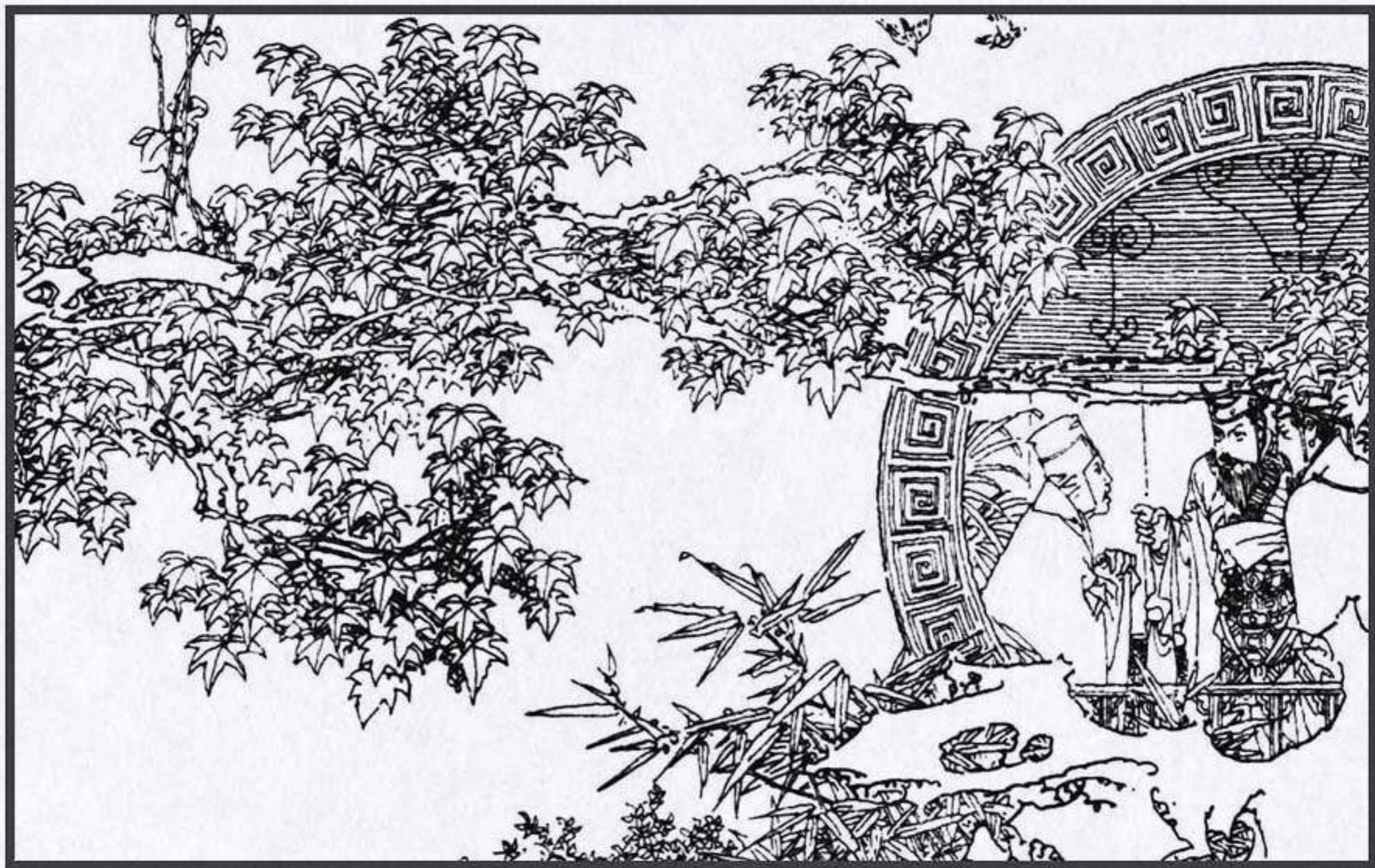
(14) 自此，庄公经常趁崔杼不在家，便轻车简从，来崔府与棠姜私会。棠姜见国君垂青于她，也十分顺从。如此来往，已经多次。



(15) 一天，庄公因一件小事，把贾竖重打一百皮鞭，打得贾竖皮开肉绽，鲜血直流。贾竖怀恨，就把庄公与棠姜私通的事，向崔杼告密。



(16) 崔杼回家盘问棠姜。棠姜不敢隐瞒，老实承认了，说：“他以国君的权势来威逼我，我一个妇人，怎么抗拒得了呢？”崔杼怪她为什么不早说。棠姜道：“我自知有罪，不敢说呀！”自此，崔杼便起了谋杀庄公的念头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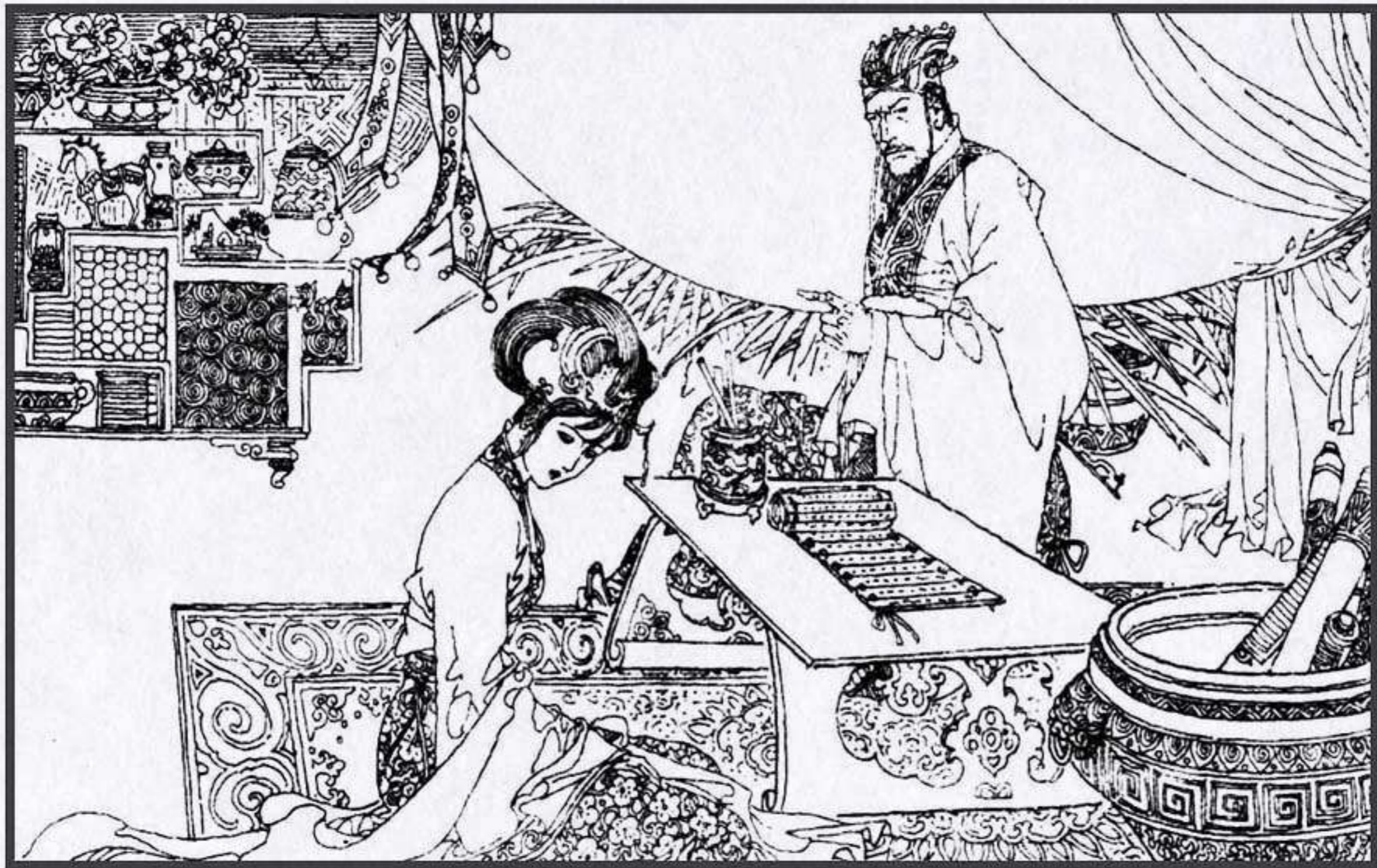
(17) 崔杼去与庆封商议，答应事成之日，平分齐国。又重贿贾竖，要他把庄公的一举一动随时报告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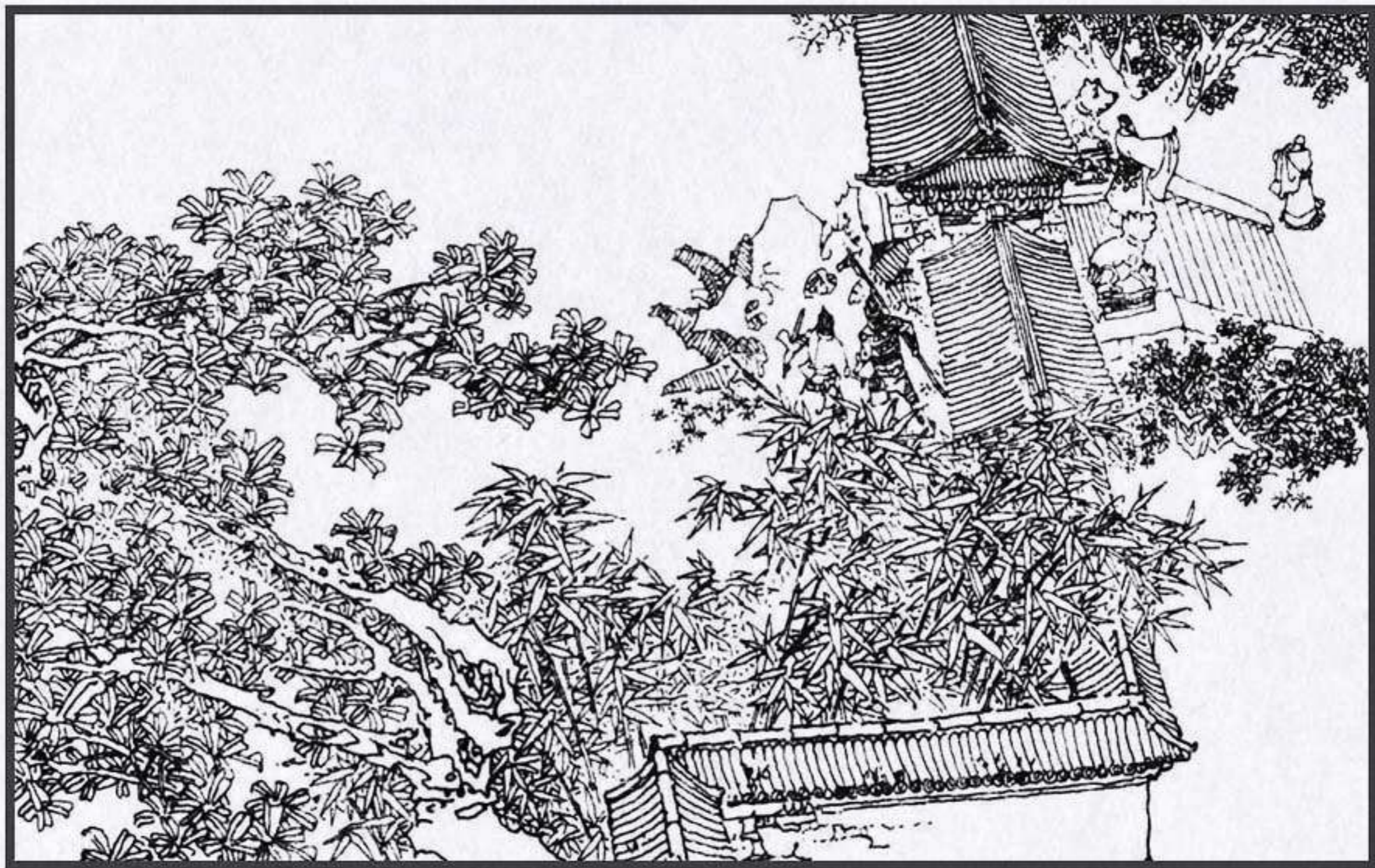
(18) 周灵王二十三年夏五月(公元前549年), 间国黎比公来朝齐国。庄公在临淄城北设宴接待黎比公。他所以选择这里, 因为崔杼府第, 正在城北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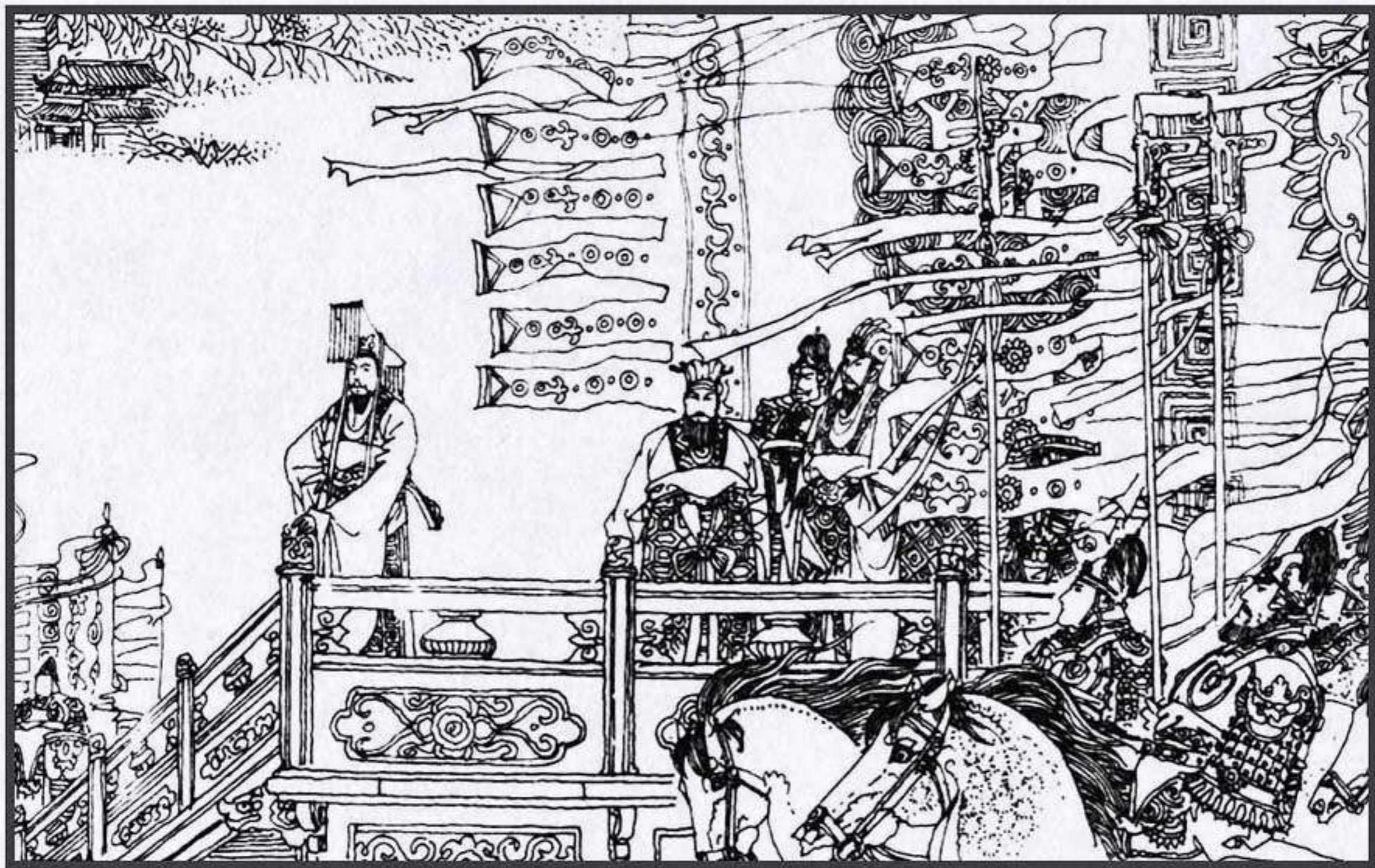
(19) 朝见仪式开始，所有齐国的大臣都参与了，只有崔杼没有来。庄公便问：“崔杼何以不来？”庆封回奏道：“听说崔相因患寒疾，卧床不能起身。”庄公暗喜，说：“这里离相府很近，等朝参礼罢，我去探望。”



(20) 崔杼得报，冷笑道：“这个昏君哪里是来探病，分明是来私会棠姜呀！”便把棠姜叫到面前，说：“我决心除掉这个无道昏君，你肯和我合作，前事一概不究，假如不从，我先杀死你母子两个。”棠姜哪敢不依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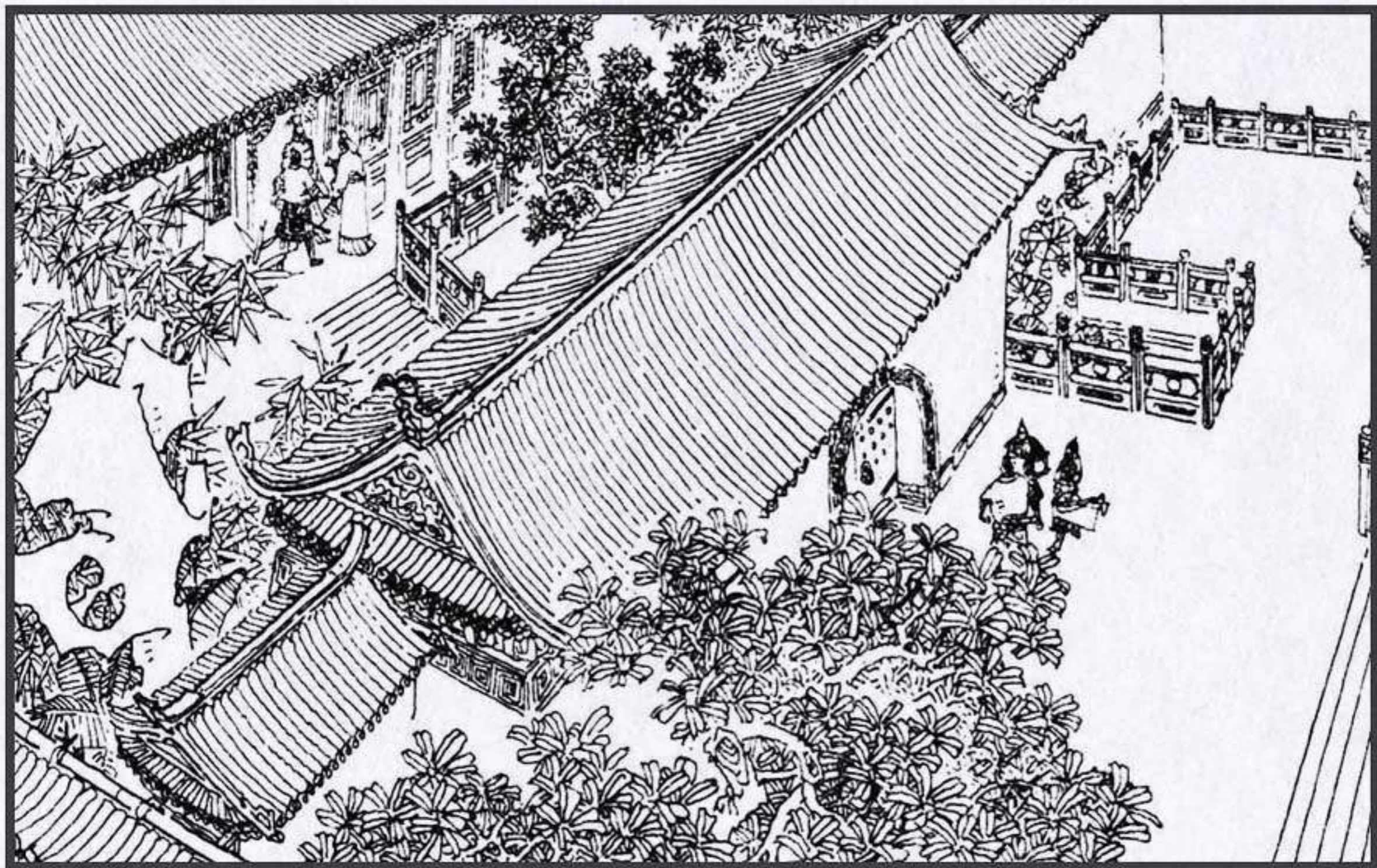
(21) 于是崔杼命棠无咎率甲兵百名，伏在内室的左右暗处；命崔成、崔疆伏兵于大门之内；又使东郭偃设宴招待州绰等人，约定以鸣钟为号。又差人送信给贾竖：庄公来时，须要按计划行事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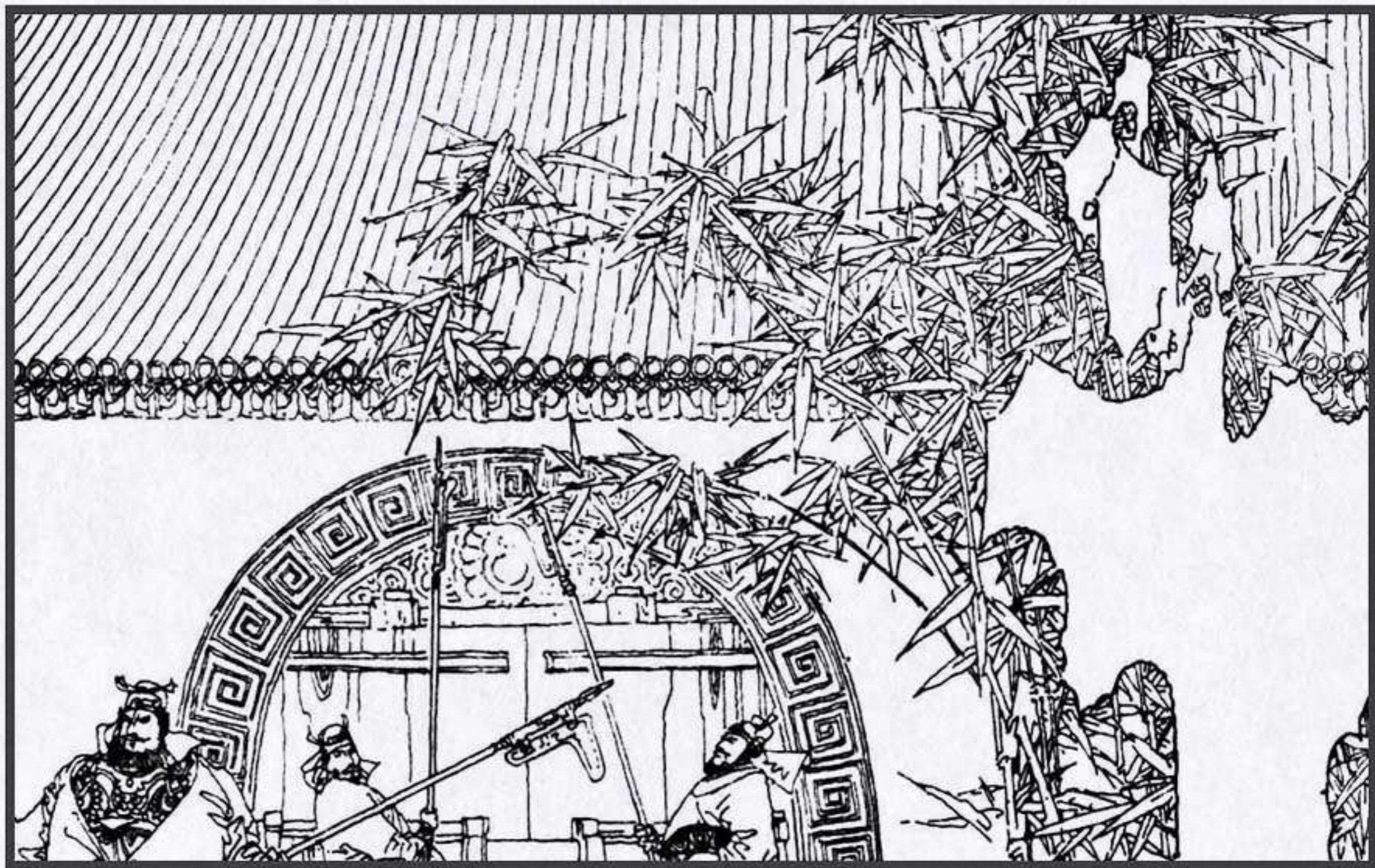
(22) 庄公心恋棠姜，寢食不忘。只因崔杼防备严密，不便常来。现在听得崔杼卧病，正中心怀，连接待黎比公的礼数也草草了事，心思全在棠姜身上了。



(23) 朝参礼完成，庄公便急急忙忙摆驾来崔府。崔府的门卫欺骗庄公道：“相国的病很重，刚服了药睡着了。”庄公问：“他睡在哪里？”门卫答：“睡在外间寝室。”庄公大喜，直往内室走去。



(24) 当时州绰、贾举、公孙傲、倭埤四个勇士任护卫。贾竖对他们说：“国君来此何事，你们是知道的，大家不必跟进去，自讨没趣。”州绰等三人以为贾竖说的很对，只有贾举定要进去，独自留在中堂。



(25) 看门的把大门关闭,加上一具锁。贾竖进入中门,随手把中门也关闭起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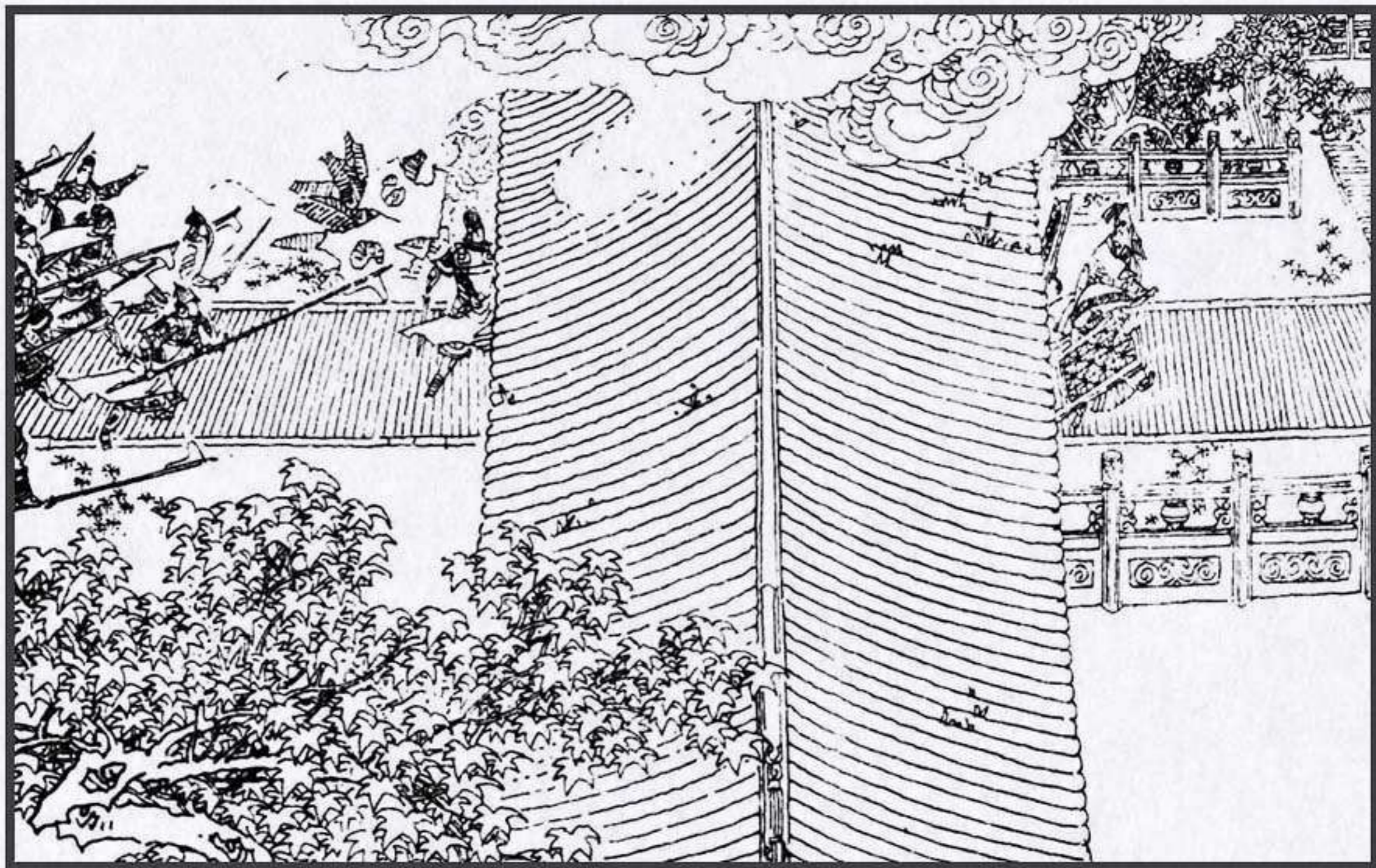
(26) 庄公熟门熟路，直入内室，见棠姜艳服来迎，正要叙谈，忽然有小婢前来说：“相国已醒，口渴得厉害，要蜜汤解渴。”棠姜禀告庄公后，便同小婢从侧门走了出去。



(27) 庄公倚着栏杆，久待意中人不至，独自哼歌解闷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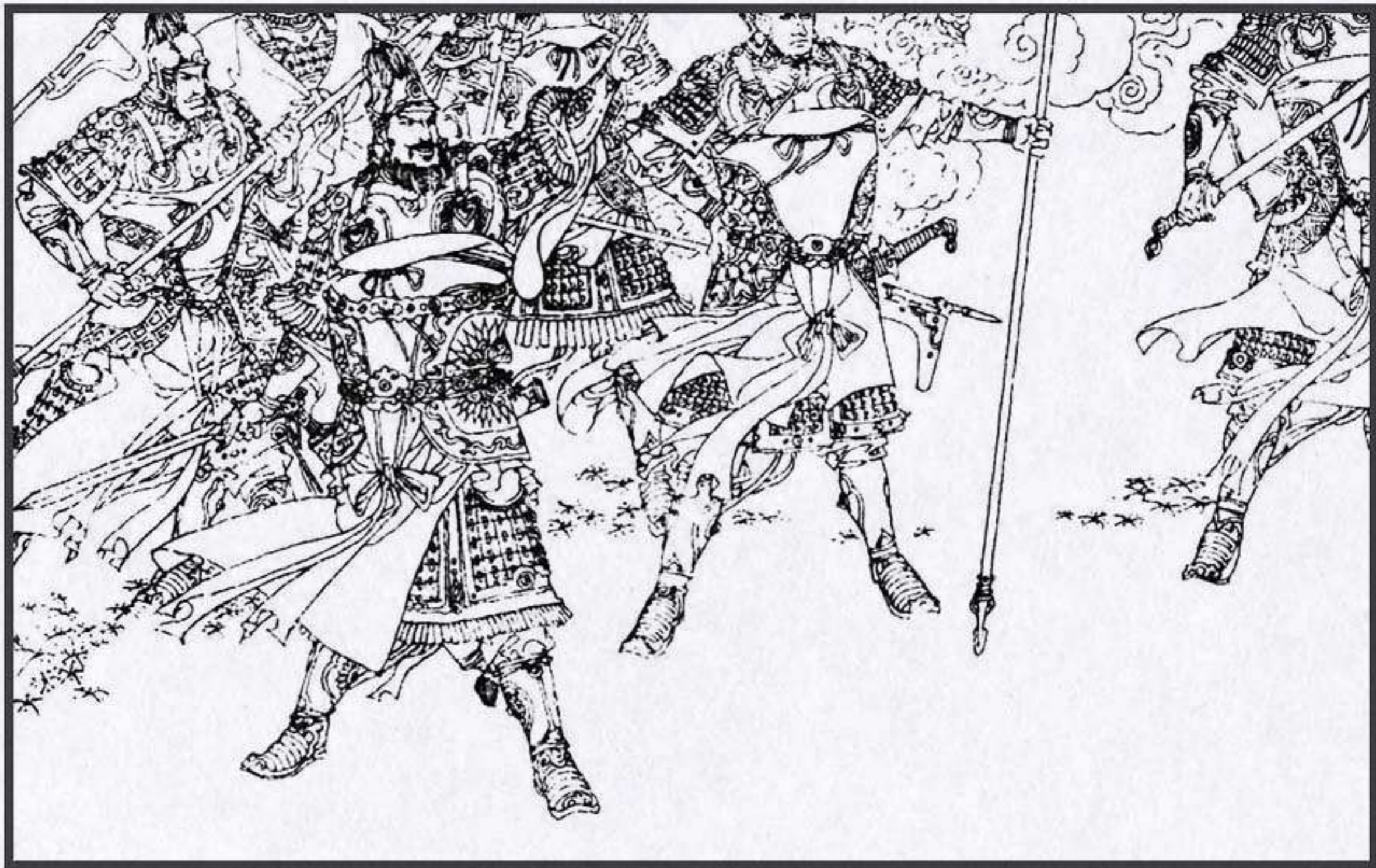
(28) 忽听廊下似有兵器的声音，心里诧异，想州绰等都在前门，这里哪儿来的兵丁？想叫贾竖来问，连叫几声，贾竖影踪全无。



(29) 这时埋伏的甲兵一时俱起，庄公情知有变，急忙奔向内室的后门，后门已经关闭上锁。庄公力大，用尽浑身气力，向后门冲撞，居然给他破门而出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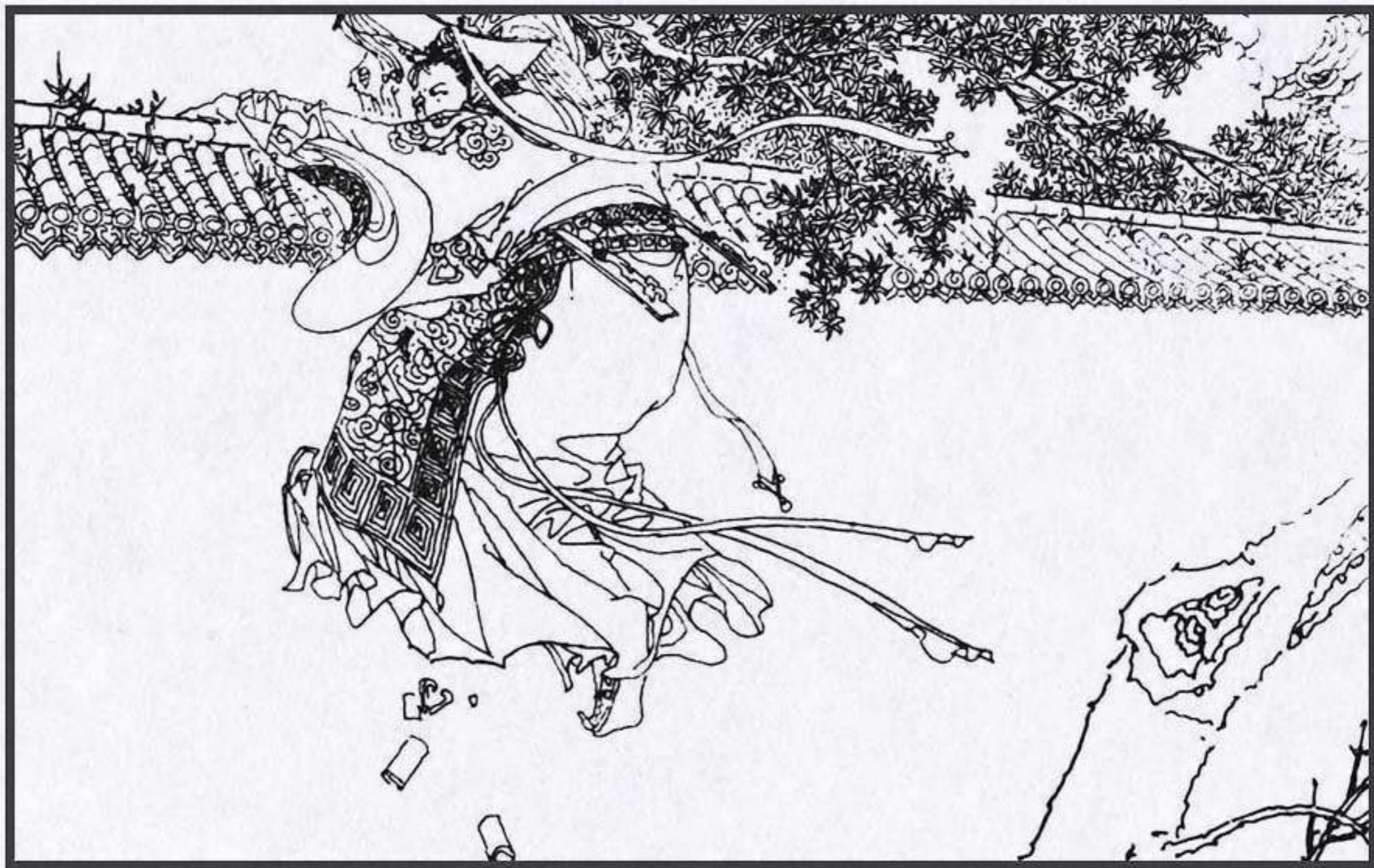
(30) 眼看无处可逃，见有一座小楼，庄公逃上楼去，随手把扶梯抽掉。



(31) 棠无咎的甲兵把小楼团团围住。庄公在楼窗口大声说：“我是你们的国君，你们打算怎样？还不快快放我回宫。”棠无咎说：“我们奉相国之命，只知道来拿淫贼，不知道有国君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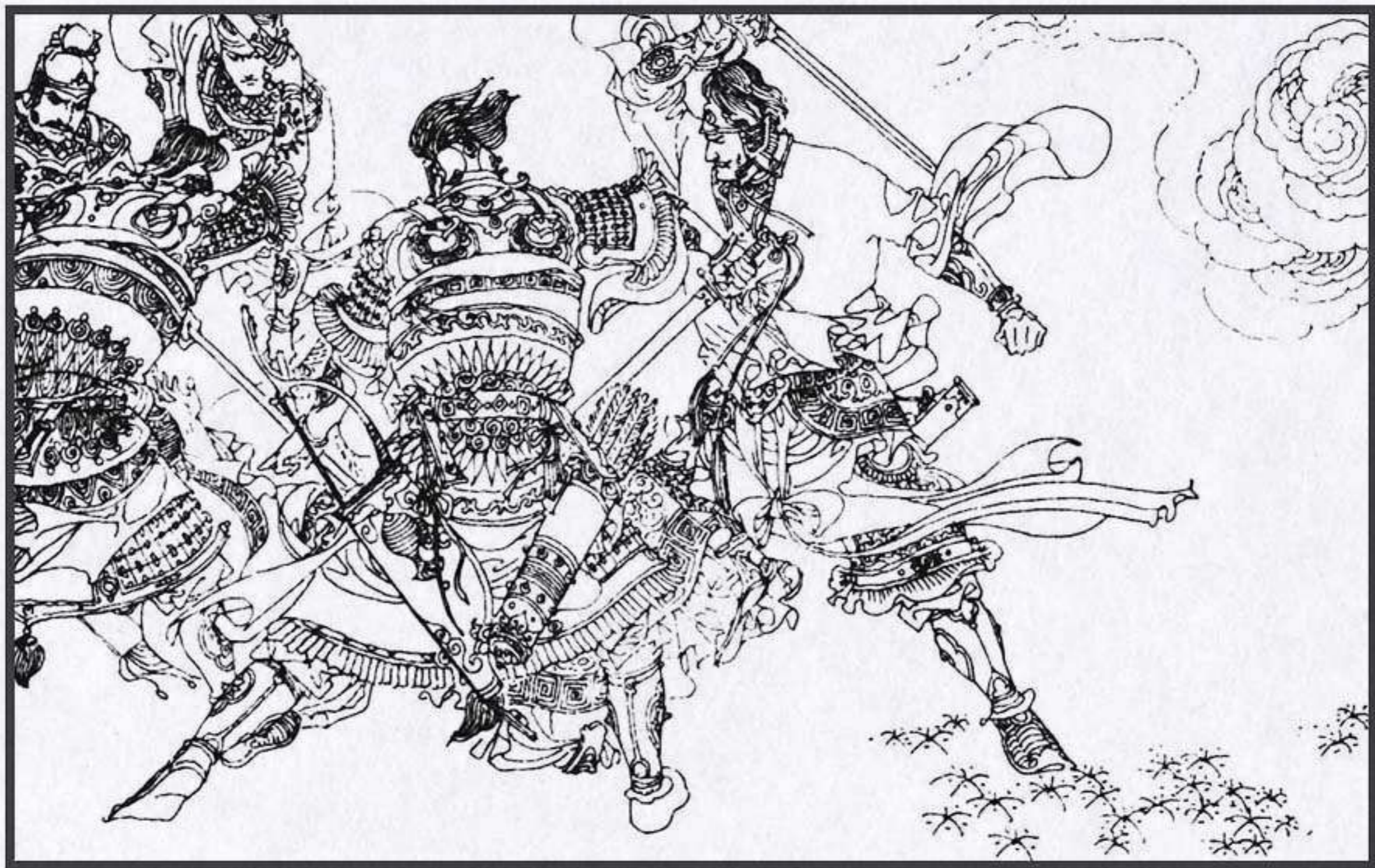
(32) 庄公无法，只好对棠无咎哀求说：“我现在知道奸淫大臣妻室的罪过了。我愧对祖宗，愧为一国之主，我愿意回到太庙自尽，请崔相国饶恕吧。”棠无咎道：“你既然知道有罪，就请自杀，不要让我们来动手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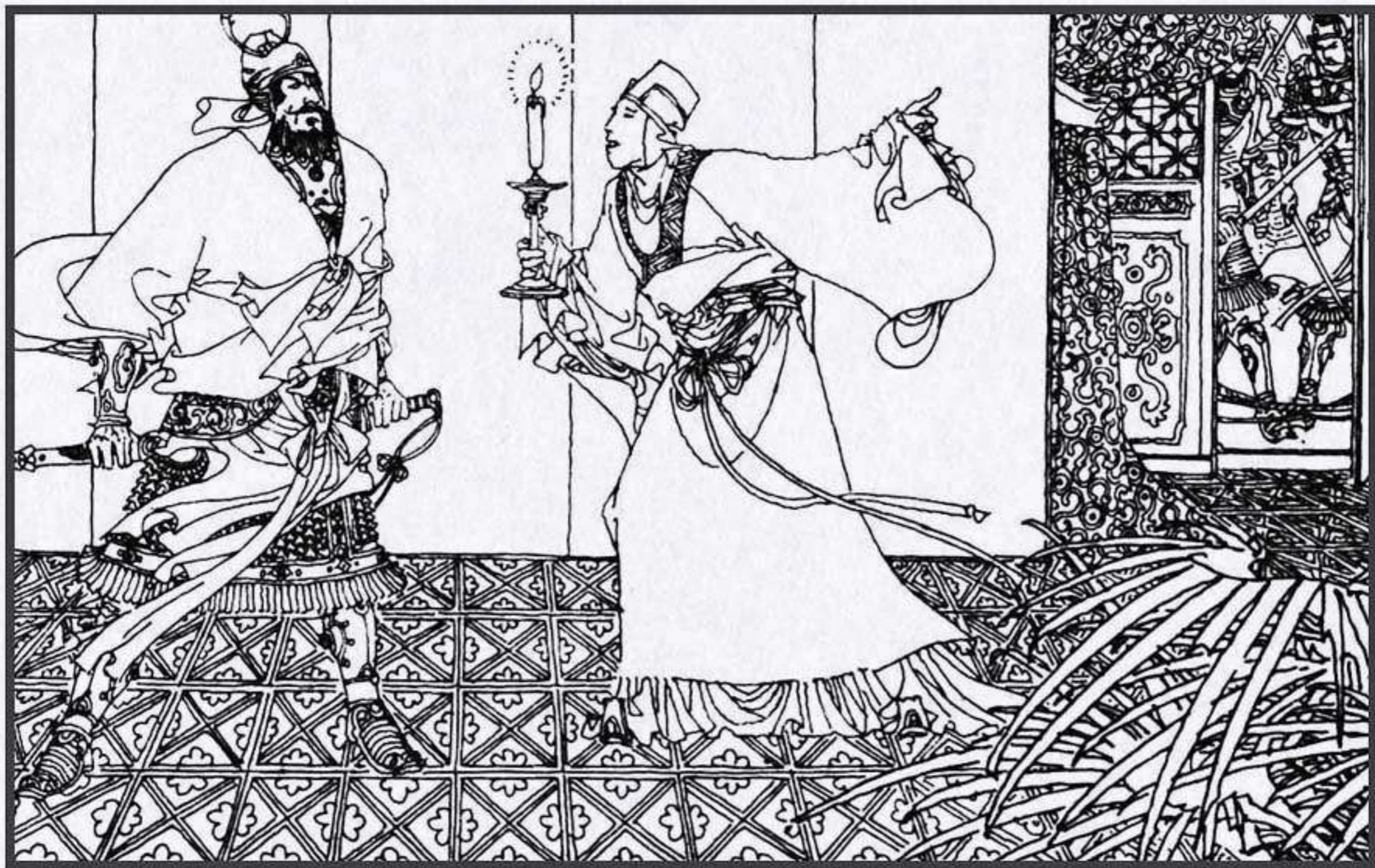
(33) 庄公见哀求也无效，霍地从楼窗跃出，登上花台，跳墙逃命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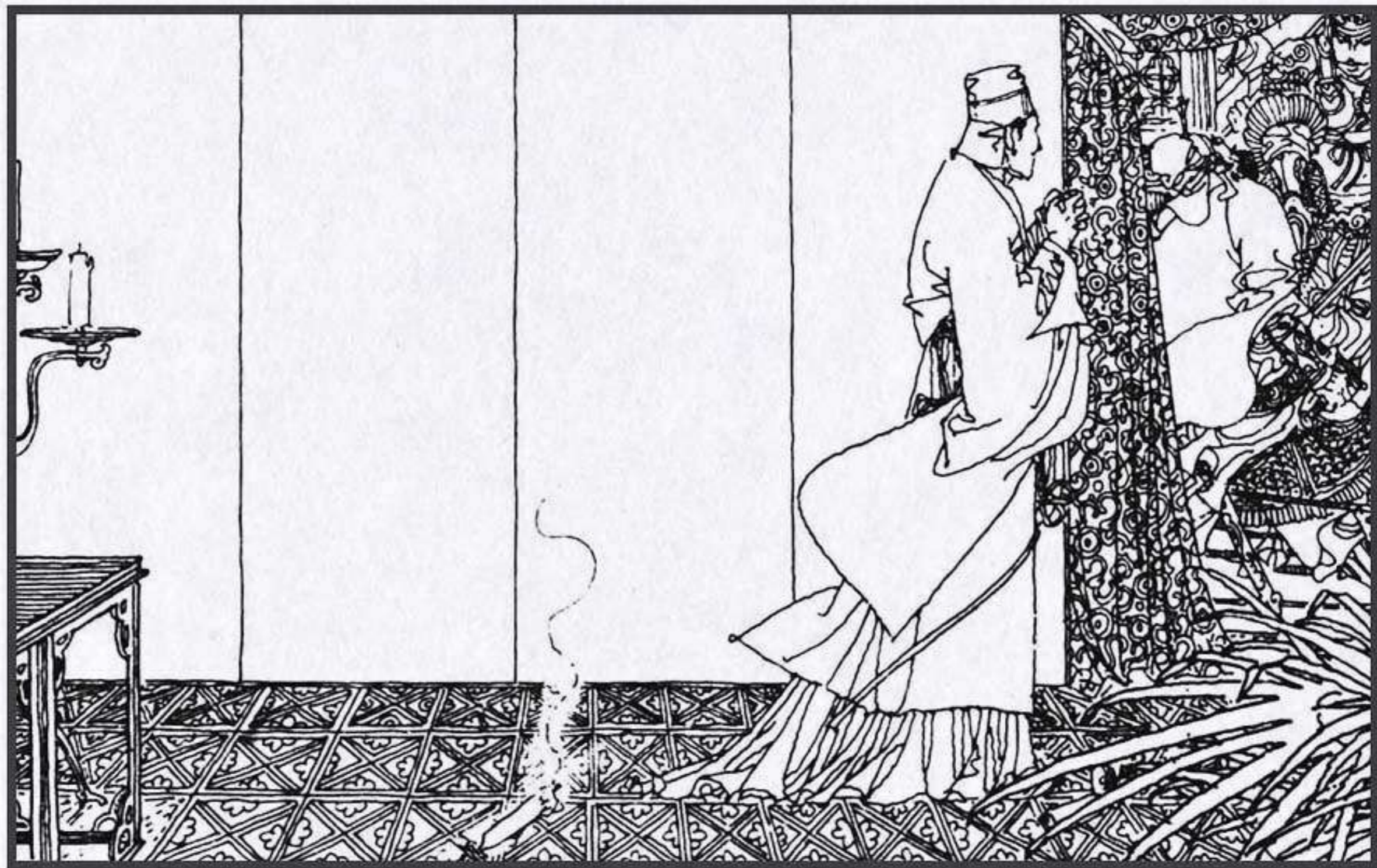
(31) 棠无咎眼明手快，拉弓搭箭，飏的一声射去，正中庄公左腿，从墙上倒坠下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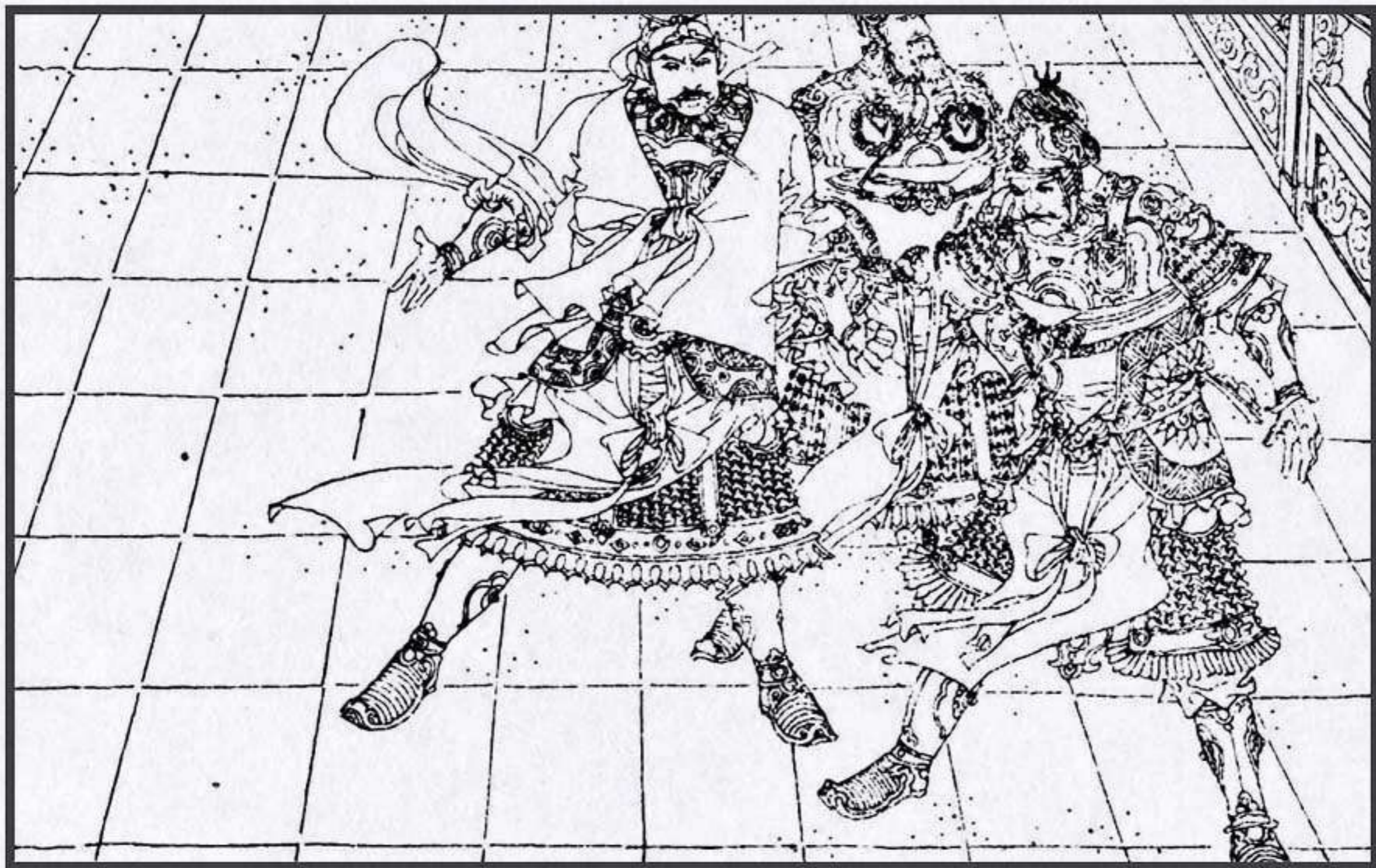
(35) 众甲兵一齐上前，刀剑交加，刺杀庄公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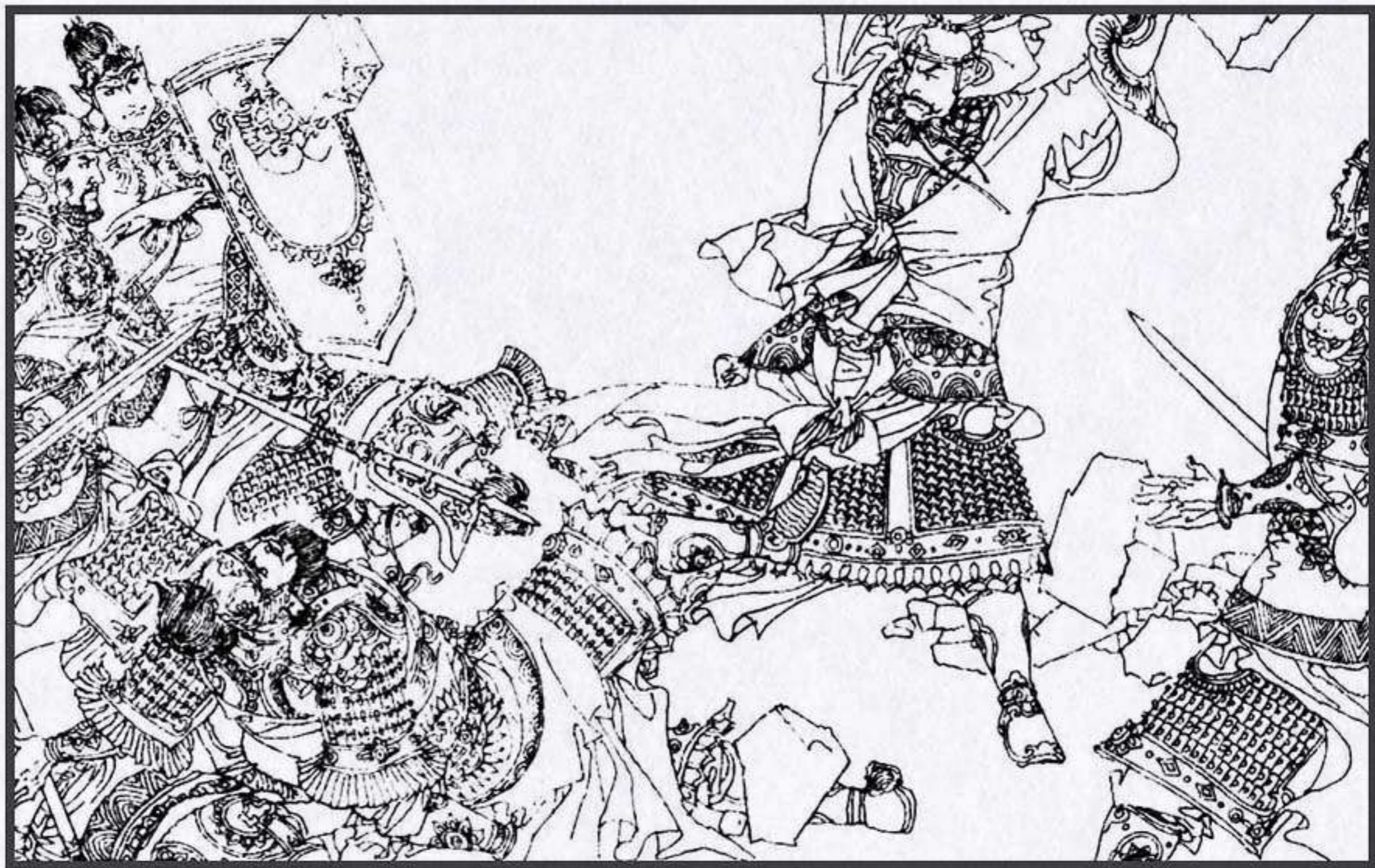
(36) 棠无咎便叫人打钟。这时候已是黄昏,室内昏暗。贾举在中堂听得内室有声响,正要进去,忽见贾竖举着烛台出来,慌张地说:“里面有贼,大王召你,你先进去,我到门外告诉州绰等将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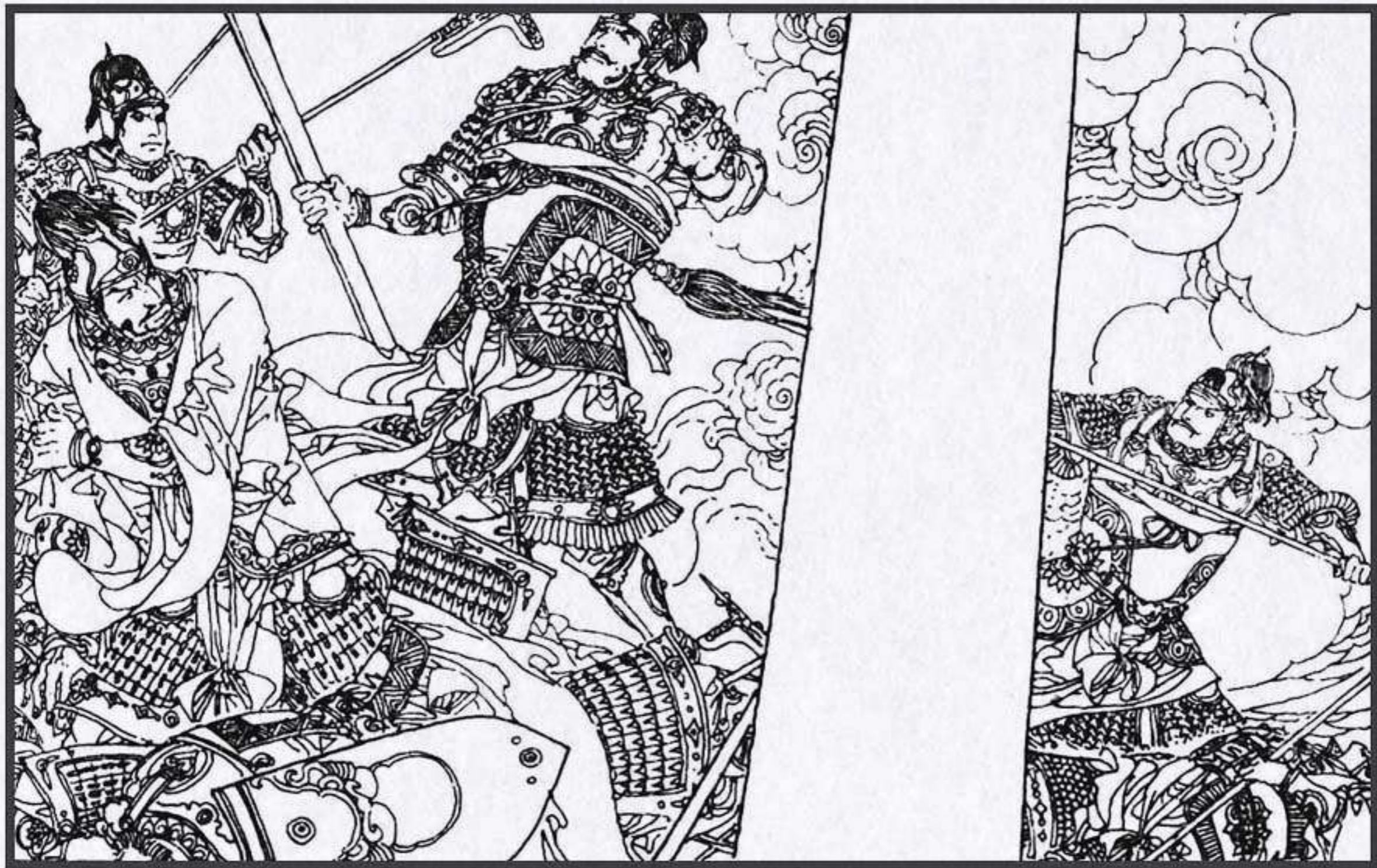
(37) 贾举道：“烛台给我。”贾竖假装失手，烛台坠地，眼前一片黑暗。贾举拔剑暗中摸索，才进中门，便被绊绳绊倒，崔疆早候在门后，一刀把贾举杀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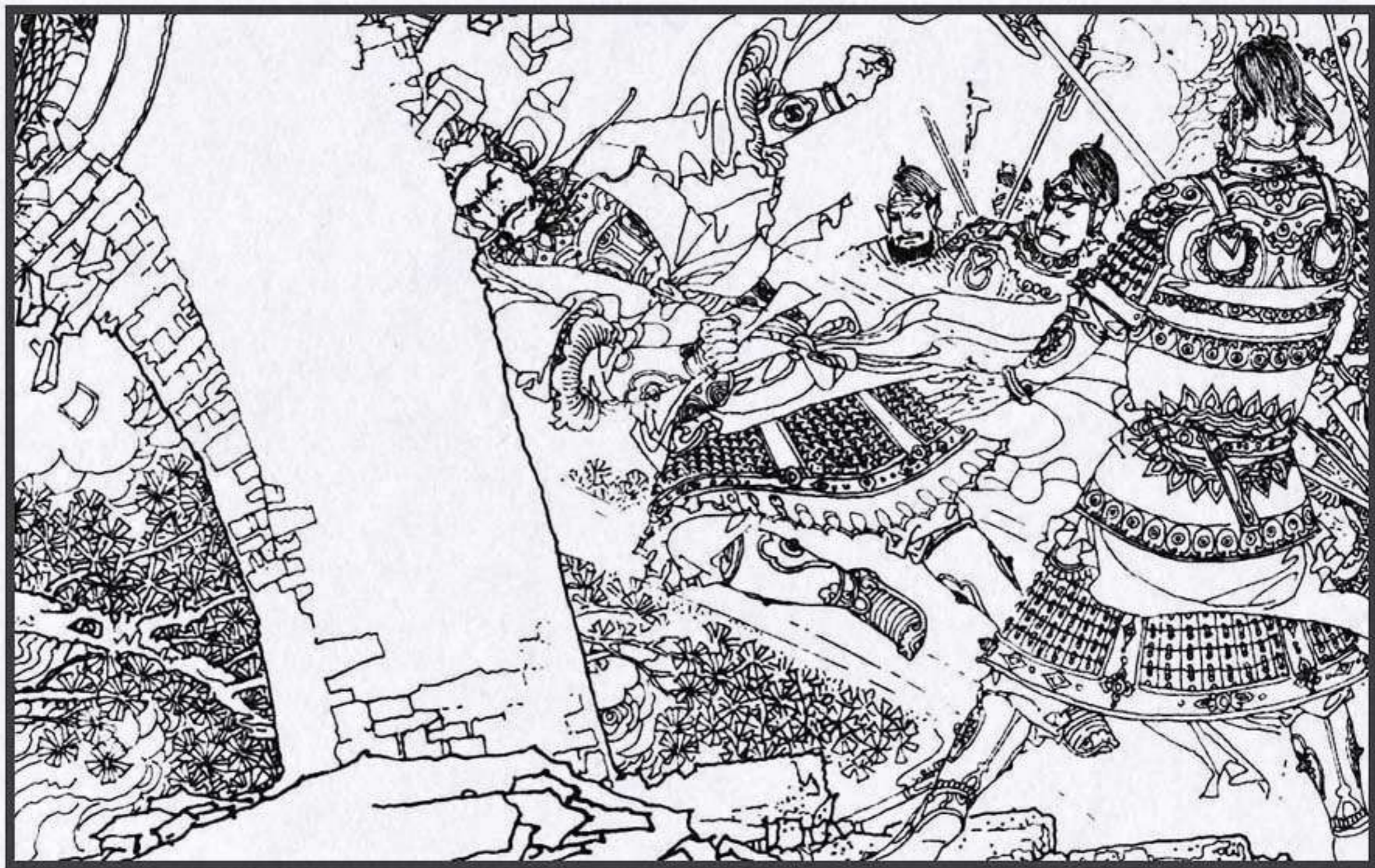
(38) 州绰等三人在门外，先被东郭偃用酒灌得半醉。待听到钟声，同时隐隐约约听到里面有格斗的声音，觉察情况不对，急忙想拿起武器冲进去，不料武器早被东郭偃暗中藏掉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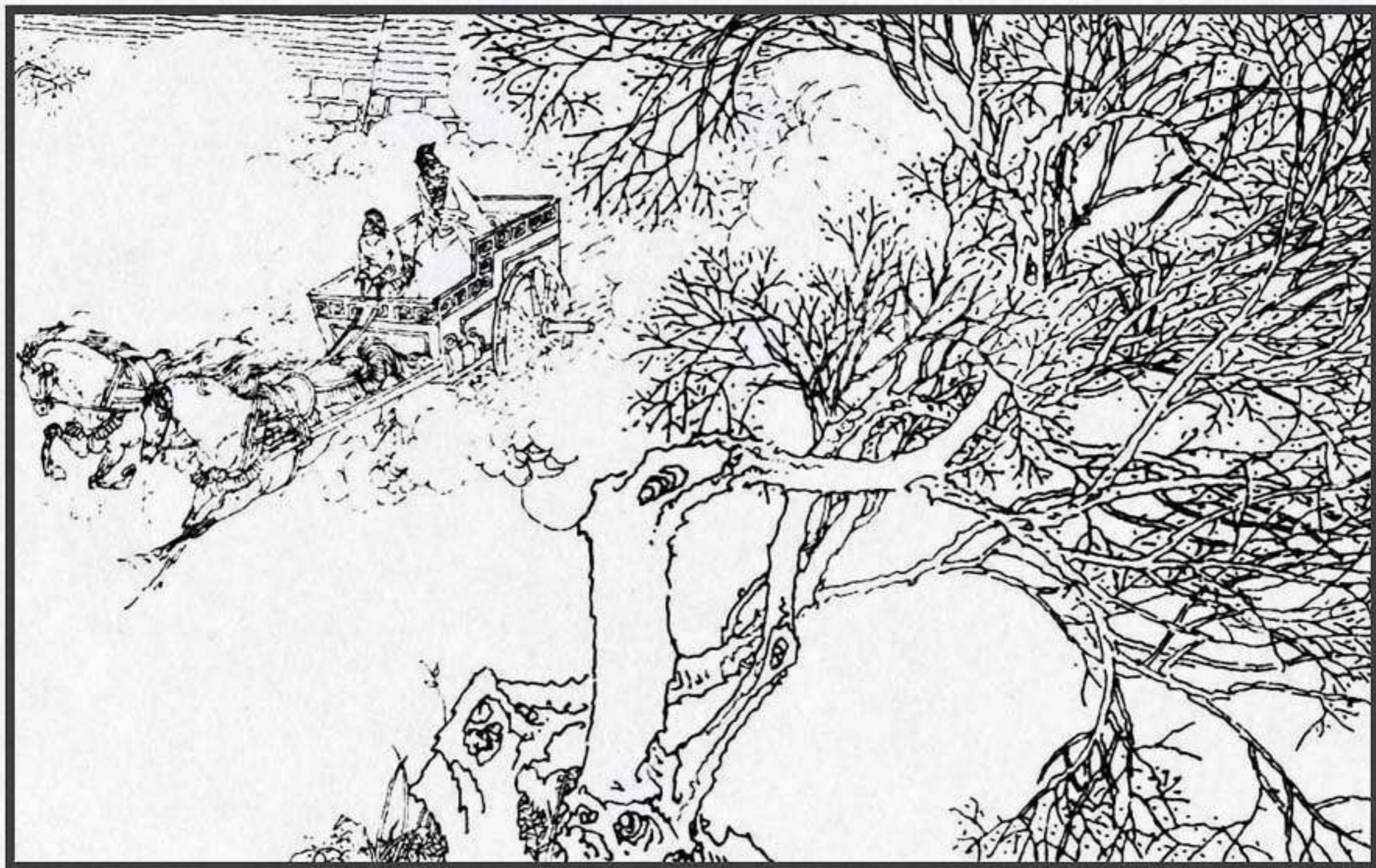
(39) 州绰大怒，见身旁有块千斤阶沿石，举起向地上一
掷，顿成碎块，他就拿着碎石块砸人，不料倭堙反中了一
石，左腿被砸得稀烂。



(40) 公孙傲找不到武器，拔起门前的拴马柱，挥舞如飞，众甲士围攻，不死便伤。崔杼的大儿子崔成，加入战斗，被击断一臂。崔疆赶来，用长矛刺杀公孙傲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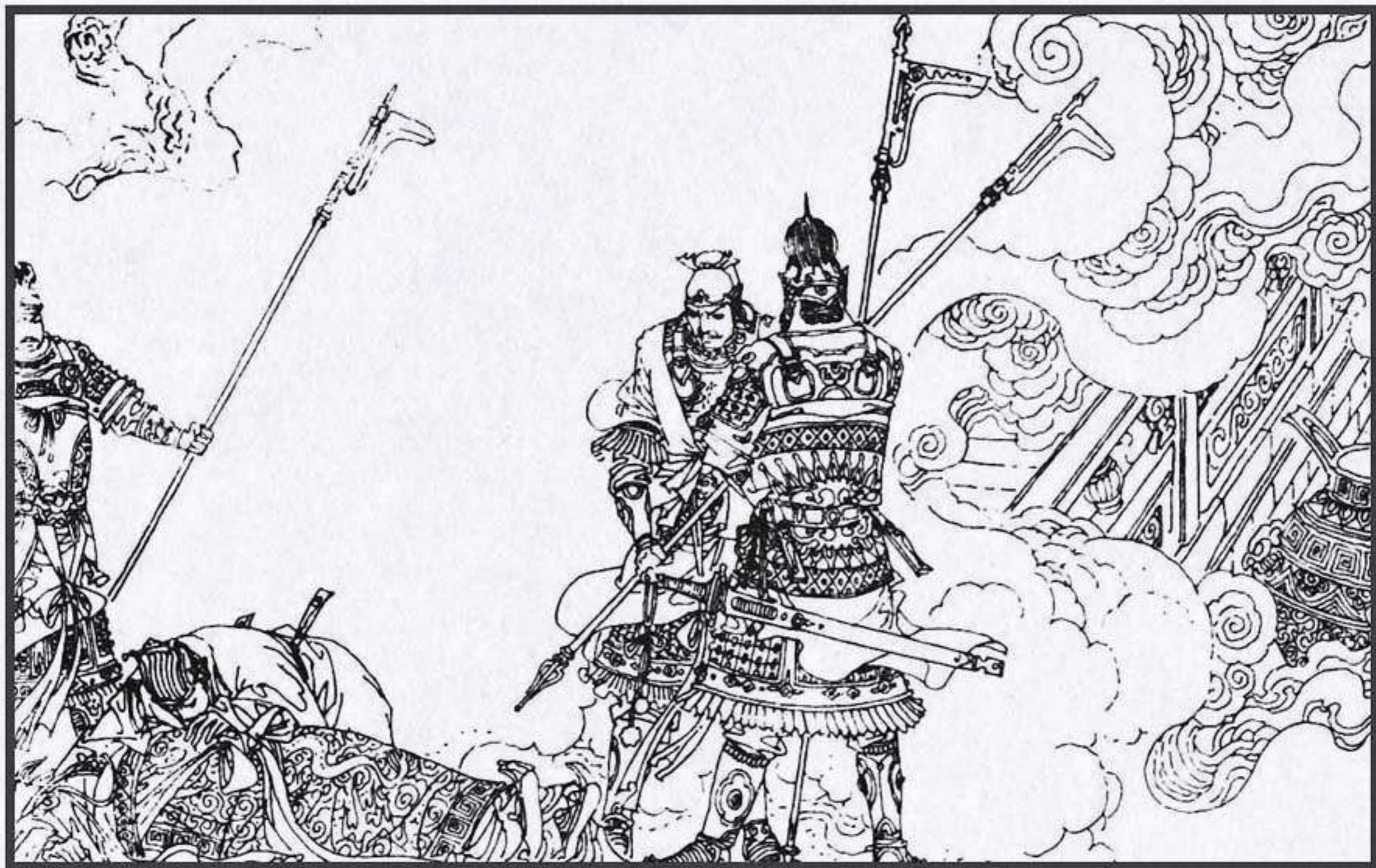
(41) 州绰从甲兵手中夺得长戟，再来寻斗。东郭偃大叫道：“无道昏君已被杀死，不干众人的事，为什么不保留性命报效新主。”州绰投戟长叹一声，自己将头颅向石墙上猛撞，石墙被撞倒，自己也头破血流而死。



(12) 庄公宠臣邴师、封具等听到大变，自刎的自刎，上吊的上吊。王何、卢蒲癸相约自杀，卢蒲癸忽然改变主意，对王何说道：“大家一齐死掉有什么好处？不如留着，徐图复国。于是王何出奔莒国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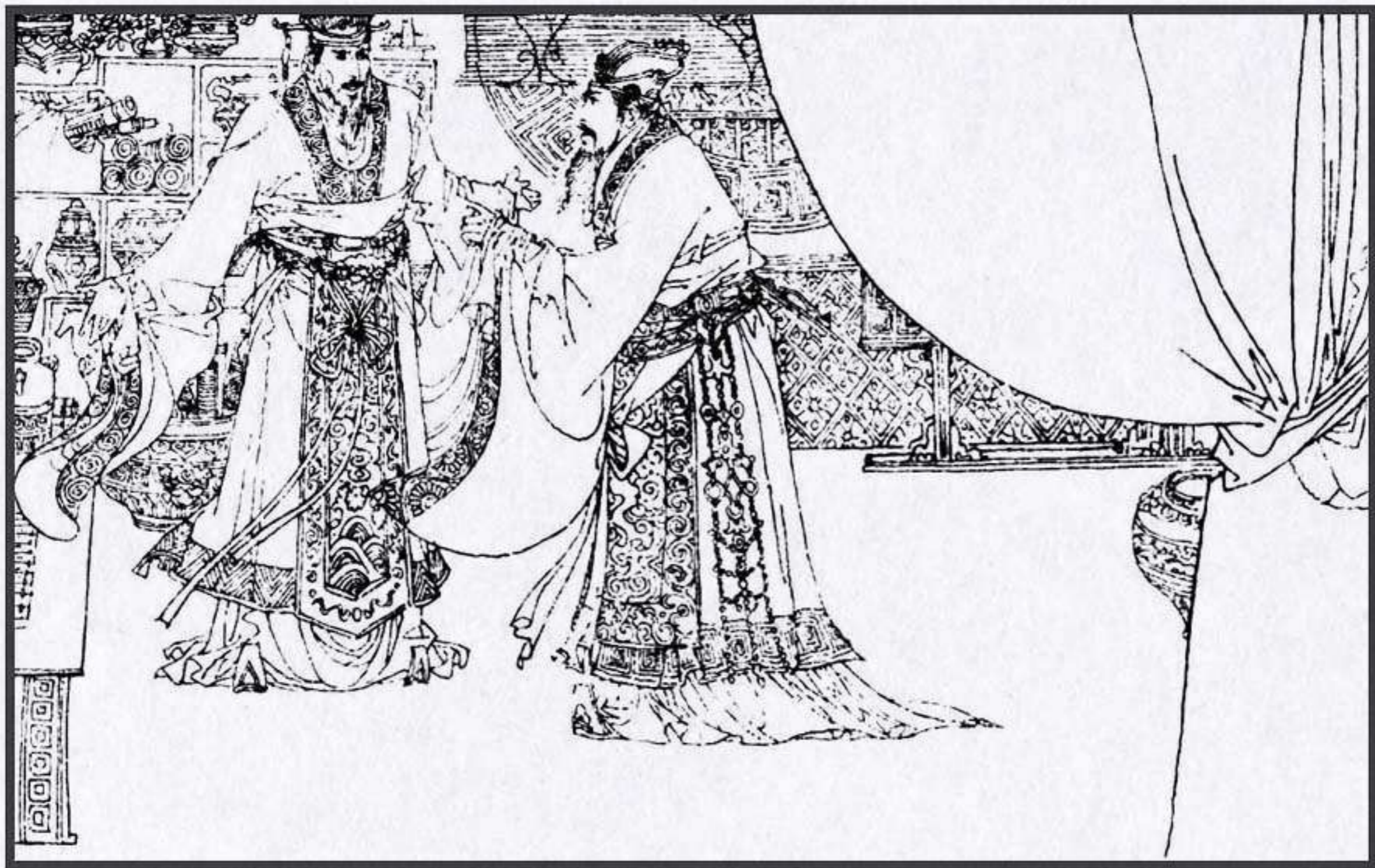
(43) 卢蒲癸准备逃往晋国，临走对弟弟卢蒲癸（piè 撇）说：“你是齐国勇将，我走之后，崔杼、庆封还会用你，有机会请求相国招我回来，这样，我可能替庄公报仇了。”



(44) 当时齐国诸大夫听说崔氏作乱，庄公被杀，都禁闭大门，不敢出来。只有晏婴得了消息，赶到崔杼家中，扑在庄公尸体上，放声大哭。



(45) 棠无咎奇怪，他难道反对我们的行动？不如连他也杀掉，免得后患。崔杼不以为然，说此人国内颇有名望，杀了他恐怕影响不好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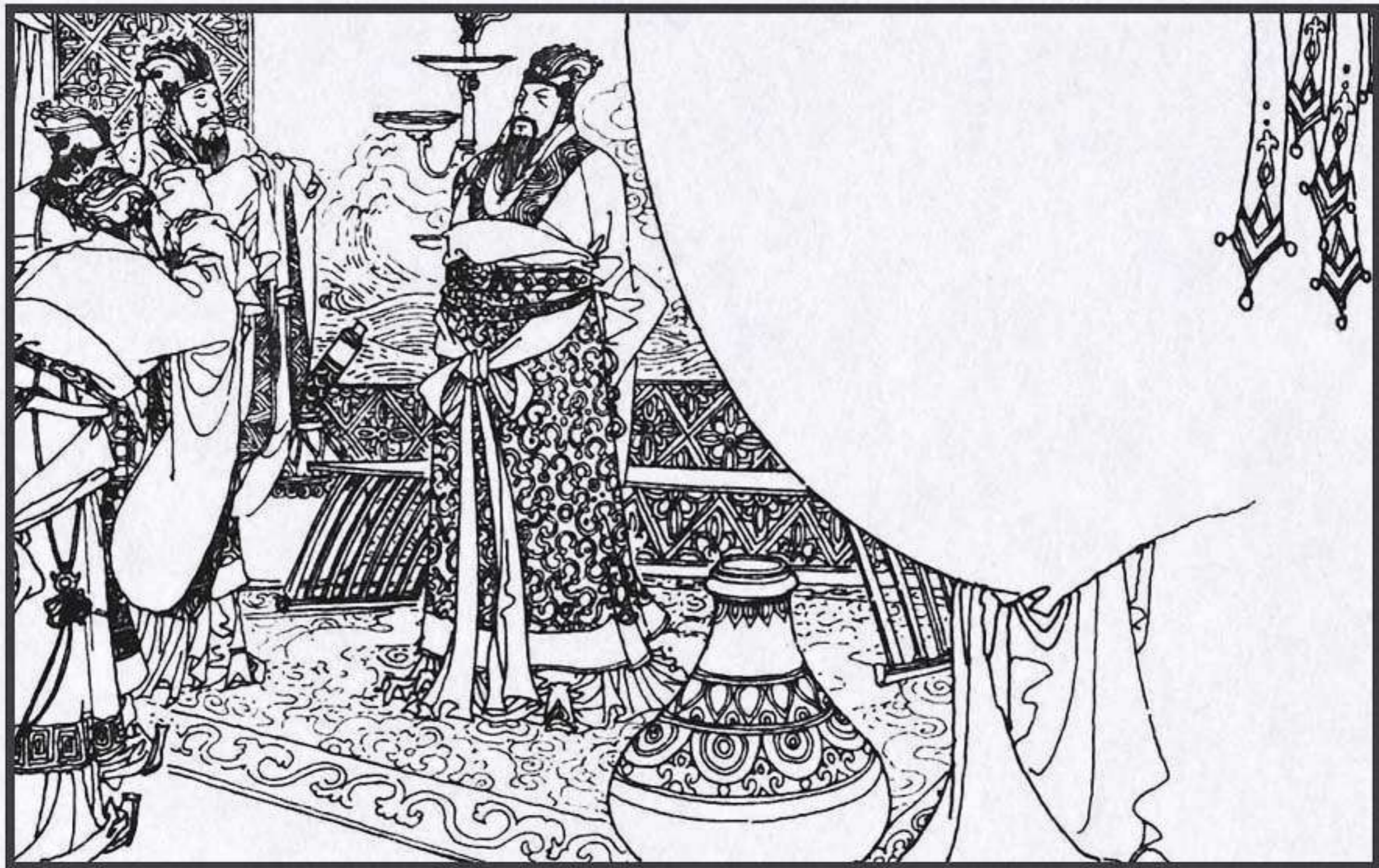
(46) 晏婴从崔府退出，径往陈须无家中，告以变乱，并说：“国家不可一日无主，应该尽快推举新的国君才是！”须无摇头道：“军队在高止、国夏手里，政权全在崔杼、庆封、乱臣掌权，我不能跟他们共事，我决定投奔宋国去。”



(47) 晏婴又去见高止和国夏,两人都说崔杼快要来到,而且崔、庆身为左右相国,哪里还容得我们作主。晏婴长叹而回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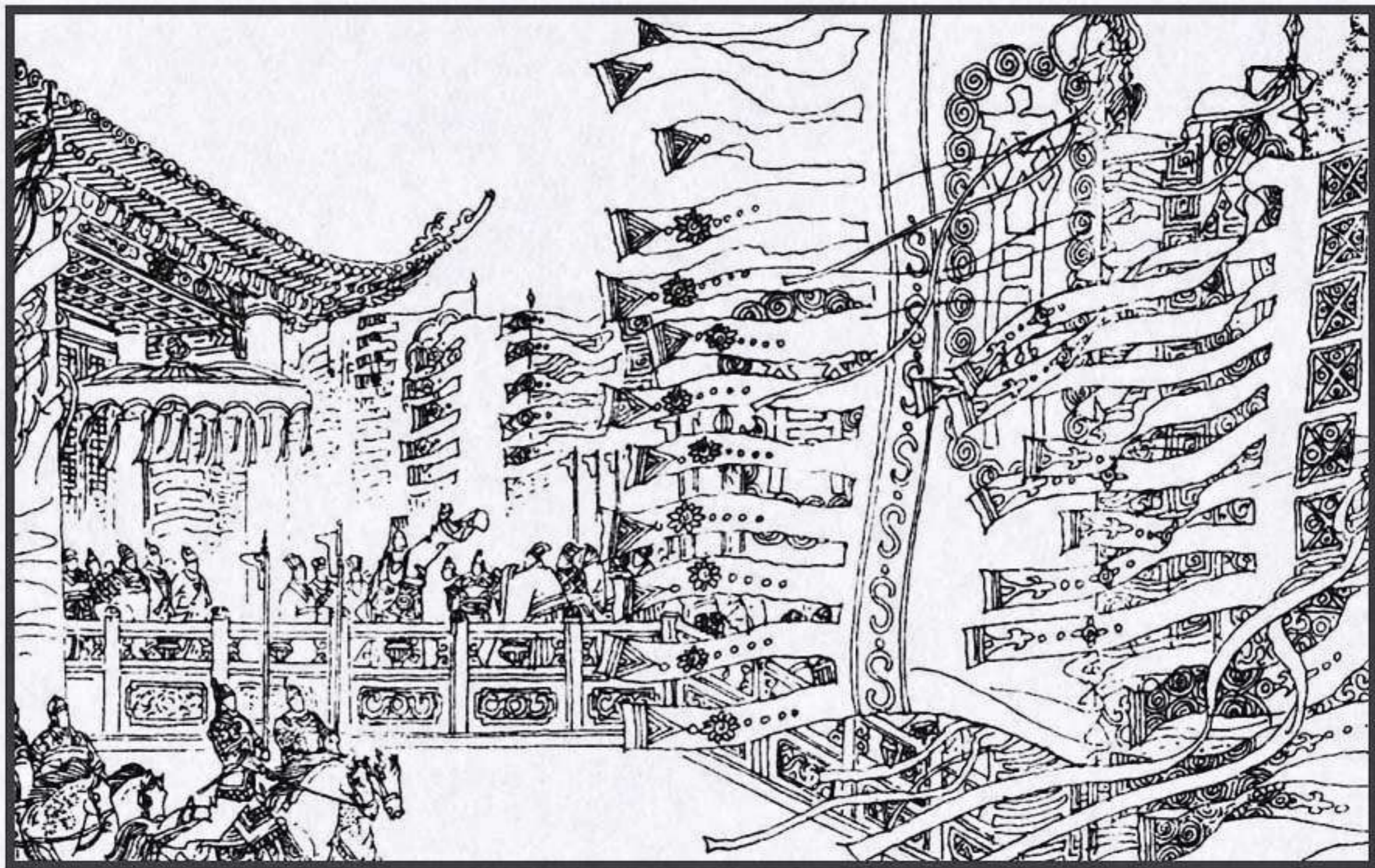
(48) 隔一回，庆封命令儿子庆舍，搜捕庄公的亲属余党，杀戮的杀戮，驱逐的驱逐，庄公的势力，被消灭干净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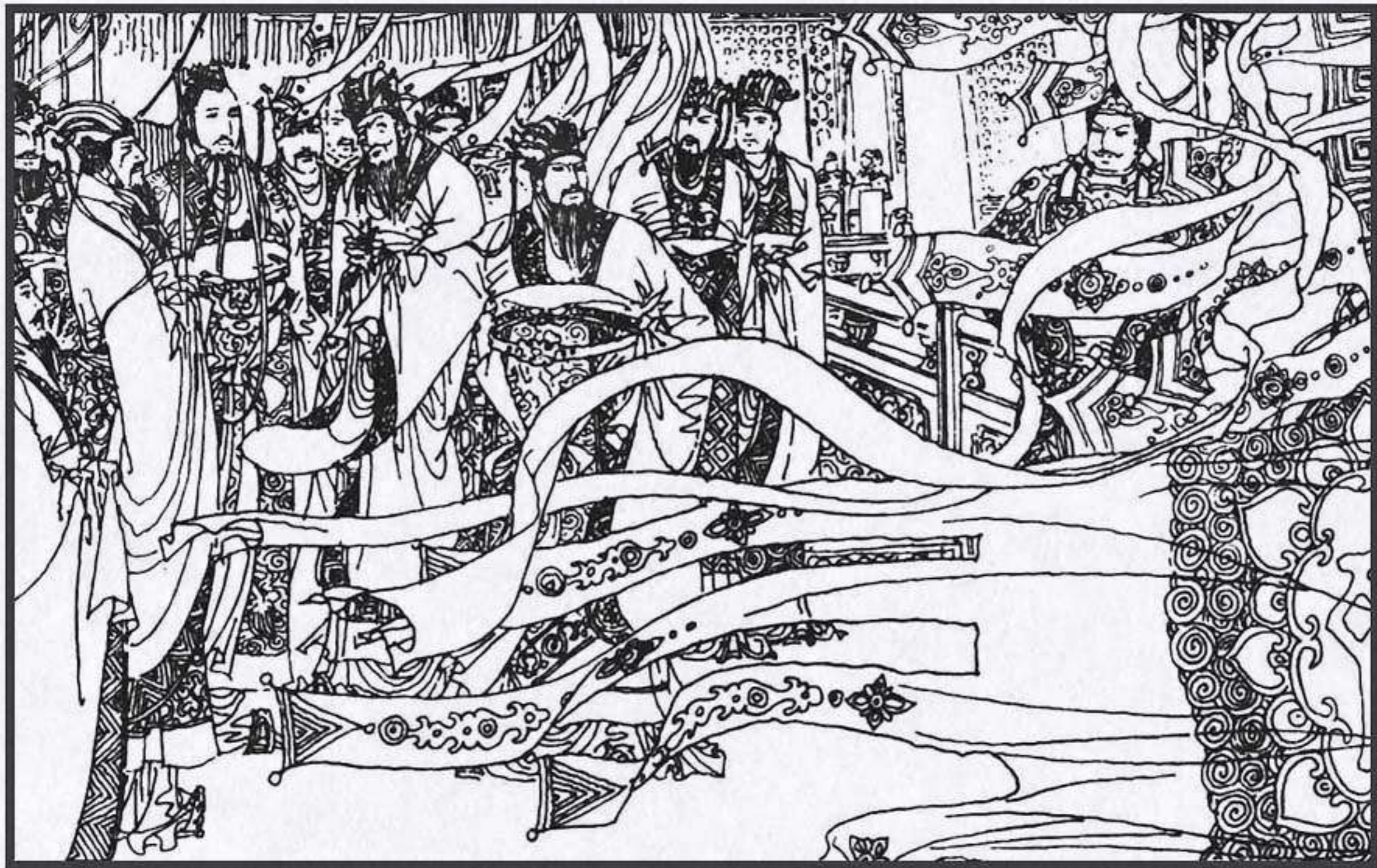
(49) 庆封用高车迎崔杼入朝，又招来高止、国夏，商议推立新君的事。高止和国夏道：“这不消说得，两位相国做主就是了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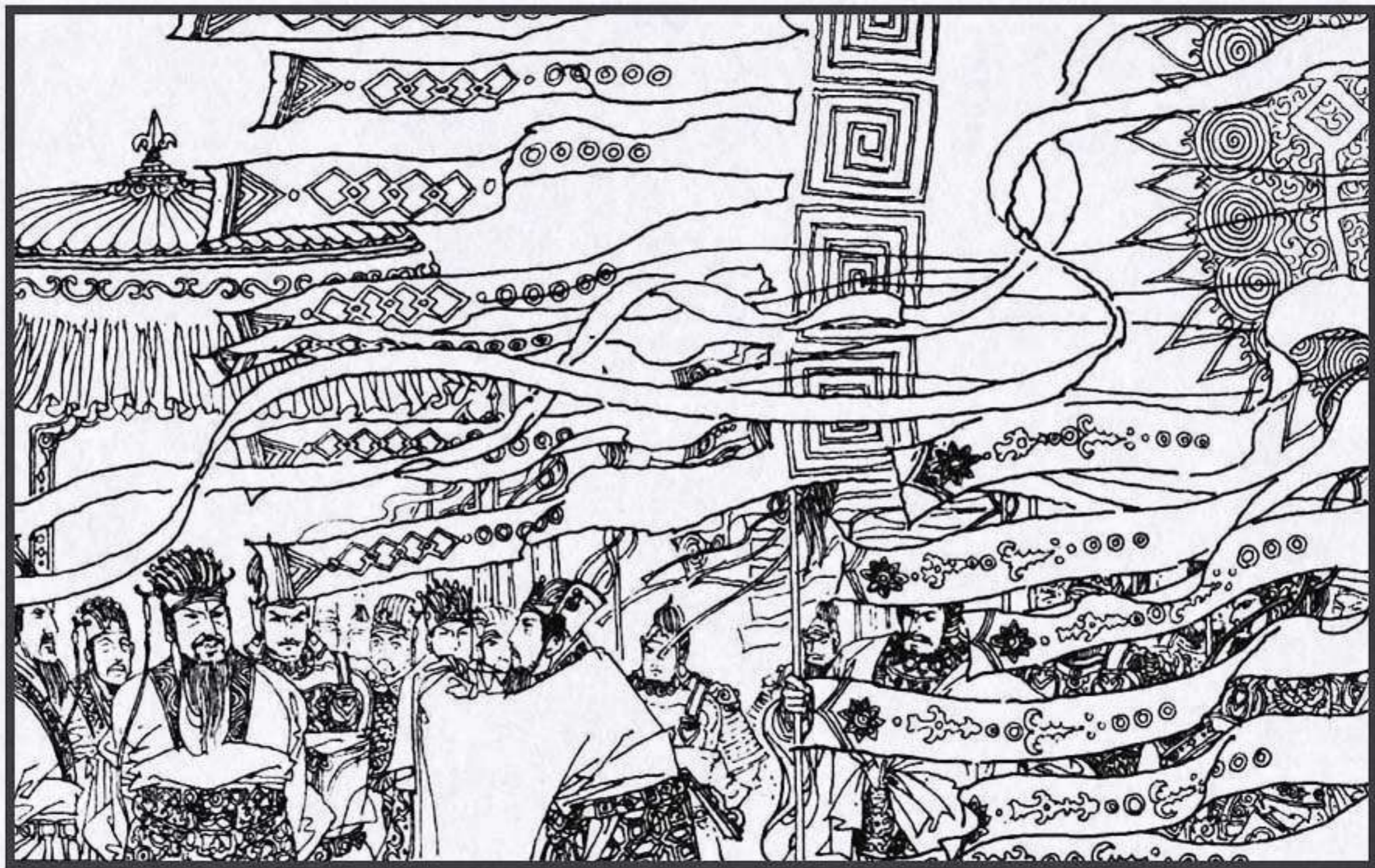
(50) 庆封再让崔杼，崔杼不辞，道：“灵公的儿子杵臼，年已成长，他的母亲是鲁国大夫叔孙侨如之女，立为国君，可以结好鲁国，你们以为如何？”众人称是，不敢说第二句话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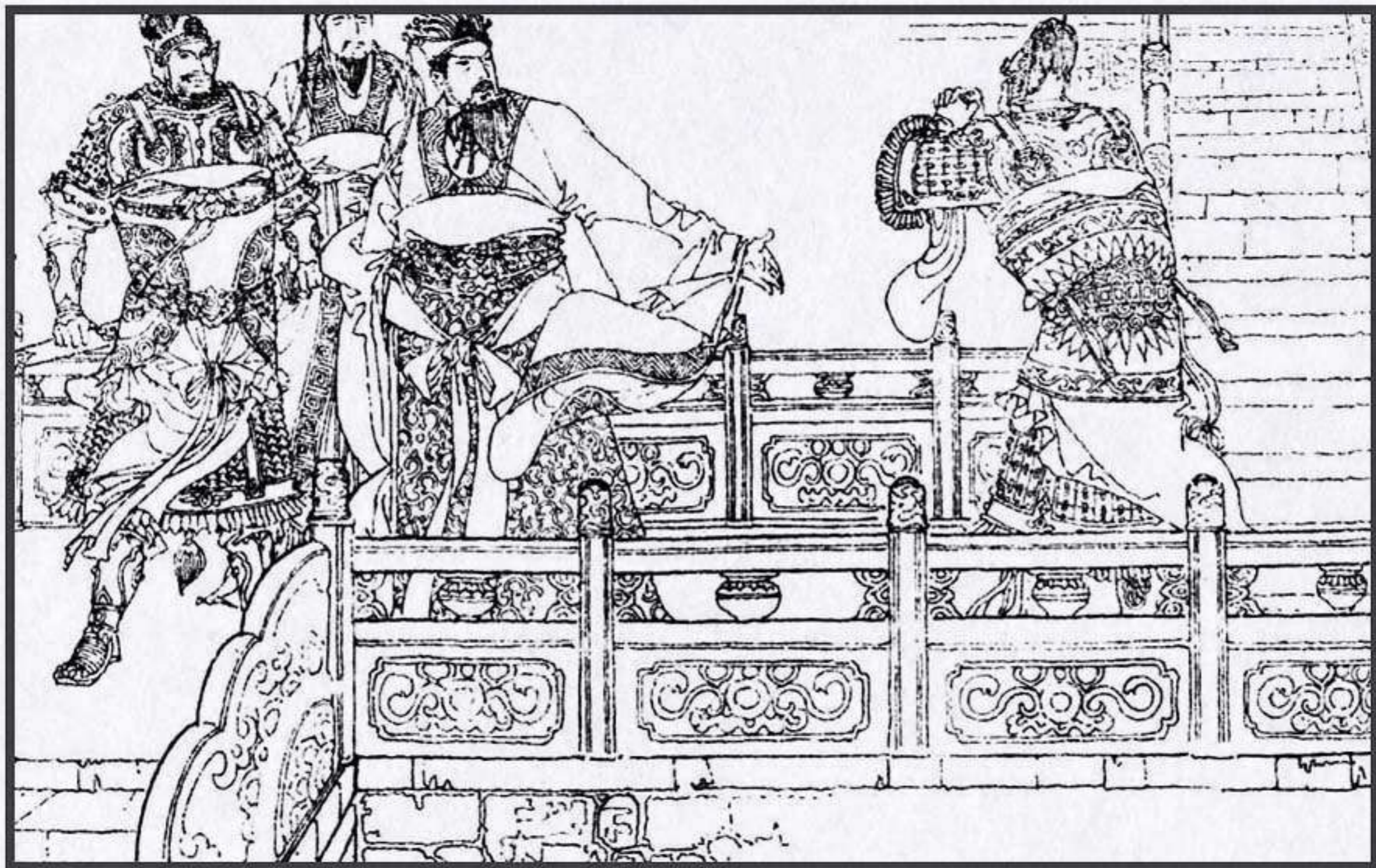
(51) 崔杼随即派车辆仪仗迎来公子杵臼，便是齐景公。在太庙中大集群臣，歃血为盟，行即位典礼。景公首先起誓道：“文武官员，敢和崔杼、庆封怀二心的，必遭祸殃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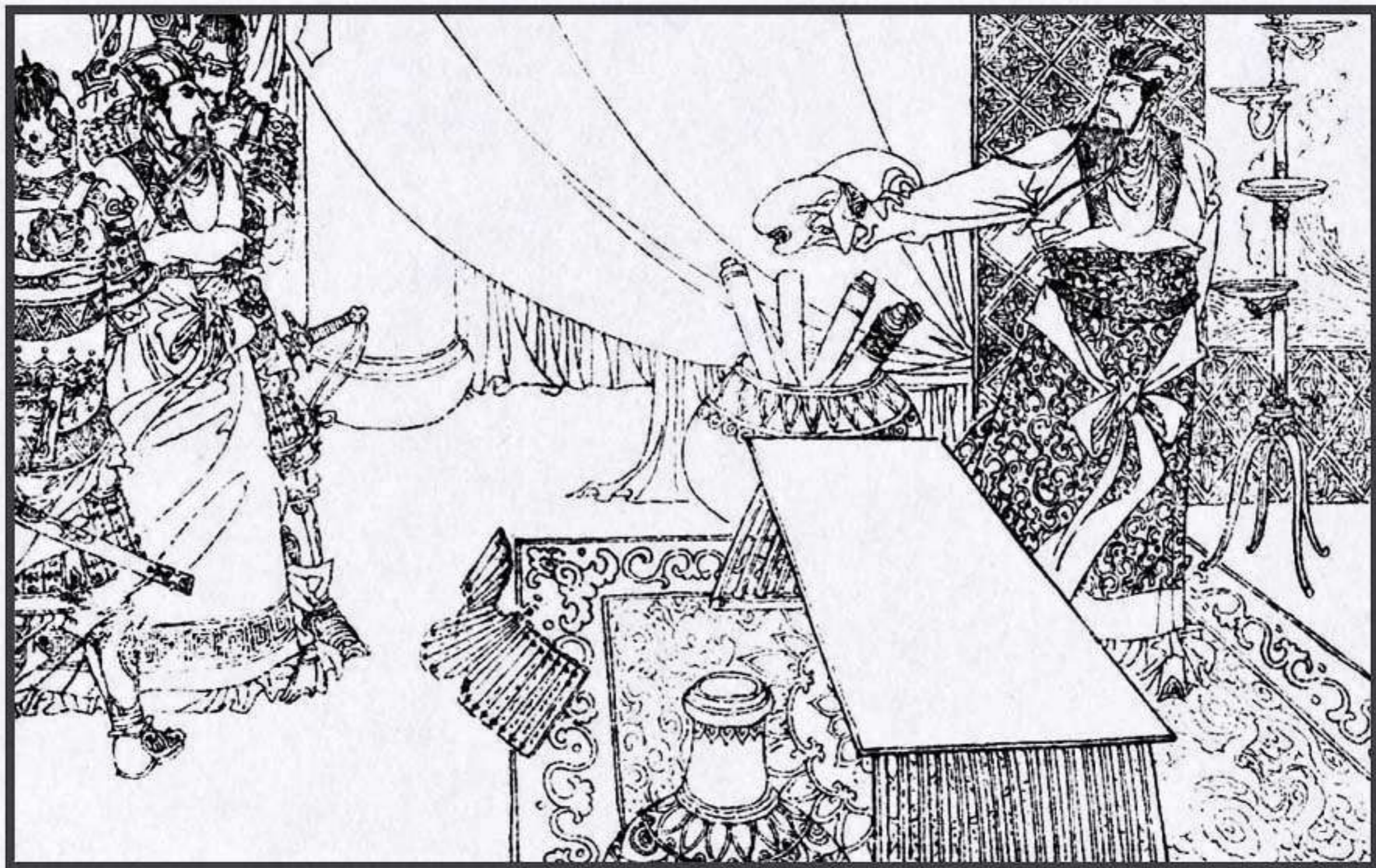
(52) 崔杼与庆封接着起誓。轮到晏婴，他仰天叹道：“诸公能忠于君，忠于国家，而晏婴不同心的，天必不赦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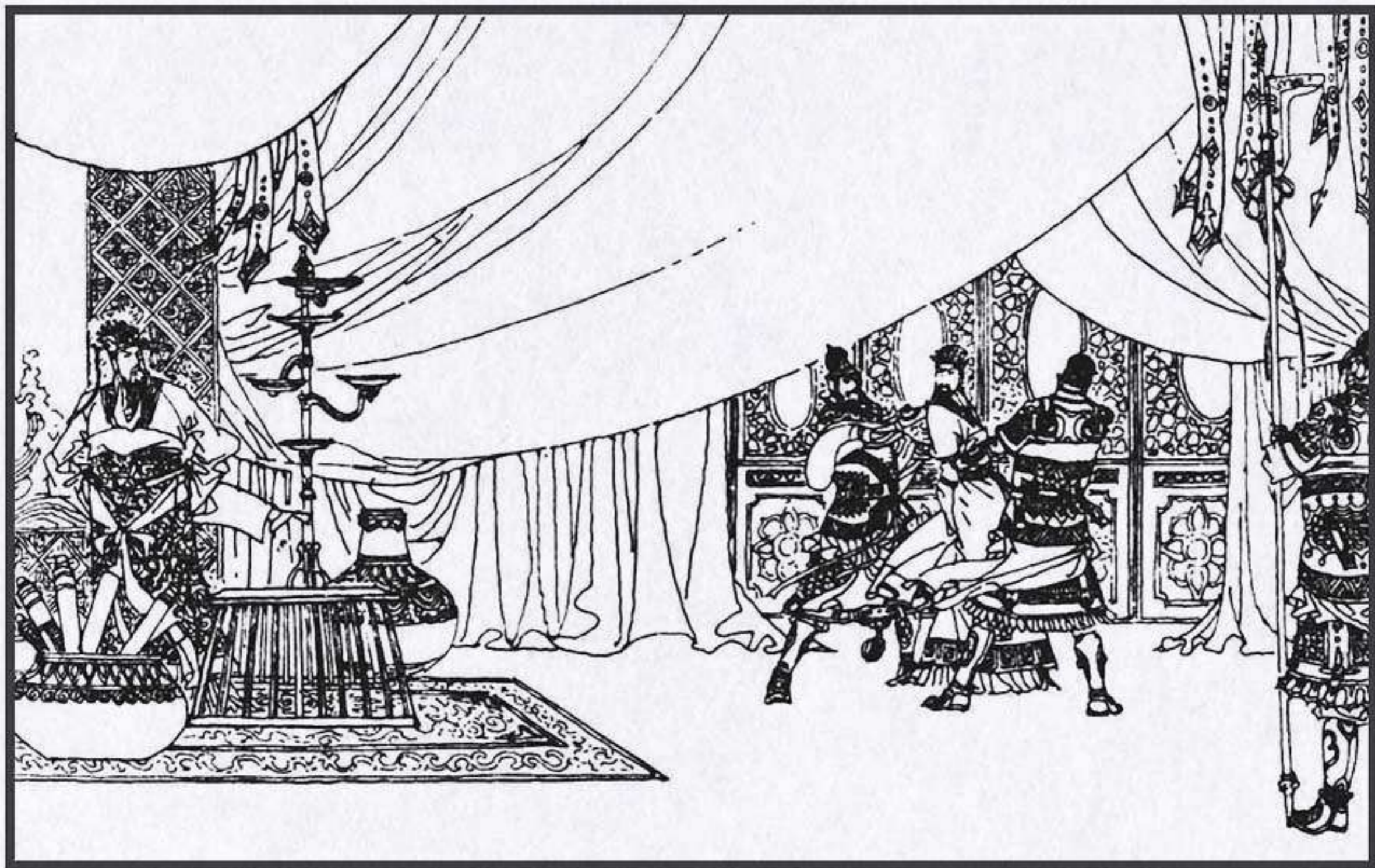
(53) 崔、庆觉得晏婴的起誓言外有音,脸色大变。高止、国夏解释道:“两位相国今天的行动,正是忠君利国啊!”崔杼、庆封才高兴起来。



(54) 崔杼命棠无咎收殓庄公、州绰等人尸体,减少礼数,不用兵俑陪葬,说是不能让他们死后再逞勇好斗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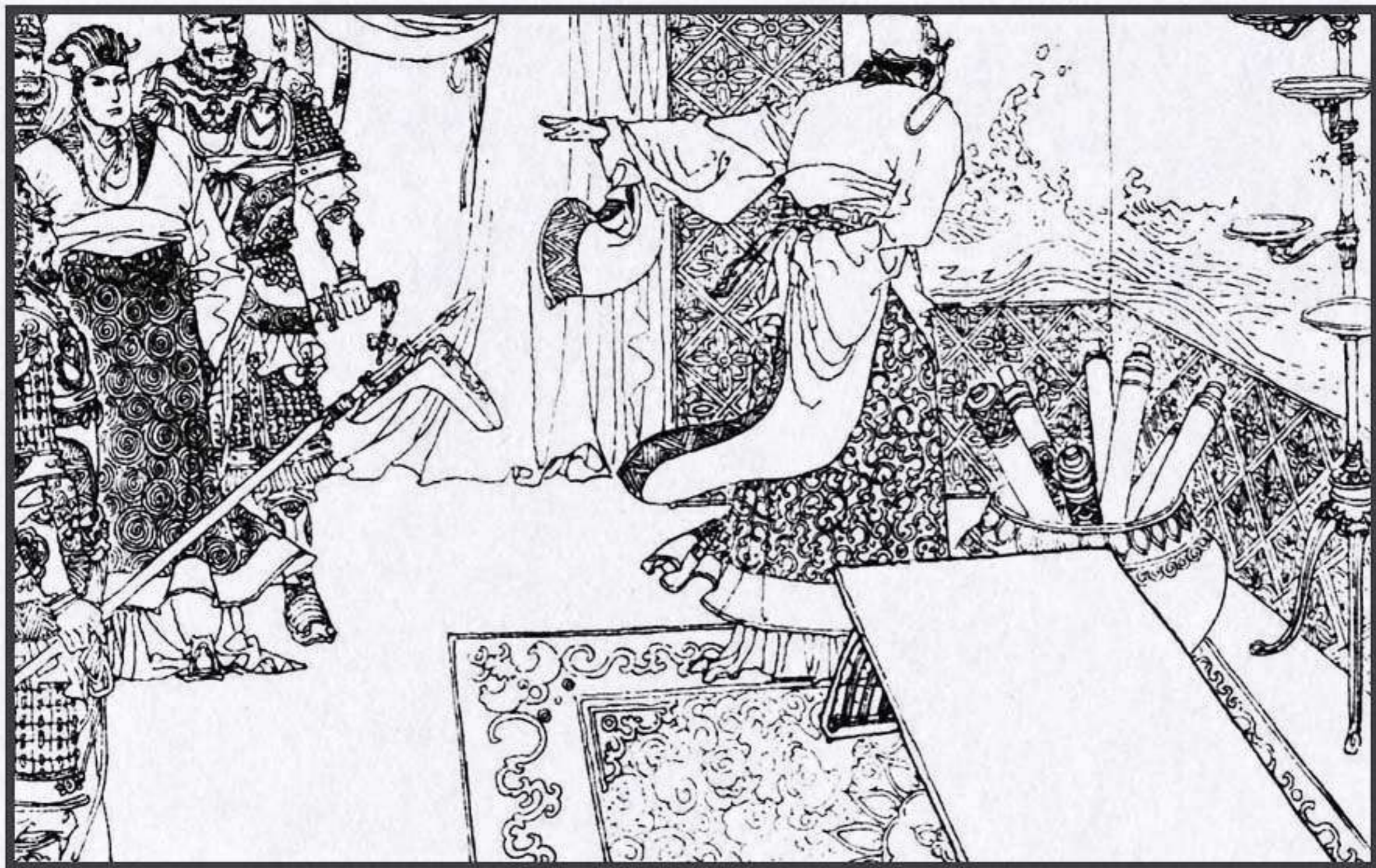
(55) 又命太史伯以庄公死于疟疾写上国史。太史伯不从，写的是：“周灵王二十三年夏五月，崔杼弑其君光。”崔杼大怒，立刻杀死太史伯。



(56) 太史伯有弟仲、叔、季三人。崔杼又召仲来写，仲照旧写“夏五月乙亥，崔杼弑其君光。”崔杼更怒，又把他杀了。再召叔来写，叔写的和他两个哥哥一样。崔杼又把他杀了。



(57) 再把太史季召来,太史季还是照旧写。崔杼恨极,对他说:“你三个哥哥都被杀了,你难道也不要性命,快快依我的措辞写,我就赦你。”季回答:“据实直书,是史官的职责,假使所写不是事实,生不如死!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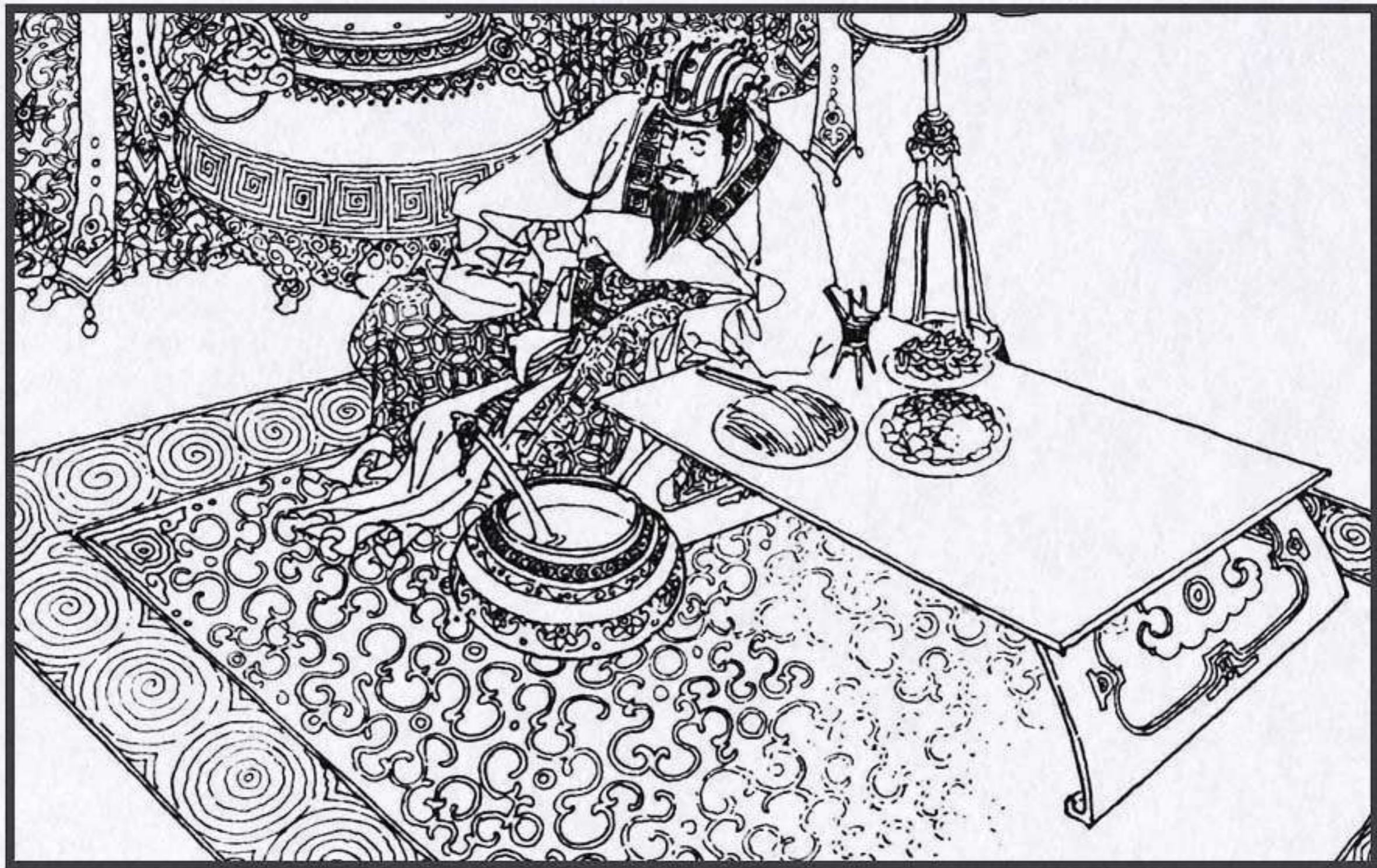
(58) 崔杼知道不可强迫，叹息道：“我的所作所为，是为了有利于国家，后世总会谅解的。”只好让太史季写上“崔杼弑其君光”，放他回家。



(59) 太史季捧着竹简刚出门，只见另一史官南史氏迎面来了。太史季问他来做什么？南史氏说：“恐怕你们兄弟都死了，就没有人来写夏五月乙亥之事，我是来接着你写的。”太史季将所写的竹简给他看，南史氏才放心，辞别回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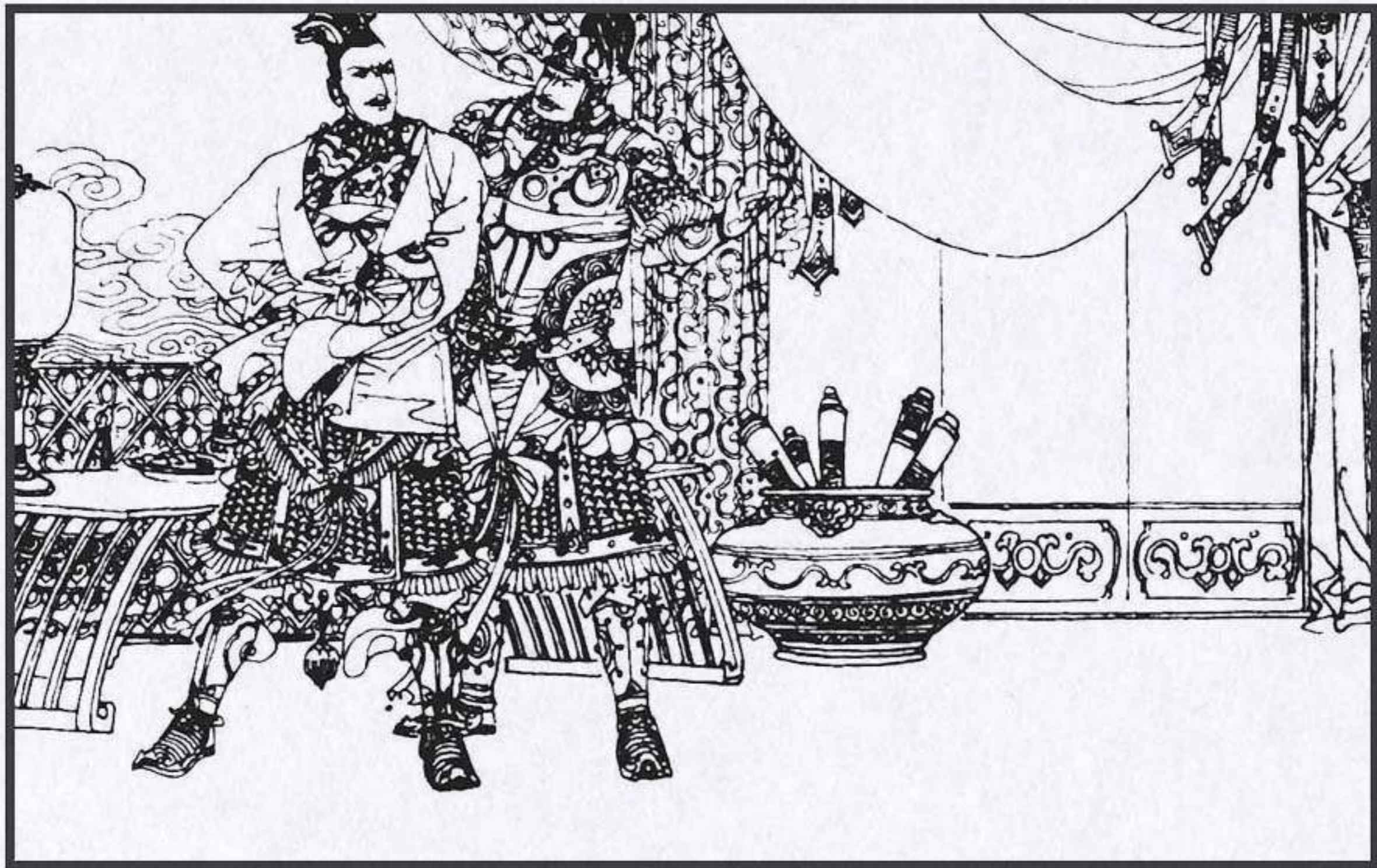
(60) 崔杼放了太史季，到底畏惧这一史事，恐千秋万世被人唾骂，便推说此事起因是受贾竖搬弄，把他杀掉灭口。



(61) 崔杼大权在手,独把朝政,全不把别人放在眼里。庆封性爱喝酒,又喜打猎,常常不在朝中,可是他见崔杼这般专恣,却也暗怀嫉忌之心。



(62) 崔杼原来答应棠姜把她的儿子崔明立为宗子，但因崔成是长子，又在弑庄公之役中断了一臂，不好意思出口。倒是崔成大方，愿意把宗子的地位让给崔明，自己只想崔邑的封邑，作为养老的地方。崔杼答应了。



(63) 谁知东郭偃和棠无咎都反对，说崔地是宗邑，应该归宗子。崔成把这事告诉了同母的弟弟崔疆。崔疆生气起来，说是宗子都让了，一个封邑还不肯给。父亲现在活着，尚且如此，将来死了，我们还有安身之地吗？



(64) 崔成兄弟去请左相庆封调停，庆封推却道：“你父亲眼里只有东郭偃和棠无咎，我有什么作用呢？”又沉吟一会道：“棠姜母子目前已经这样，将来你父亲也要被害的，何不找机会剪除他们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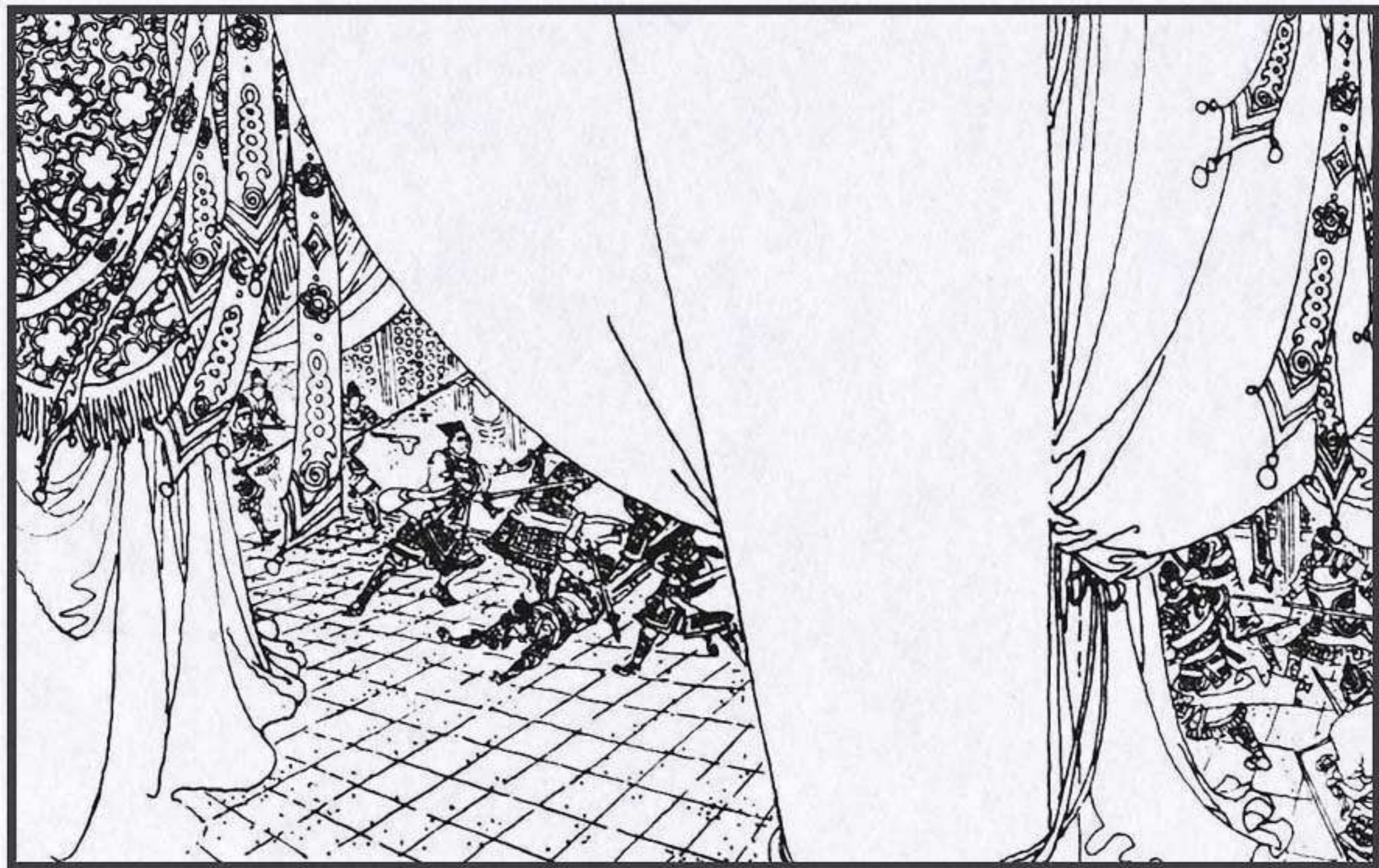
(65) 崔成、崔疆道：“我们兄弟早有此意，但力量薄弱，怕不能济事。”庆封道：“容我考虑考虑，想个办法。”



(66) 崔成兄弟走后，庆封向卢蒲癸提起这件事，卢蒲癸高兴地说：“相国平时受够崔杼的欺压，如今正好利用他家的内讧，一吐历来怨气！”庆封一想很对，称赞卢蒲癸十分聪明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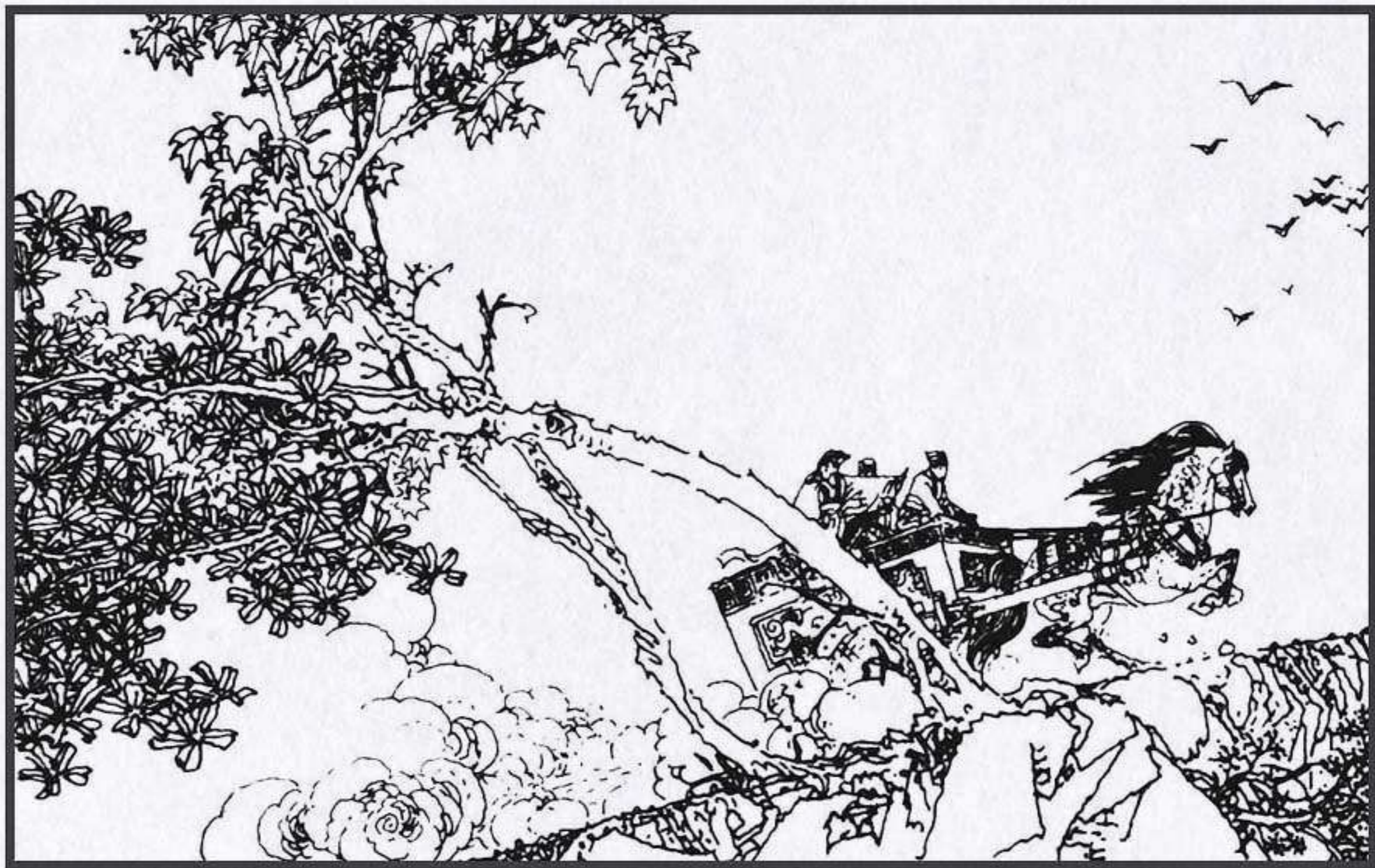
(67) 过了几天，崔成、崔疆又来，向庆封诉说棠姜母子的坏处。庆封正色道：“只消你们有胆量决心，我一定协助。”当下赠给兄弟俩盔甲一百套，兵器一百件。崔成兄弟大喜，决定当夜就动手。



(68) 午夜时分,崔成兄弟率领自己的甲兵埋伏在家里。惯例,东郭偃、棠无咎每天早晨必来见崔杼,报告朝中大事。这天两人一进门,伏兵突起,东郭偃、棠无咎毫无戒备,立即死于剑戟之下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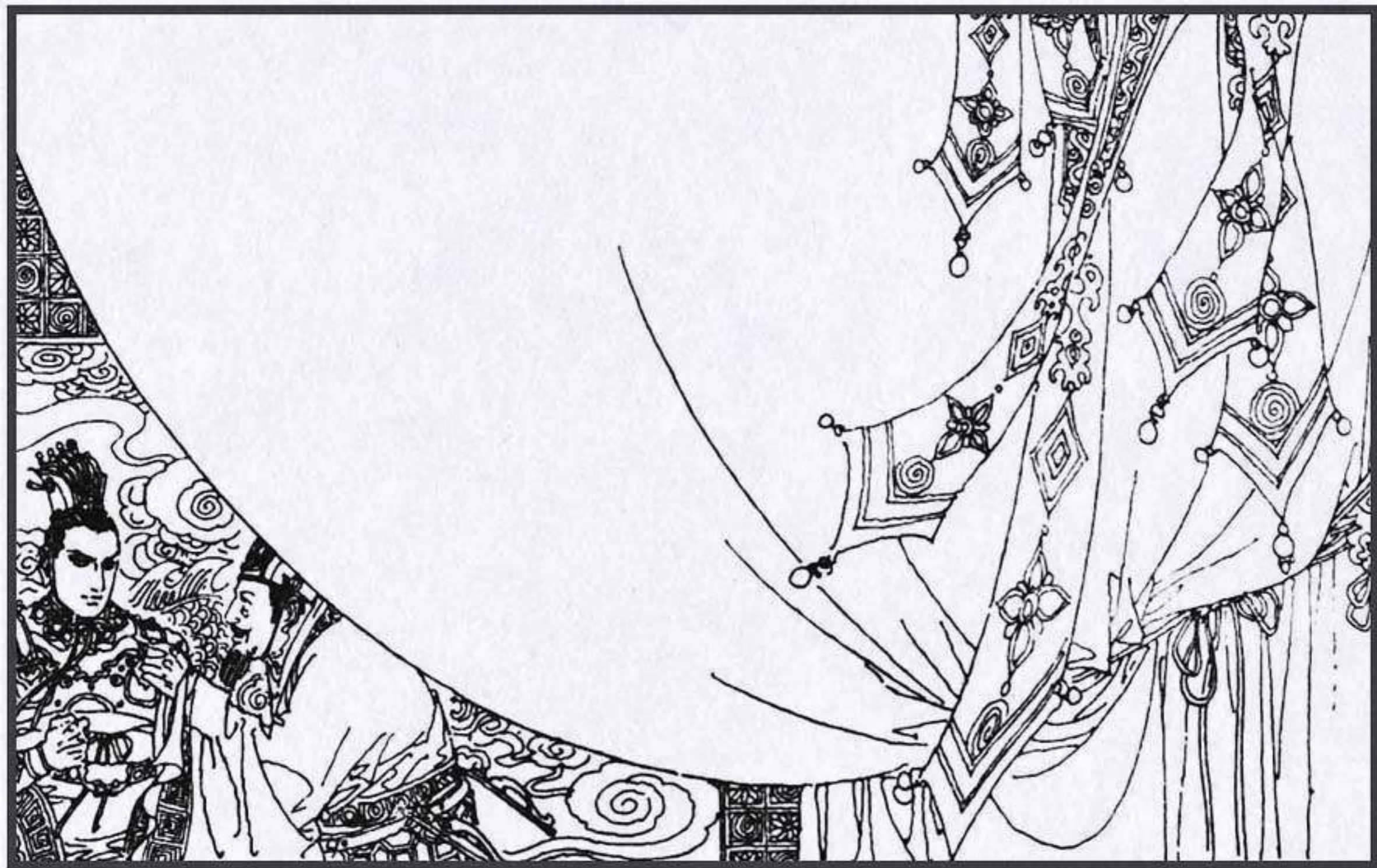
(69) 崔杼发觉儿子动武，东郭偃、棠无咎俱被杀死，又是悲伤，又是愤怒，急忙大声叫仆从，准备驾车奔避。叫了半天，仆从已统统逃散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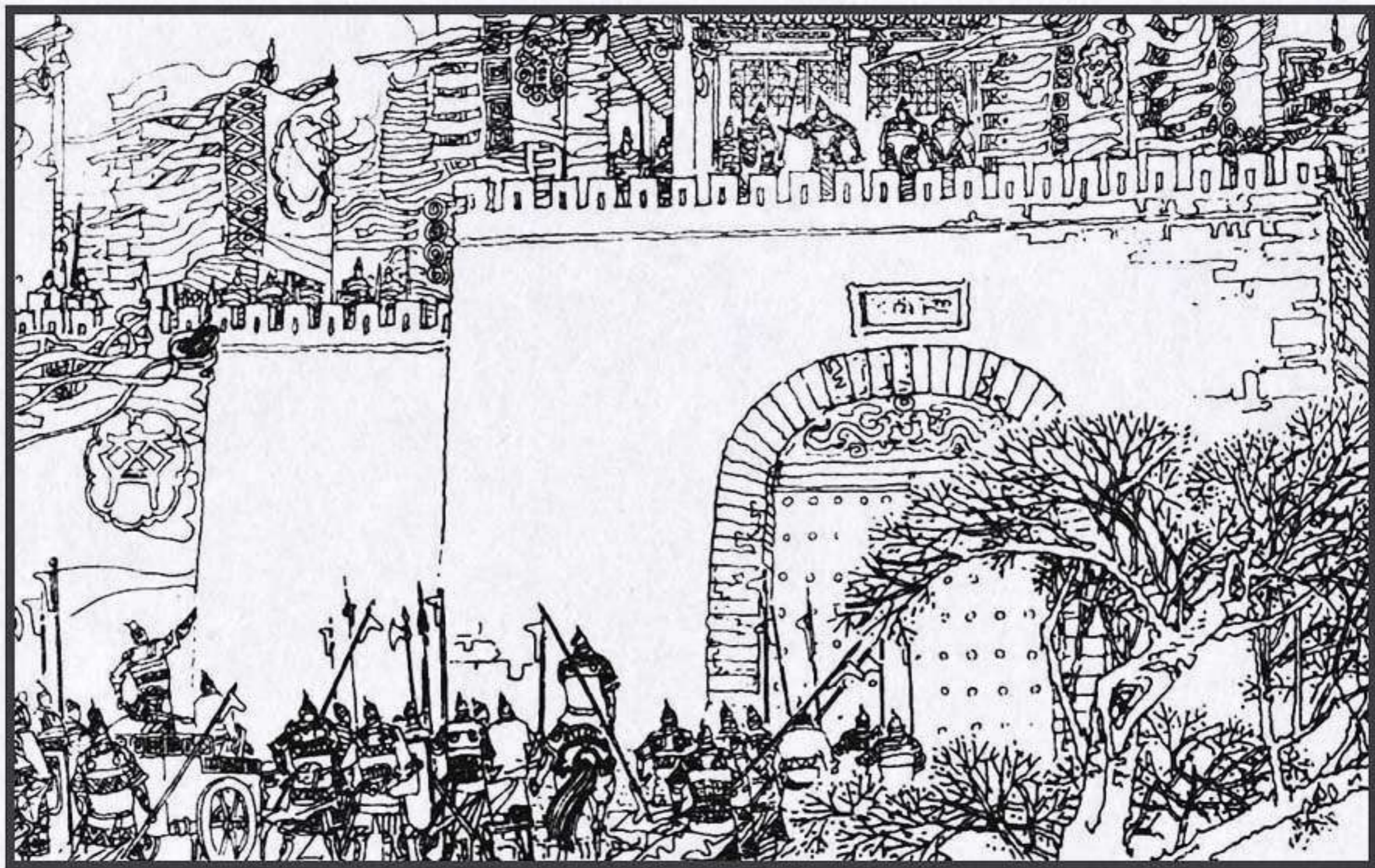
(70) 好不容易在马房里找到一个饲养马匹的马夫，又找着一个亲近的小厮，两人都是不会驾驭车马的。可是逃难要紧，崔杼就命他们驾车，从后门逃出，急往庆封家而去。



(71) 崔杼向庆封诉说家中发生变乱。庆封佯装不知，惊讶道：“我跟你同僚多年，谊同一家，两个逆子胆敢如此，你倘要惩罚他们，我一定全力帮忙。”崔杼感激道：“假如你能助我除此两逆子，我让崔明拜你为寄父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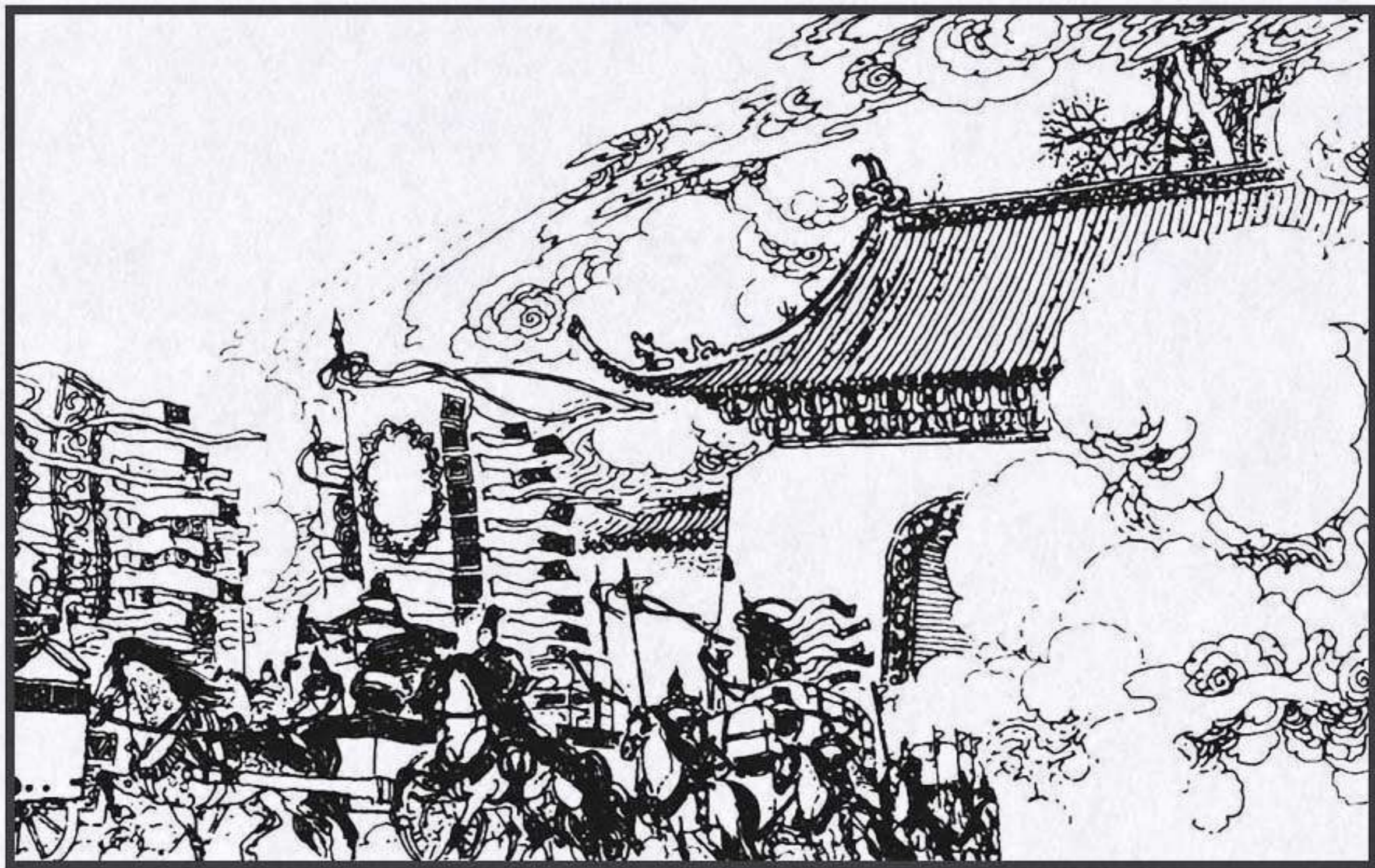
(72) 庆封把卢蒲嫫招来，授以密计。卢蒲嫫率兵而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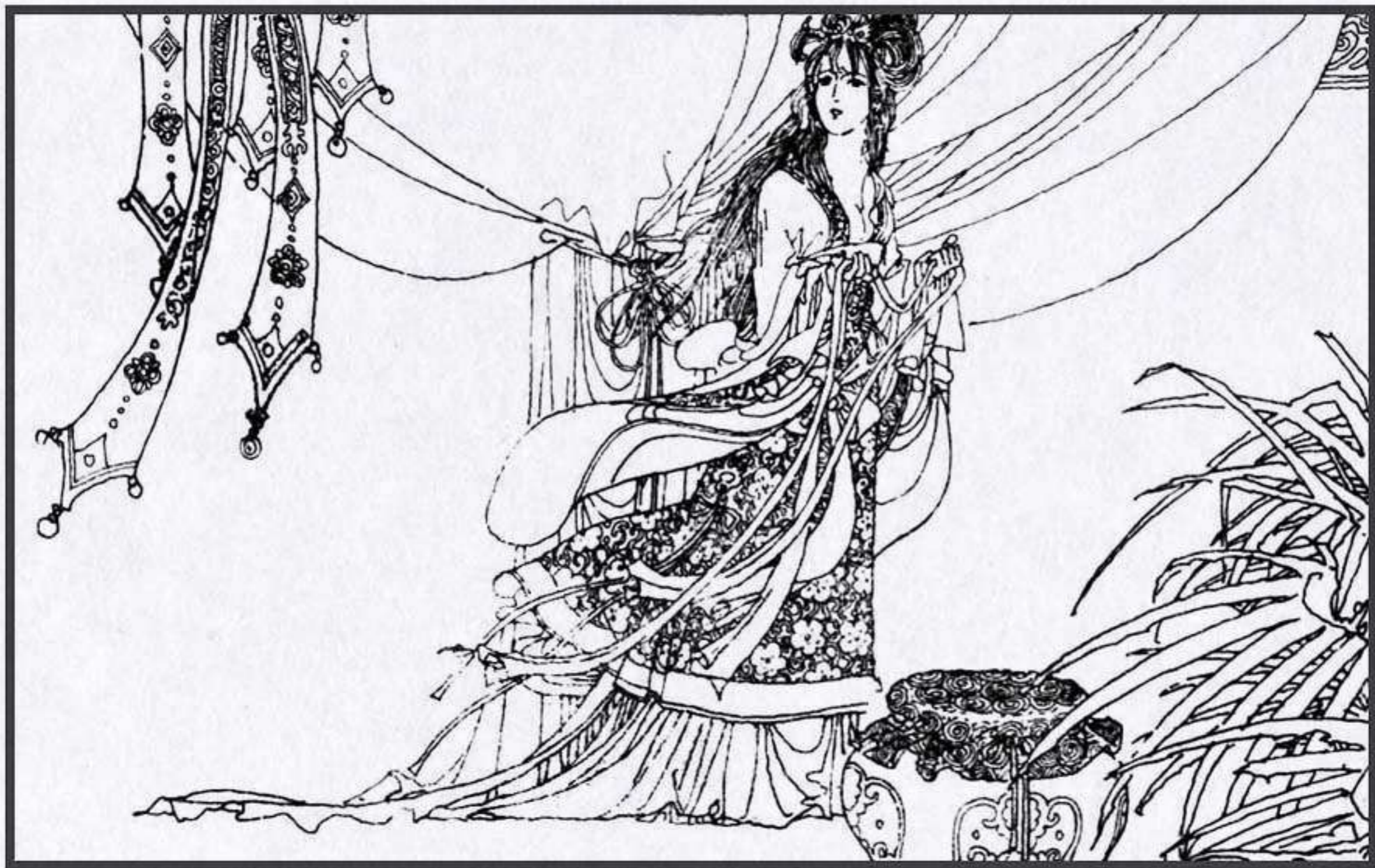
(73) 崔成、崔疆遥见卢蒲婺率领众多甲兵而来，心里起疑，关闭大门守御。卢蒲婺道：“我奉左相之命，是来帮助你们的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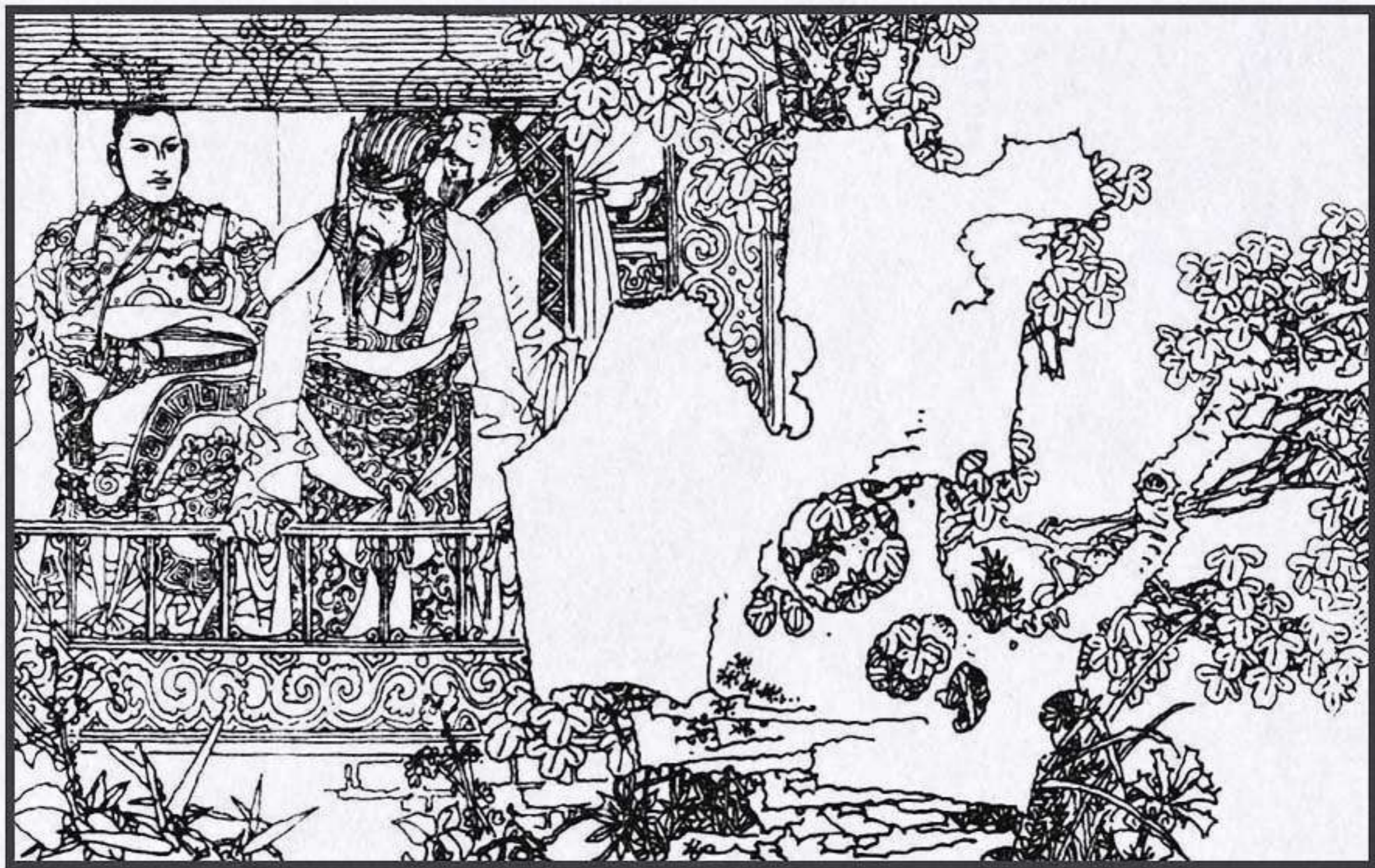
(74) 崔成、崔疆开启大门，众甲兵蜂拥而入。成、疆看卢蒲婺来意不善，问：“左相是怎样吩咐你的？”卢蒲婺脸皮一翻，道：“左相受你父亲的申诉，叫我来取你们的脑袋！”喝令兵士动手。崔成、崔疆未及答言，头已落地。



(75) 卢蒲婺下令抄掠崔府，所有金银珠宝，衣服陈设，一扫而光。



(76) 棠姜见家中发生如此大乱，自知性命难免，闭上房门上吊而死。这时他的儿子崔明恰巧不在家，总算不曾遭难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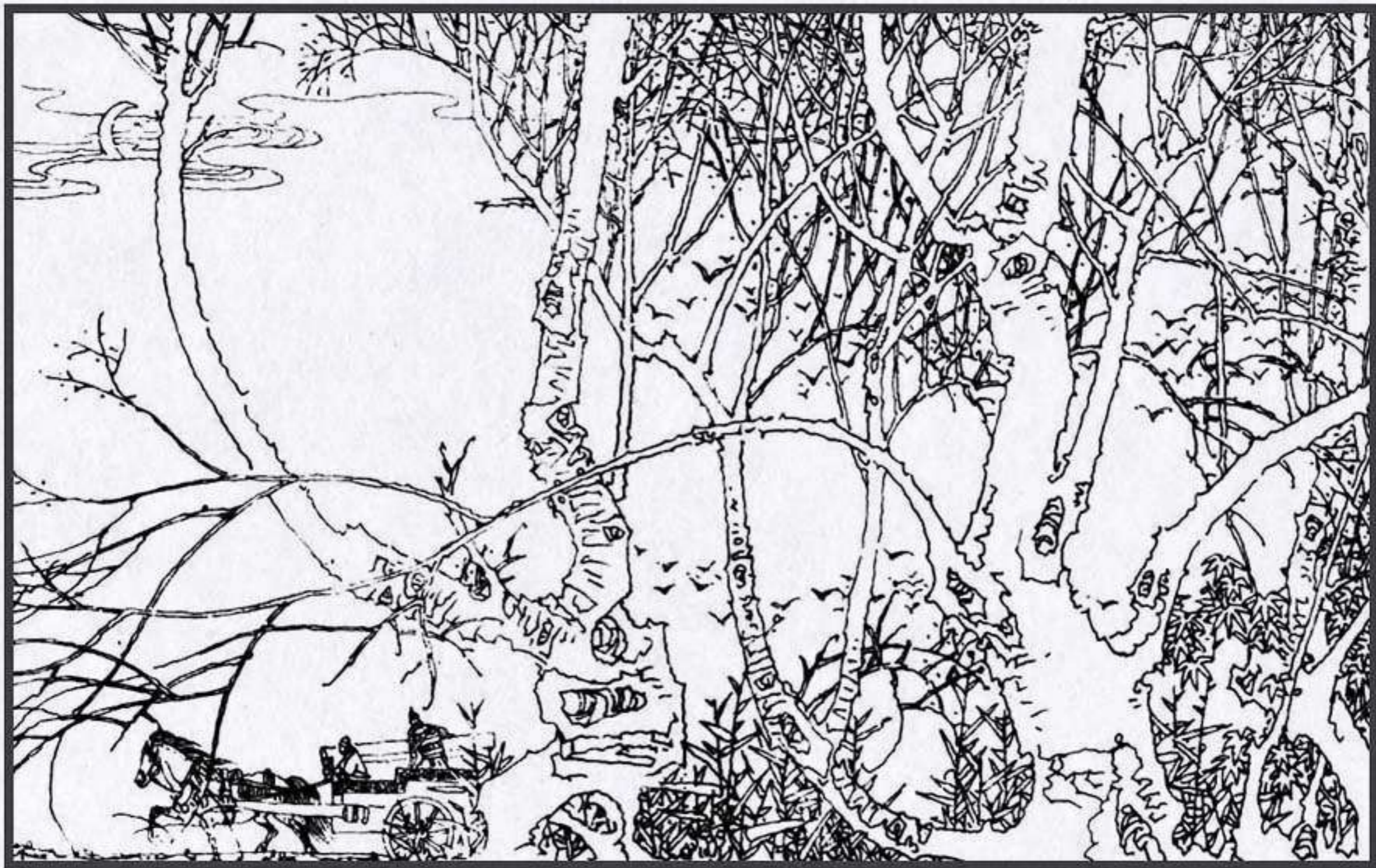
(77) 卢蒲婺回去向庆封复命。崔杼还在庆封家等候消息，听两子俱死，忽然又悲伤起来，向卢蒲婺问：“你们行动时，曾否惊动我的夫人？”卢答：“尊夫人还在高卧，没有起床呢。”



(78) 崔杼再三向庆封道谢，驾车回家，只见门户大开，寂无一人。进入内室，棠姜悬尸梁上，又遍觅崔明不得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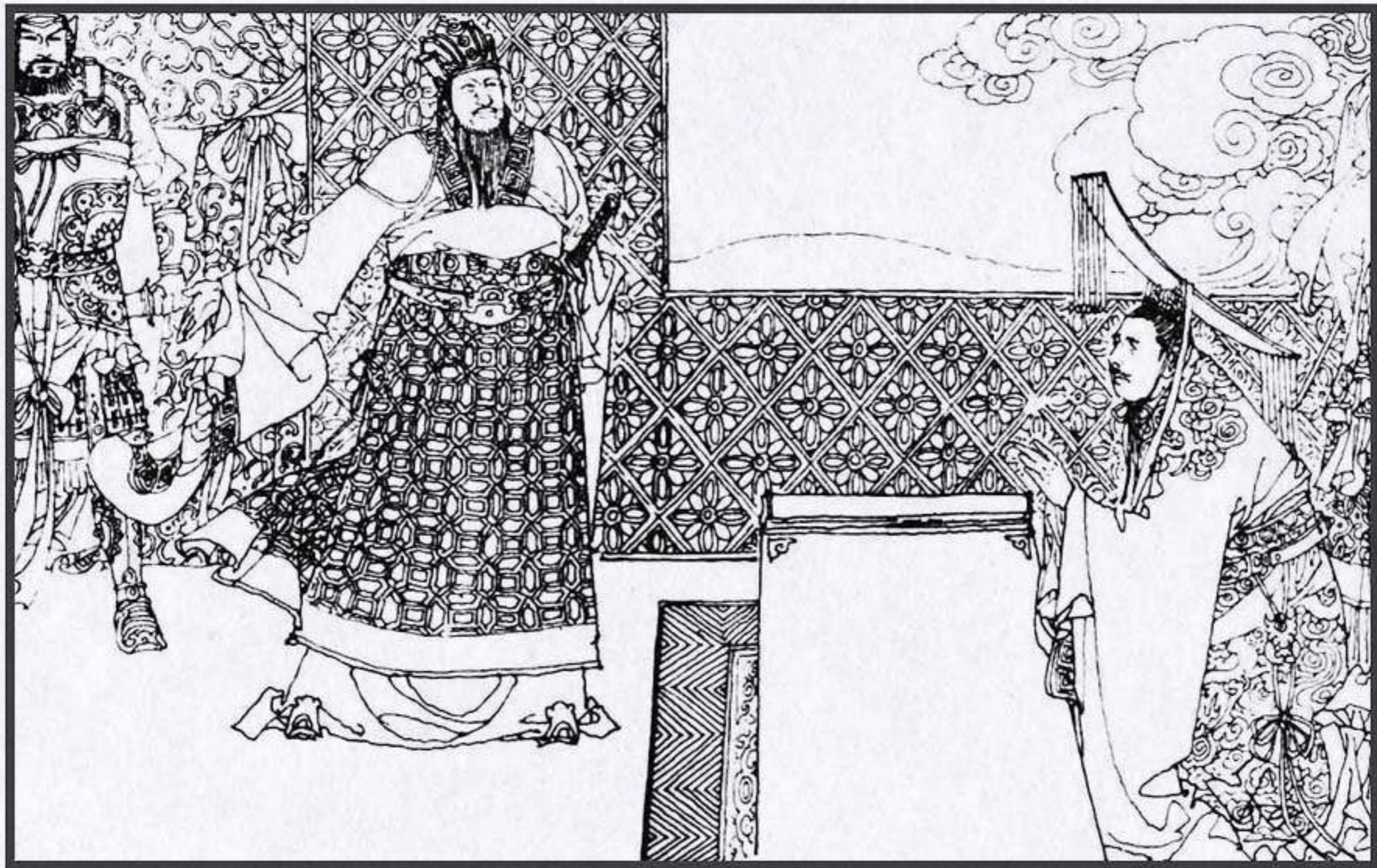
(79) 崔杼觉悟被庆封所卖，不禁放声大哭道：“我的一家全完了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趣啊！”哭了一会，就在棠姜身旁，也上吊自尽。



(80) 有人告知崔明家里发生巨变,他吓得不敢马上回去,候到夜半,潜回家中,会同那个小马伕,解下崔杼尸体,和棠姜放进一棺,用车子载了出来。



(81) 崔家祖墓就在附近，主仆两个掘开祖墓，纳棺其中，仍用泥土封好。事毕，崔明赏了小马伕，叫他绝对不能声张，自己奔往鲁国去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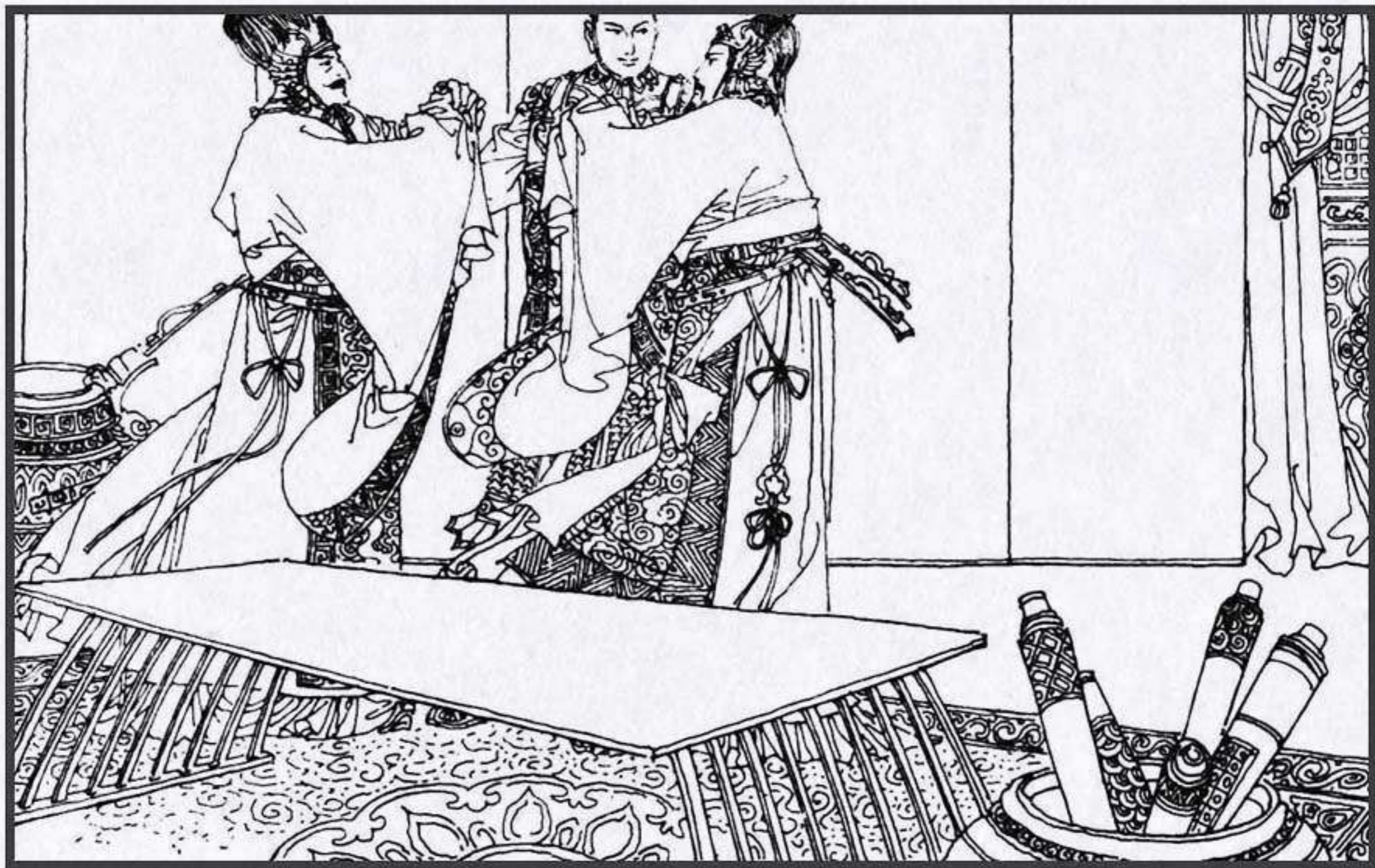
(82) 隔了一天，庆封奏明景公，崔杼如何杀害庄公，如何专权，已经由他声讨诛灭。景公吃惊不小，嘴上只“唔唔”而已。自此相权集于庆封一人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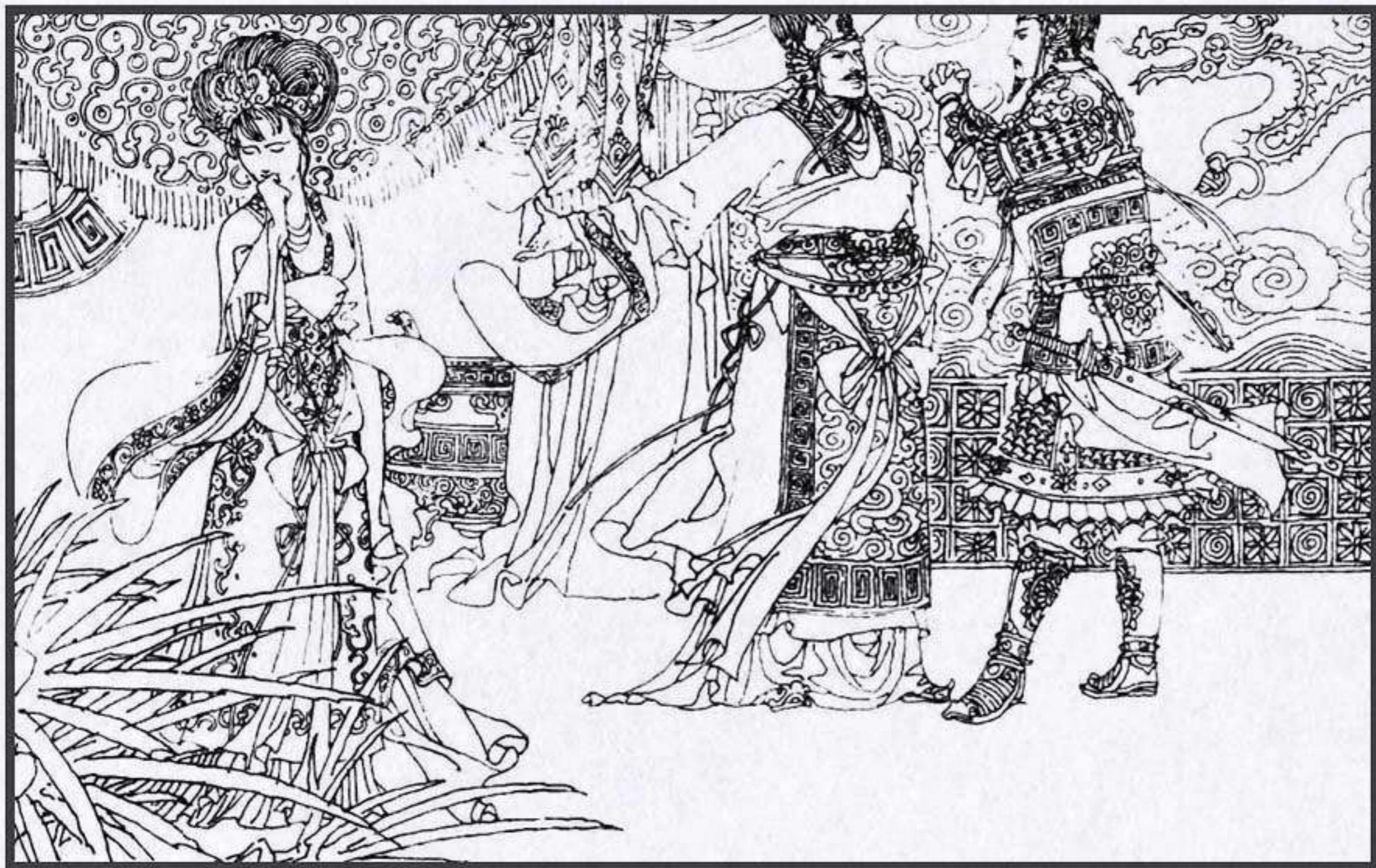
(83) 庆封奏请景公把陈须无从宋国召回，协理朝政。使者回来，说陈须无年老，不能再入朝任事。庆封就请景公任命他的儿子陈无宇代理陈须无的职位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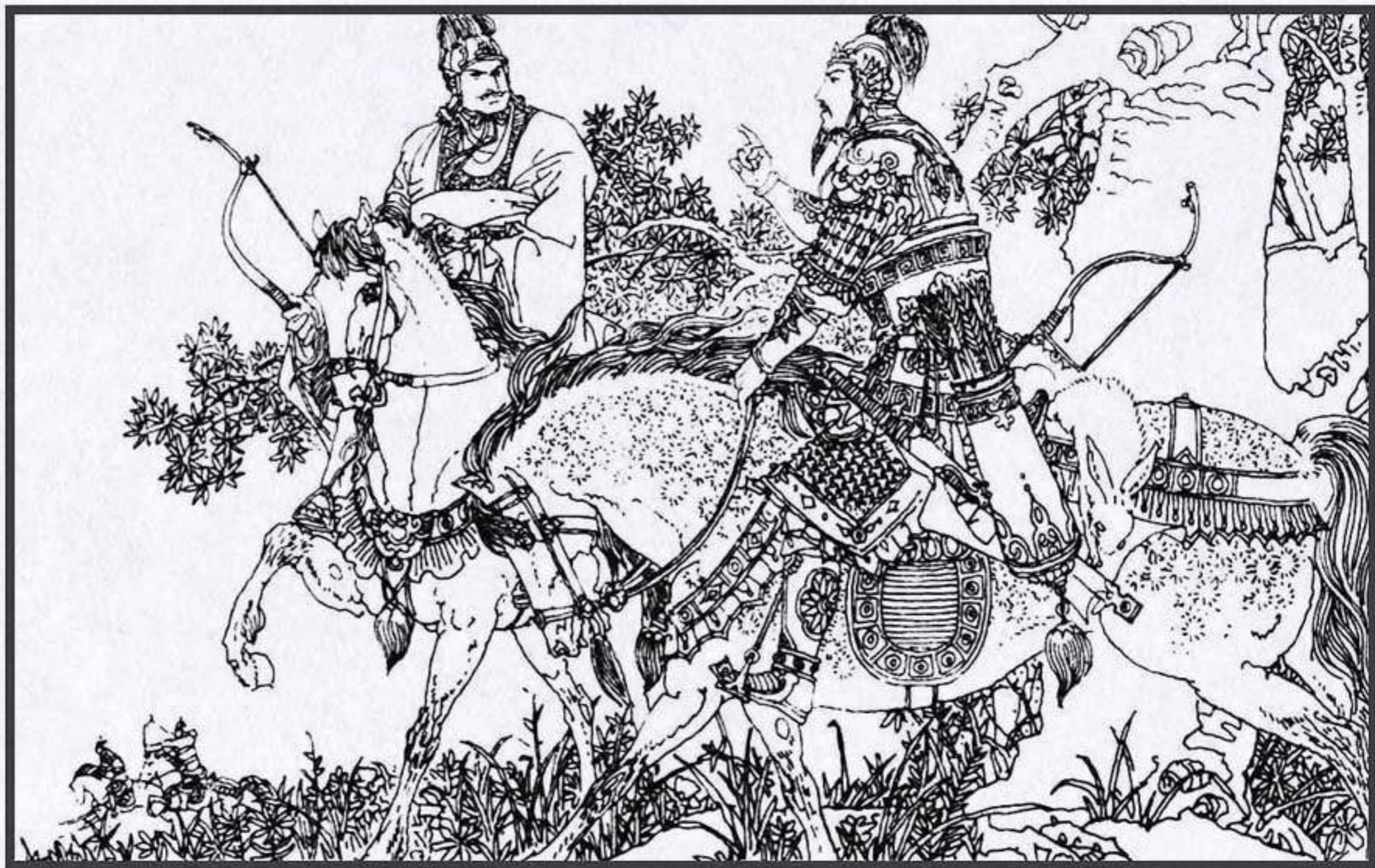
(84) 庆封既专国政，荒淫更甚于崔杼。一天，他在卢蒲婺家中宴饮。卢蒲婺命妻子出面献酒，庆封见她面目姣好，便常以饮酒为名，与她私通。自己更无心于政务，朝中大事，统由儿子庆舍代理。



(85) 卢蒲嫫请庆封把他的哥哥卢蒲癸从鲁国召回来，庆封一口答应。卢蒲癸回到齐国，就在庆舍手下做事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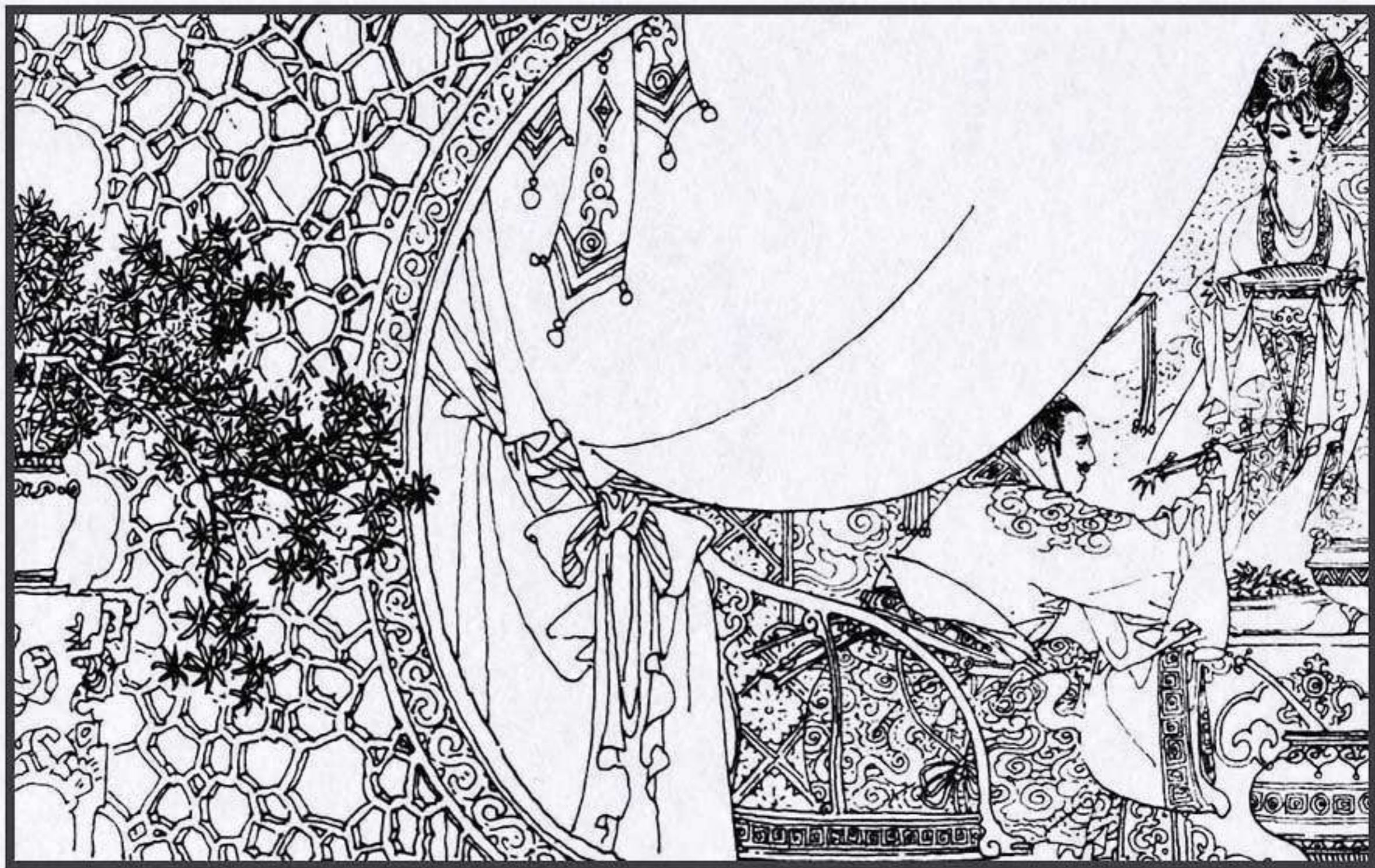
(86) 卢蒲癸一向以勇猛著名，又善于拍马阿谀，庆舍也是勇力过人，两个相处很合意。不久，庆舍就把女儿庆姜嫁于卢蒲癸为妻，翁婿相称，宠信更甚。



(87) 哪里知道卢蒲癸没有忘记临走时对王何的约言，种种做法，都是为了骗取庆封父子信任。无非是要替庄公报仇。有一次，卢蒲癸跟随庆舍打猎，在庆舍面前极口夸赞王何的武艺。庆舍就叫他把王何从莒国找回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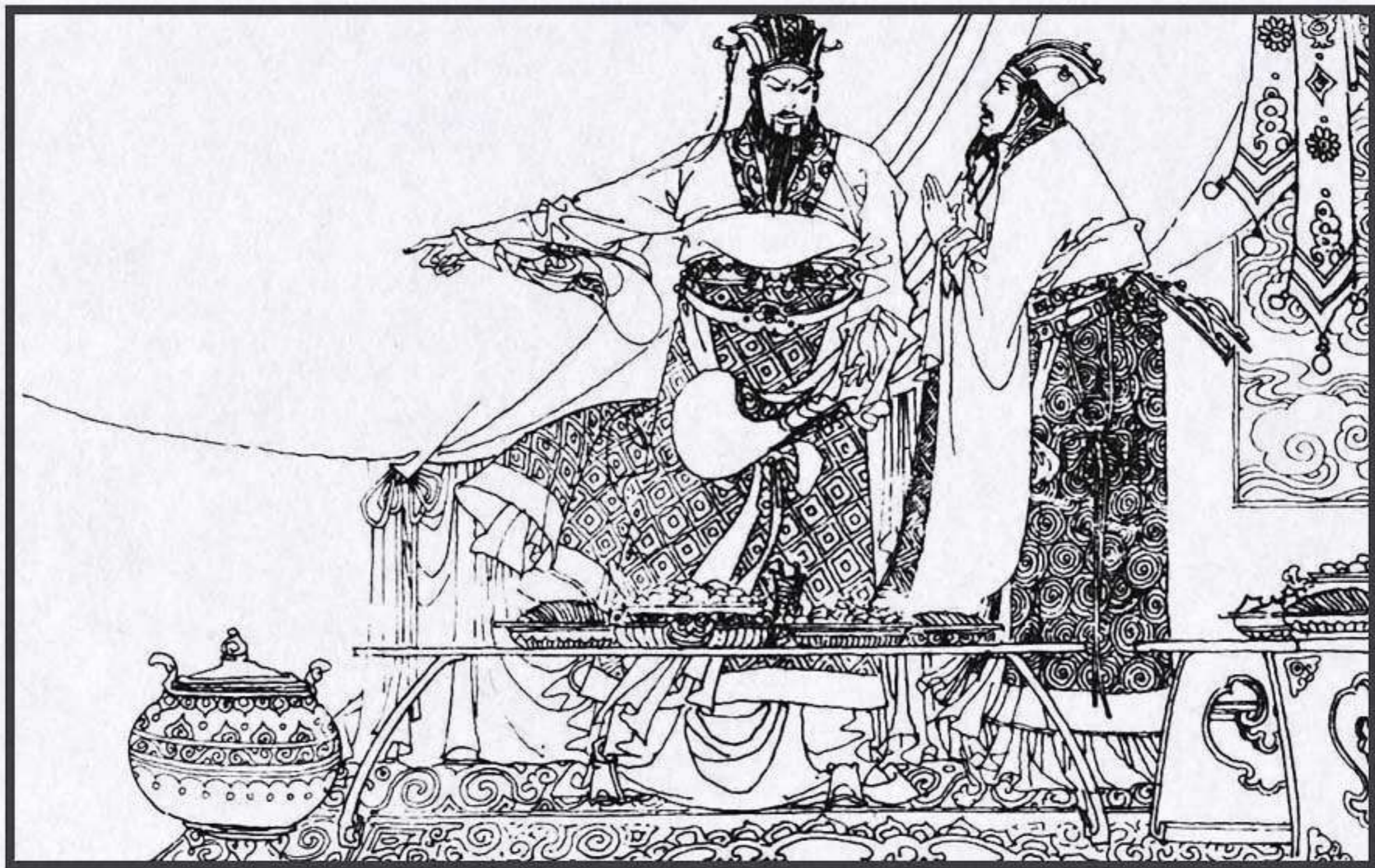
(88) 王何回到齐国，庆舍见他果然威武，任为近卫。这时，庆封父子鉴于崔杼之死，常怕被人暗算，出入必有亲近勇士执戈保护。庆舍以为卢蒲癸、王何二人忠勇可靠，就用他们作为身旁卫士。



(89) 按照那时规矩，公侯的膳食每天要用两只鸡。齐景公爱吃鸡掌，做菜做汤，一天要用几十只鸡。朝中卿相大夫都仿效景公的吃法，市上鸡价暴涨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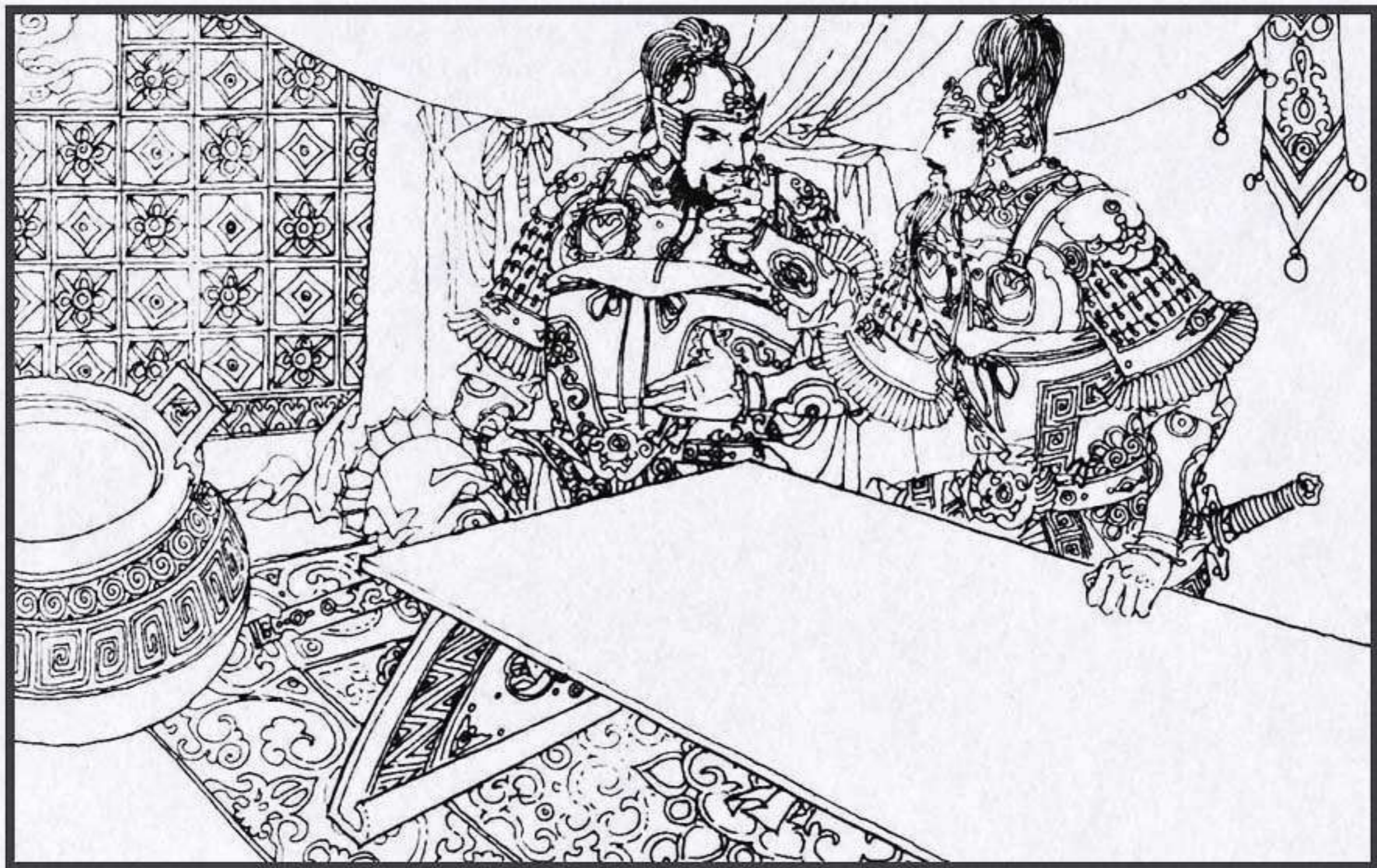
(90) 御厨房因买鸡太多，月月亏损，来向卢蒲癸诉说，希望增加御膳房的费用。卢蒲癸别有用心，说鸡价这样贵，为什么一定要吃鸡掌，用鸭掌不是一样么？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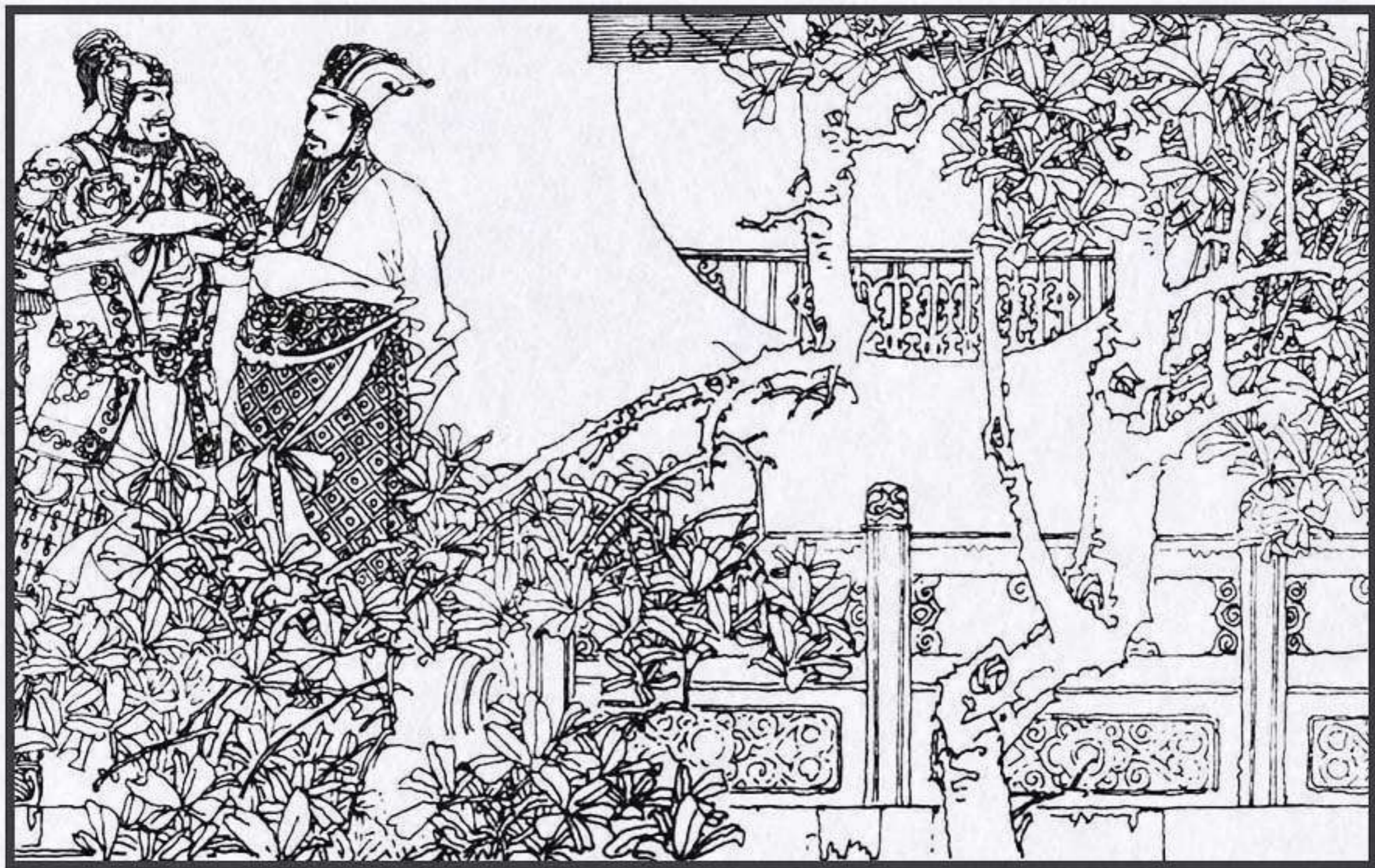
(91) 一天，景公赐宴大夫高蜚（chài 钗）和栾灶，见满席无鸡，只有鸭颈鸭脚，发怒道：“庆封父子专权，自己吃山珍海味，却克扣御膳费用。”高蜚始终不动筷，想去责问庆封，栾灶竭力劝阻，说行事不能鲁莽。



(92) 早有人把这事报告了庆封。庆封对卢蒲婺说：“高蚤、栾灶在恨我了。”卢蒲婺道：“两个大夫恨你，就杀了他们，怕什么？”庆封点了点头，没有说话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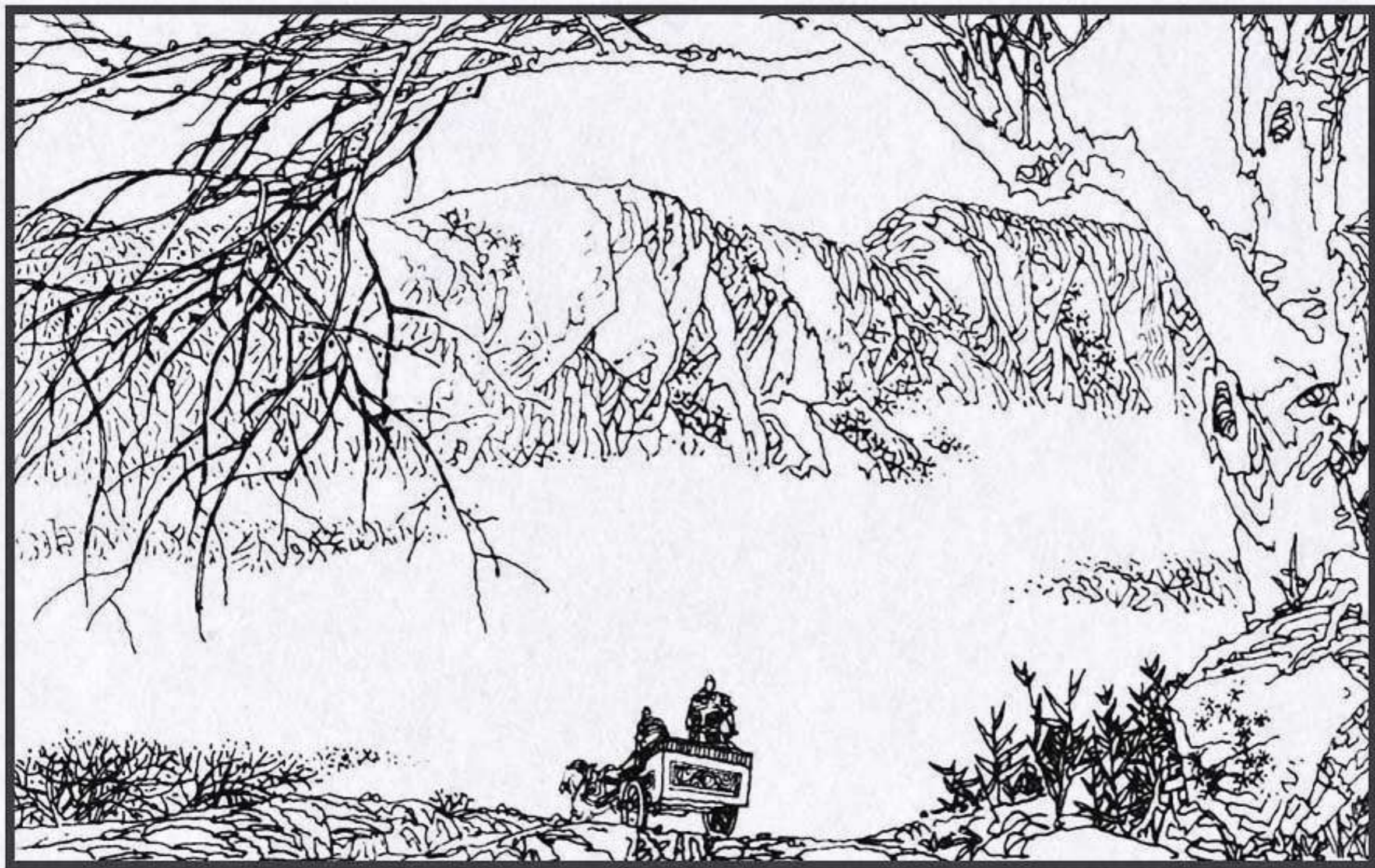
(93) 卢蒲婺马上去告诉了卢蒲癸。卢蒲癸立即去和王何商量，认为高、栾两家与庆封有隙，可以利用。



(94) 于是，王何连夜去看高彊，说他得到密报，庆封为了鸡掌的事，父子已商定要来攻杀高、栾两家。高彊信以为真，说庆封与崔杼同谋弑了庄公，我们要替庄公报仇。王何乘机说：“我也是这个意思，我们必须严守秘密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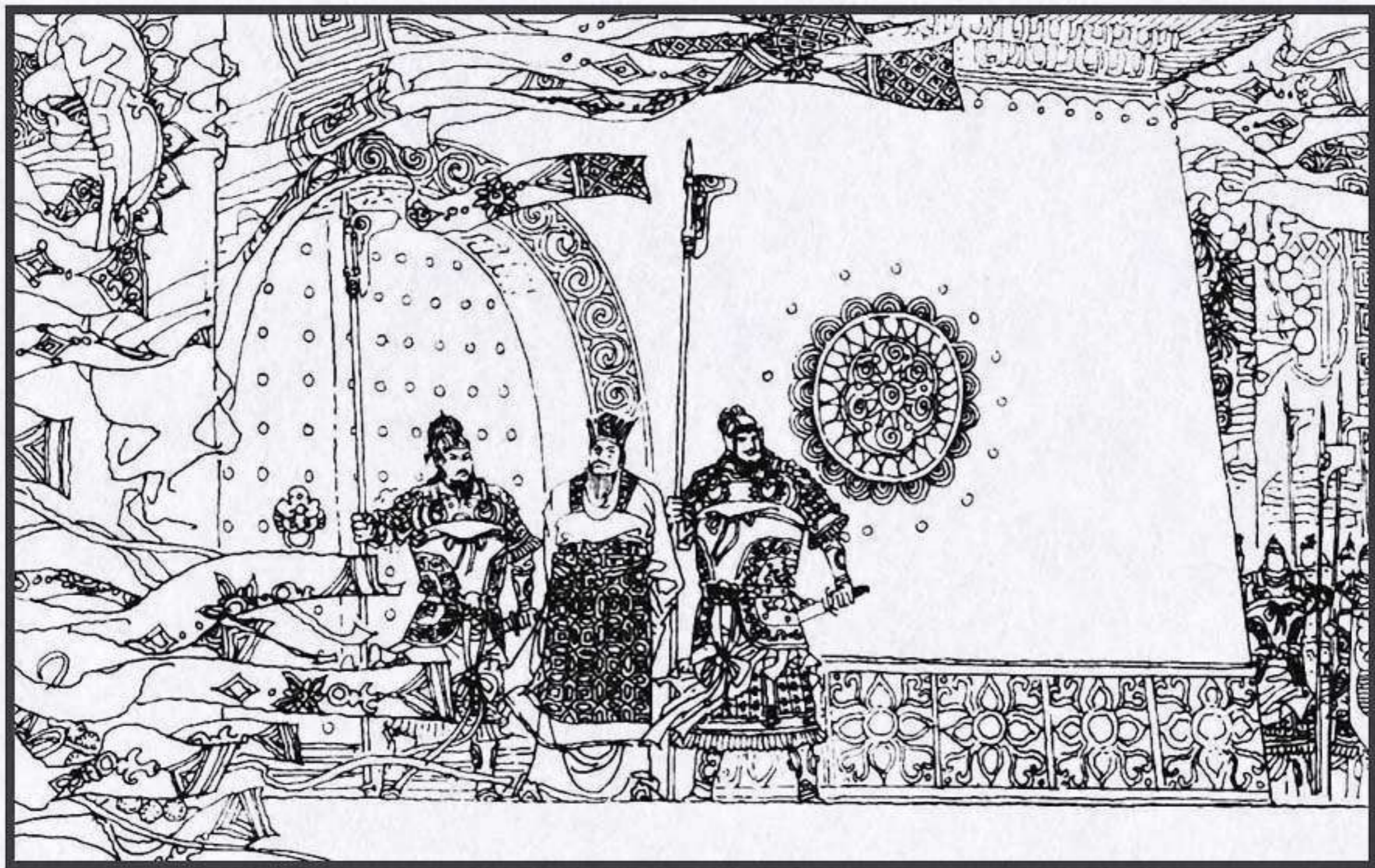
(95) 周灵王二十七年秋八月，庆封把朝政交托庆舍，自己带着族人庆嗣、庆遗等。同往东莱打猎，叫陈无宇也去。无宇向父亲告别，陈须无道：庆氏专权，全国侧目，看来大祸快要发作，你何不推辞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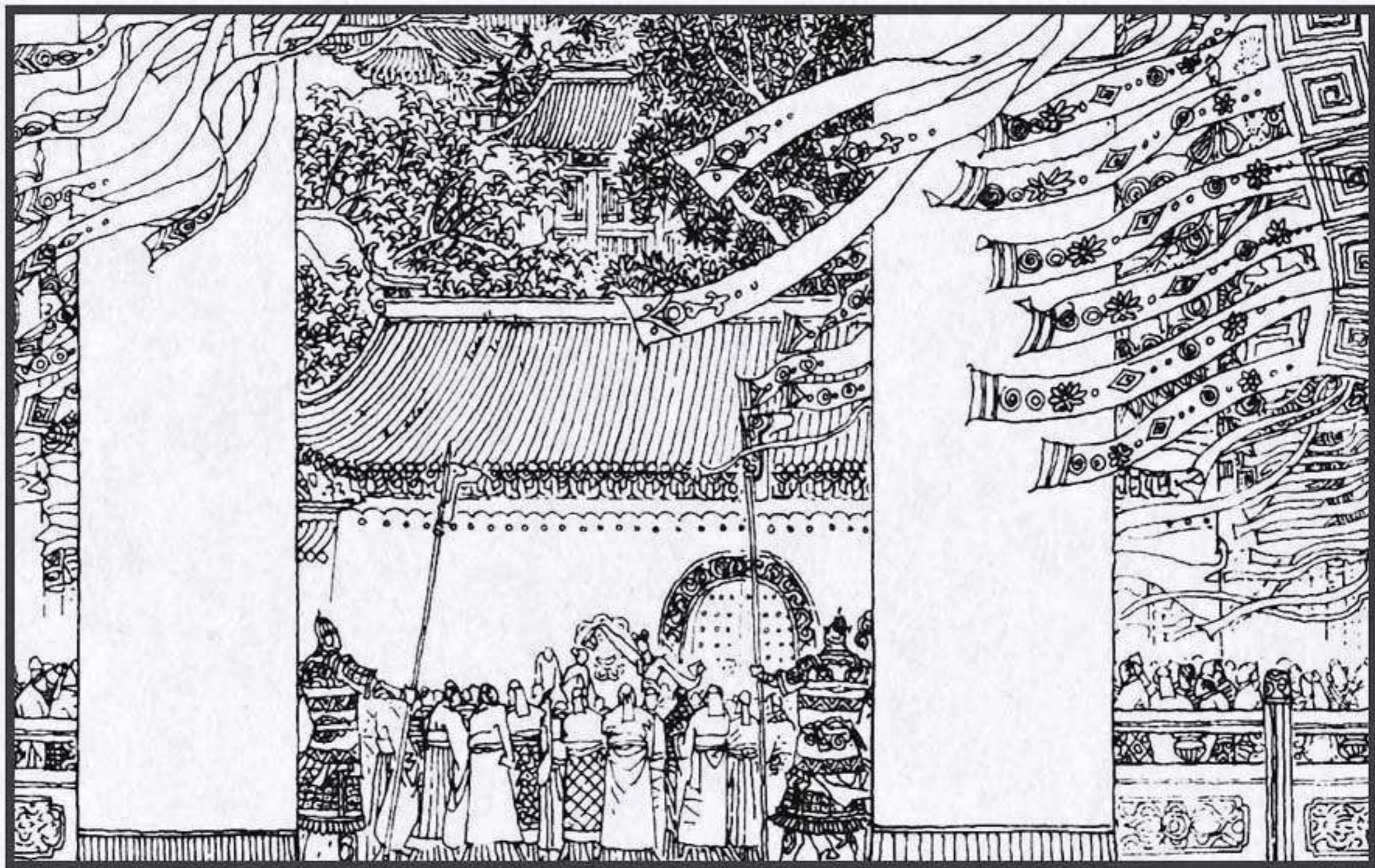
(96) 无字对道：“不去恐怕庆封生疑。我走之后，父亲可用老母病危的托词派急使去东莱招我回家。”当下陈无字辞别父母，登车而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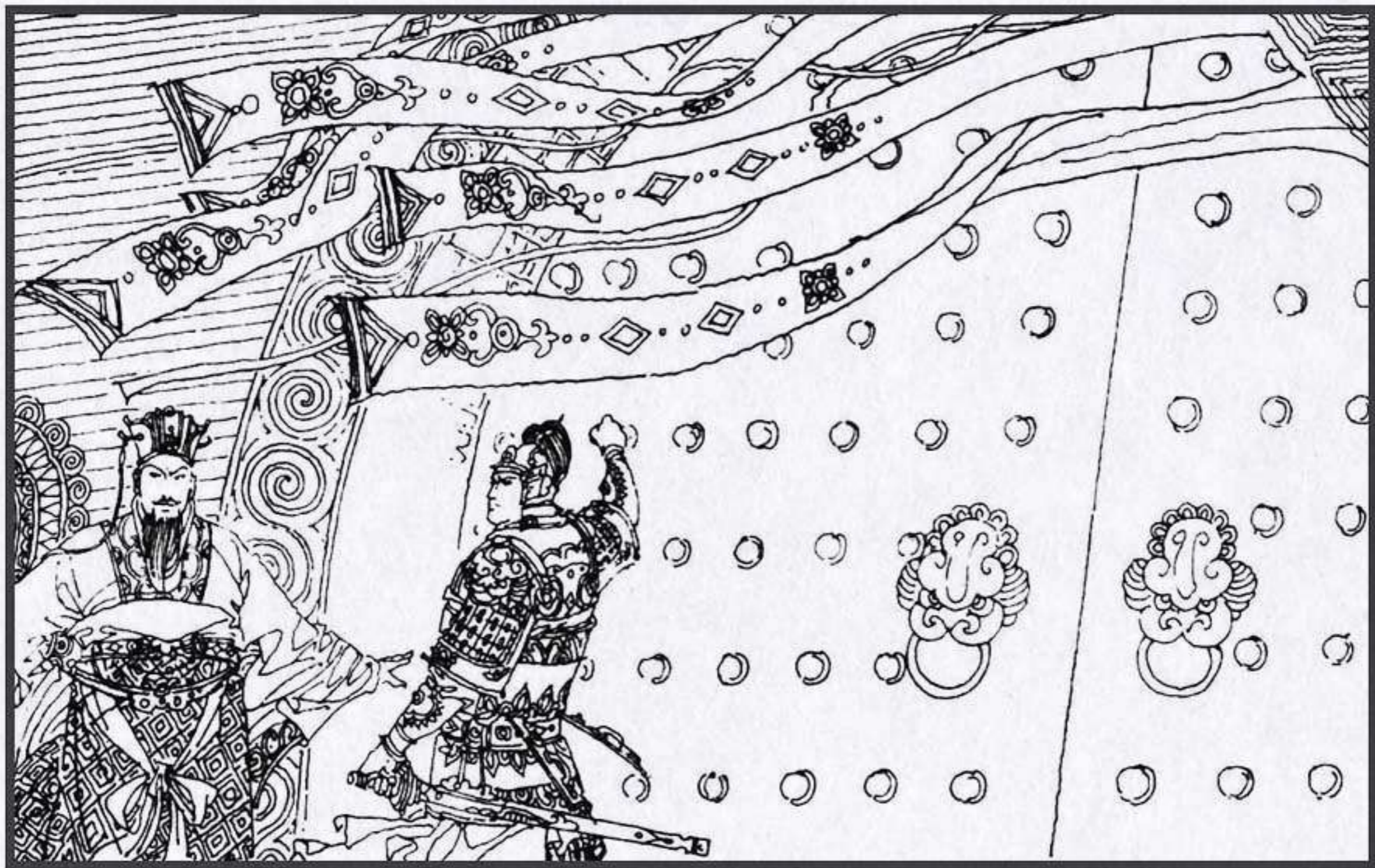
(97) 陈无宇动身不久，果然来了急报，说太夫人病危，想见儿子一面。无宇假装哭泣，说母子恐难见面。庆封只当是真的，让无宇快快回去。



(98) 几天之后，齐国举行太庙秋季典礼，君臣一齐参加。庆舍调集家兵环守太庙。卢蒲癸、王何两人执戈在庆舍左右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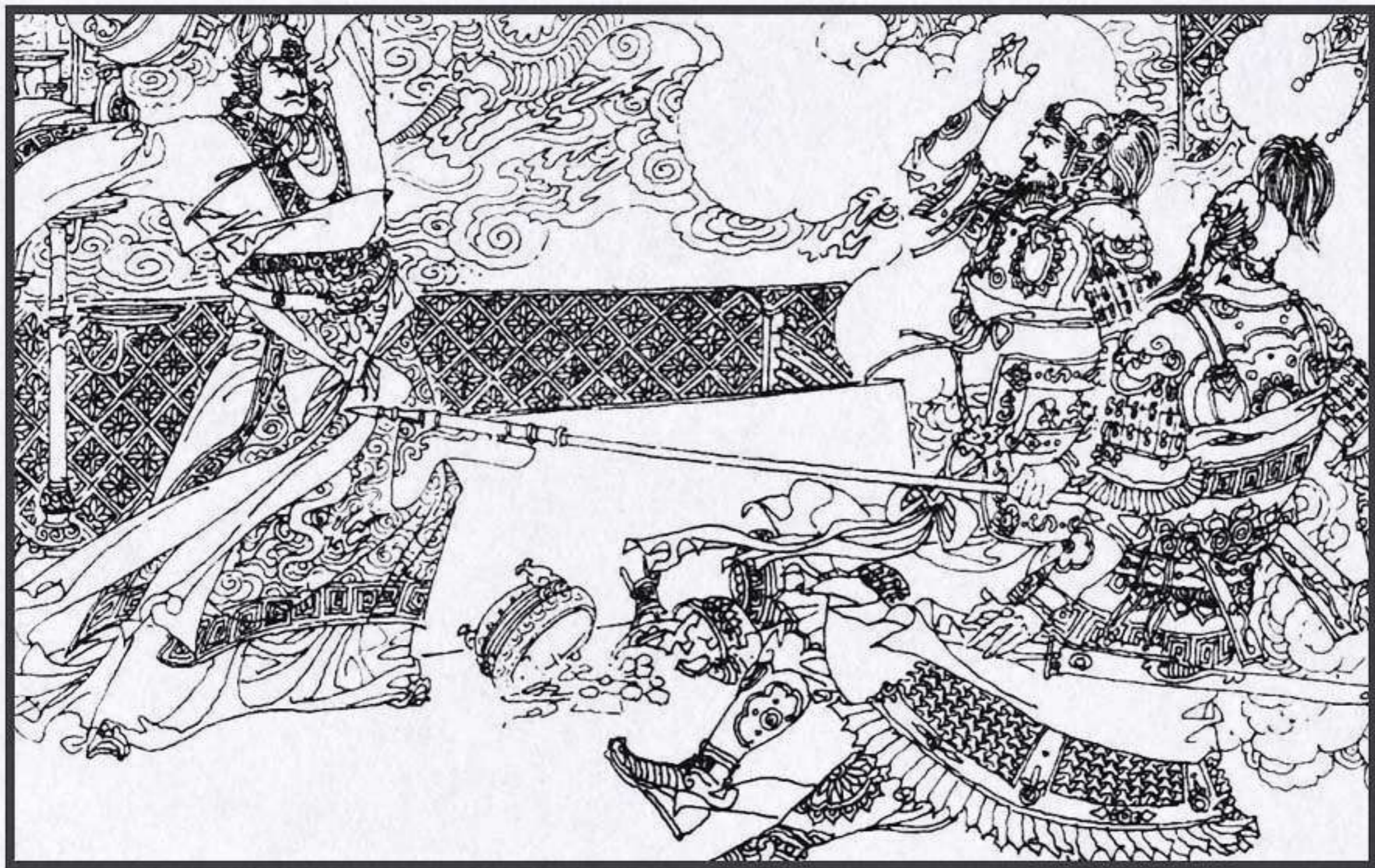
(99) 高蚤、栾灶、陈须无、鲍国四族雇一戏班，在太庙门前演戏娱神。却让家中所有兵丁，暗藏武器，伪装观众，混在里面看戏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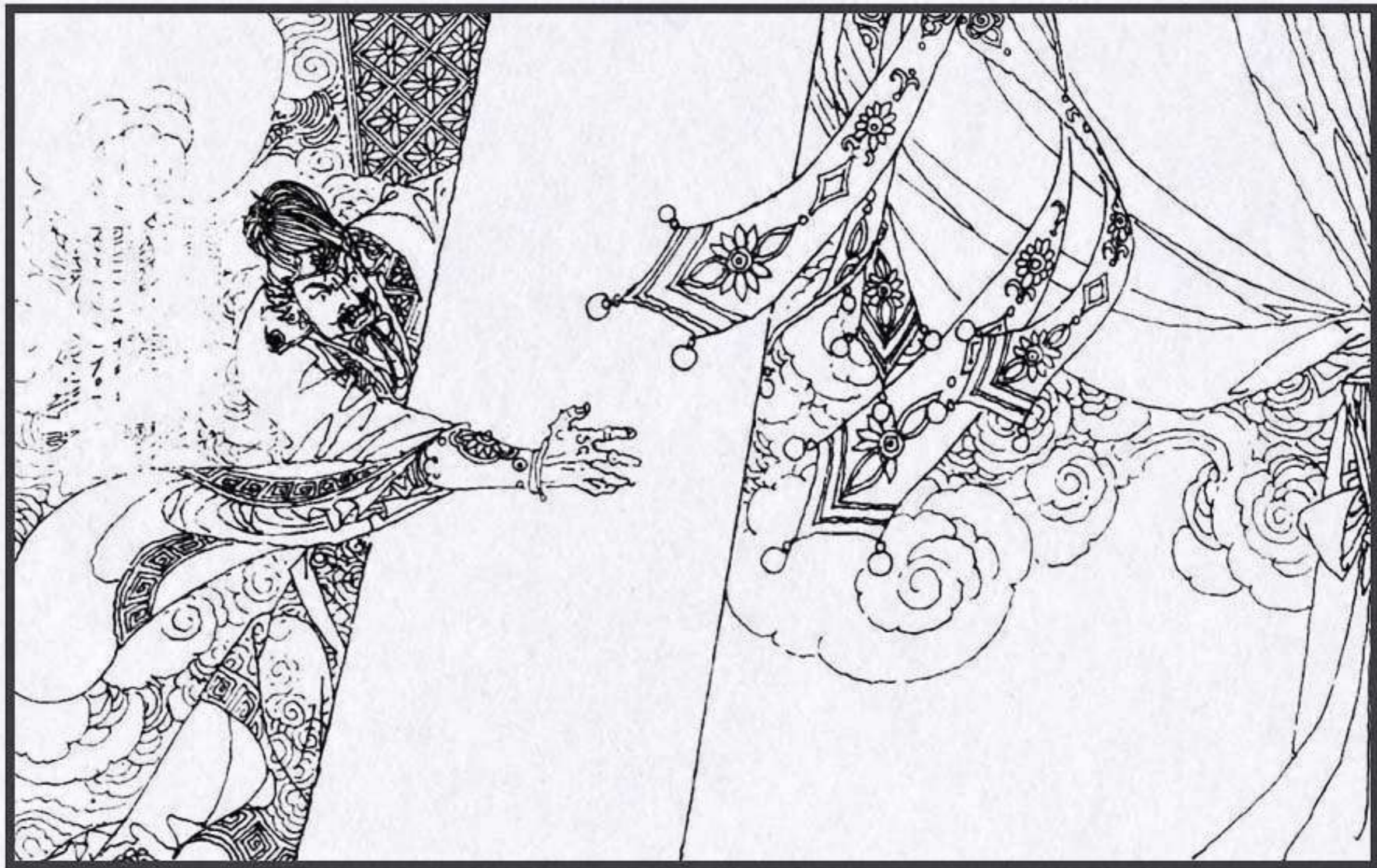
(100) 卢蒲癸托言小便，出外约会停当，回进去后，立于庆舍座后，把戟倒持着。高彊会意，使人在庙门鼓上重敲三下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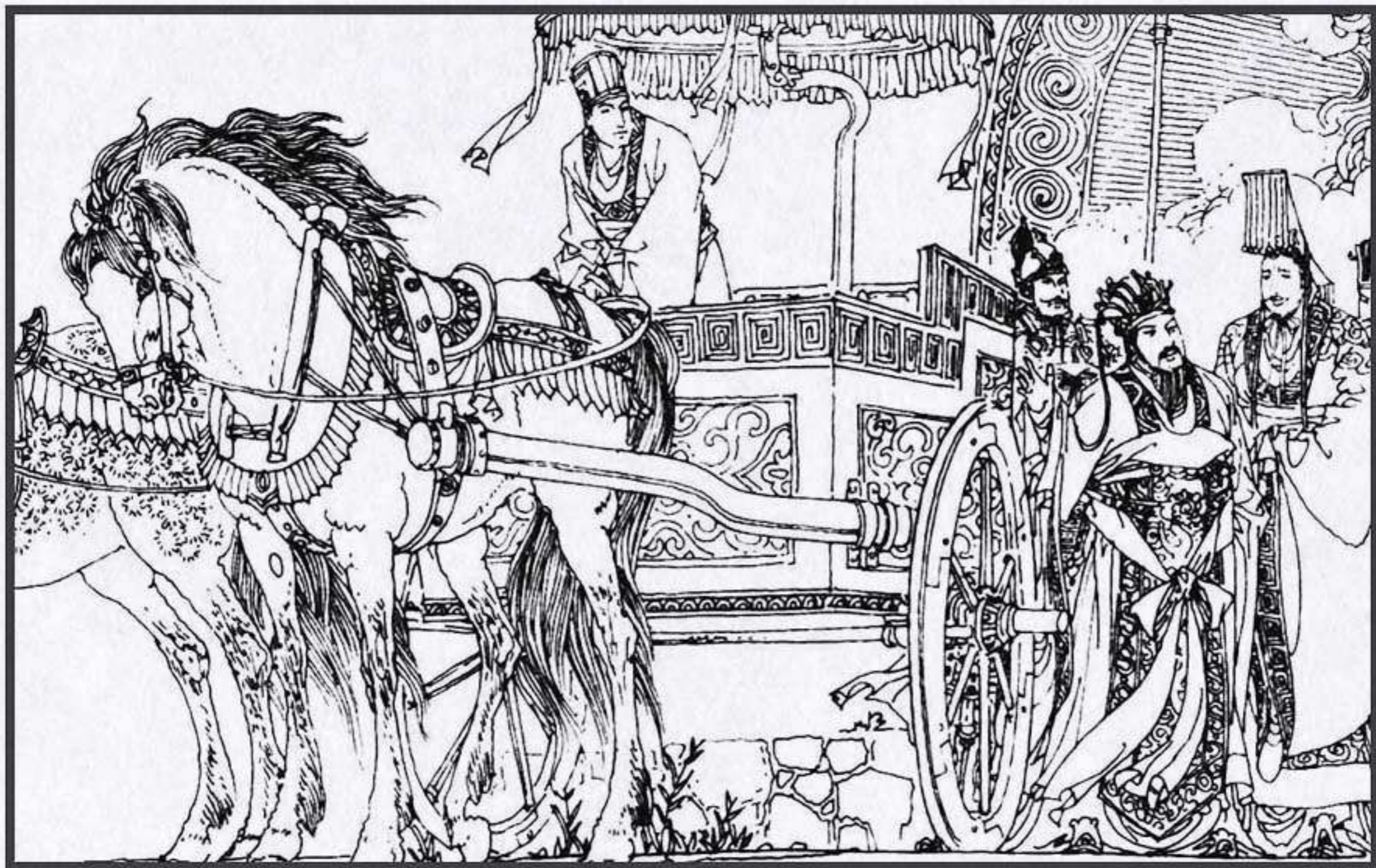
(101) 伪装观众的兵丁闻声一齐冲进，庆舍惊起，还没有离座，卢蒲癸猛刺一刀，王何再用戈狠击他的左肩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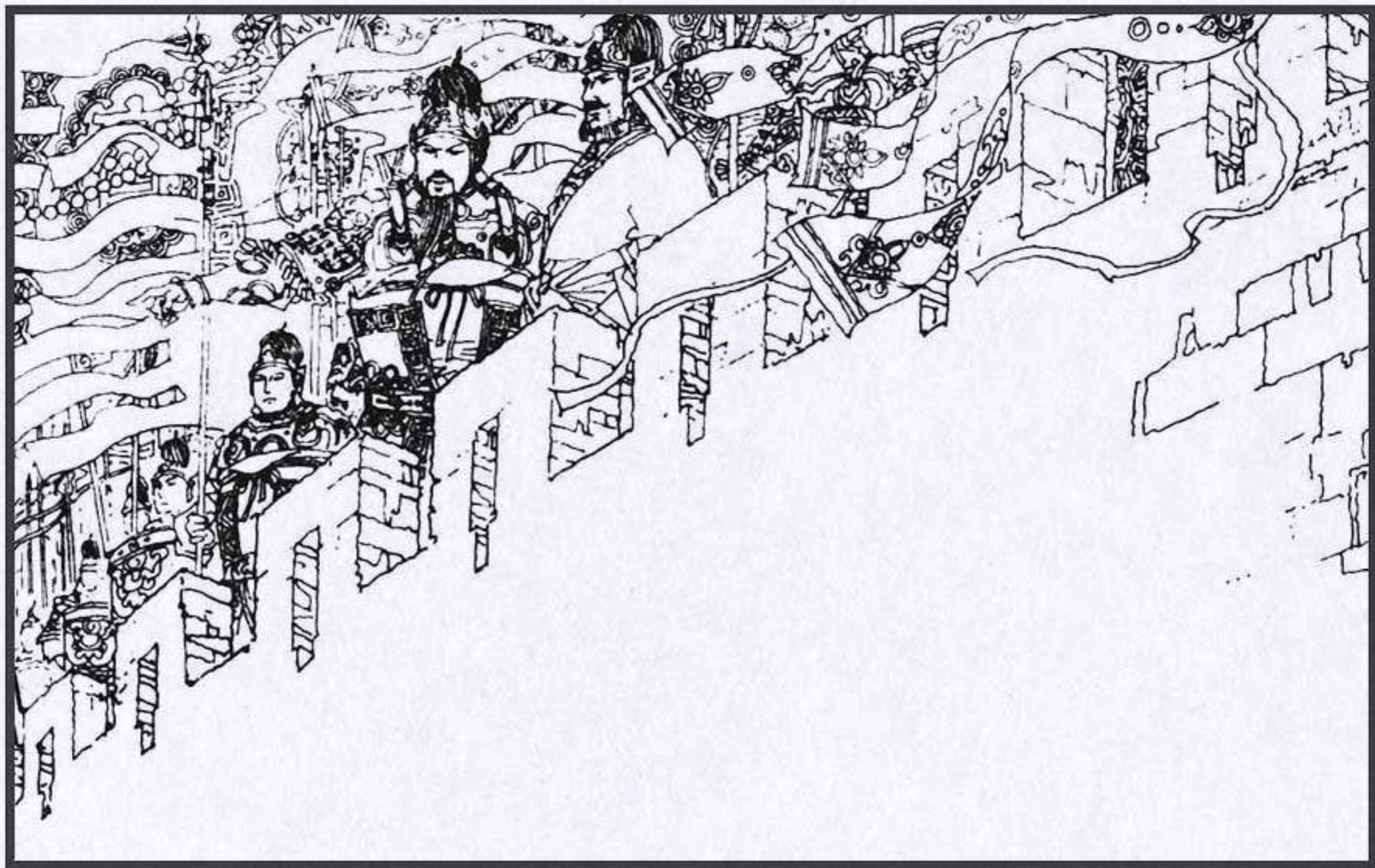
(102) 庆舍连受重伤，仍在挣扎，睁大眼睛对王何道：“作乱的原来是你们！”说完，顺手在祭桌上拿了一件很重的祭器，掷向王何头颅，王何立即倒地身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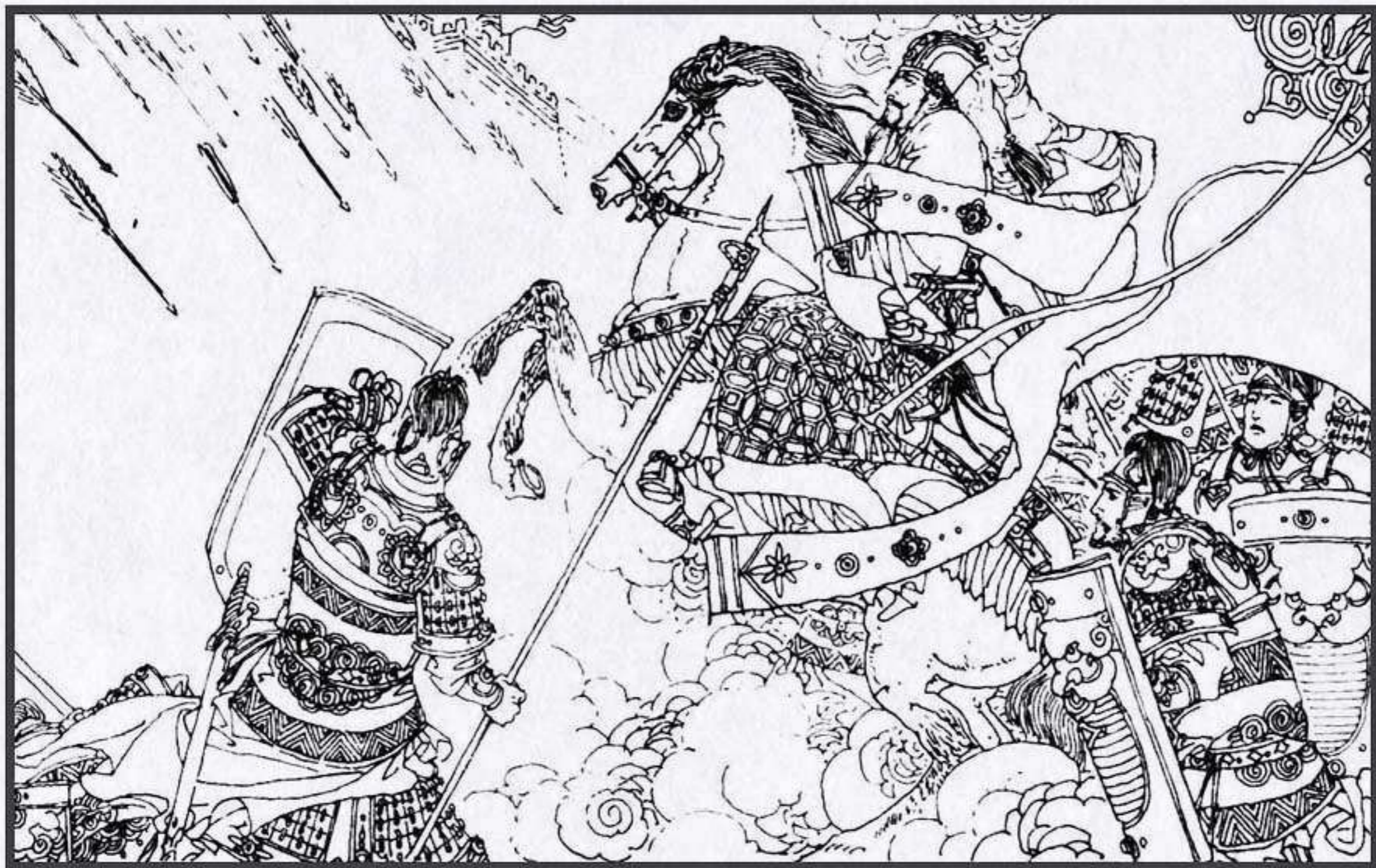
(103) 庆舍伤重，痛不能忍，后来大叫一声，方才气绝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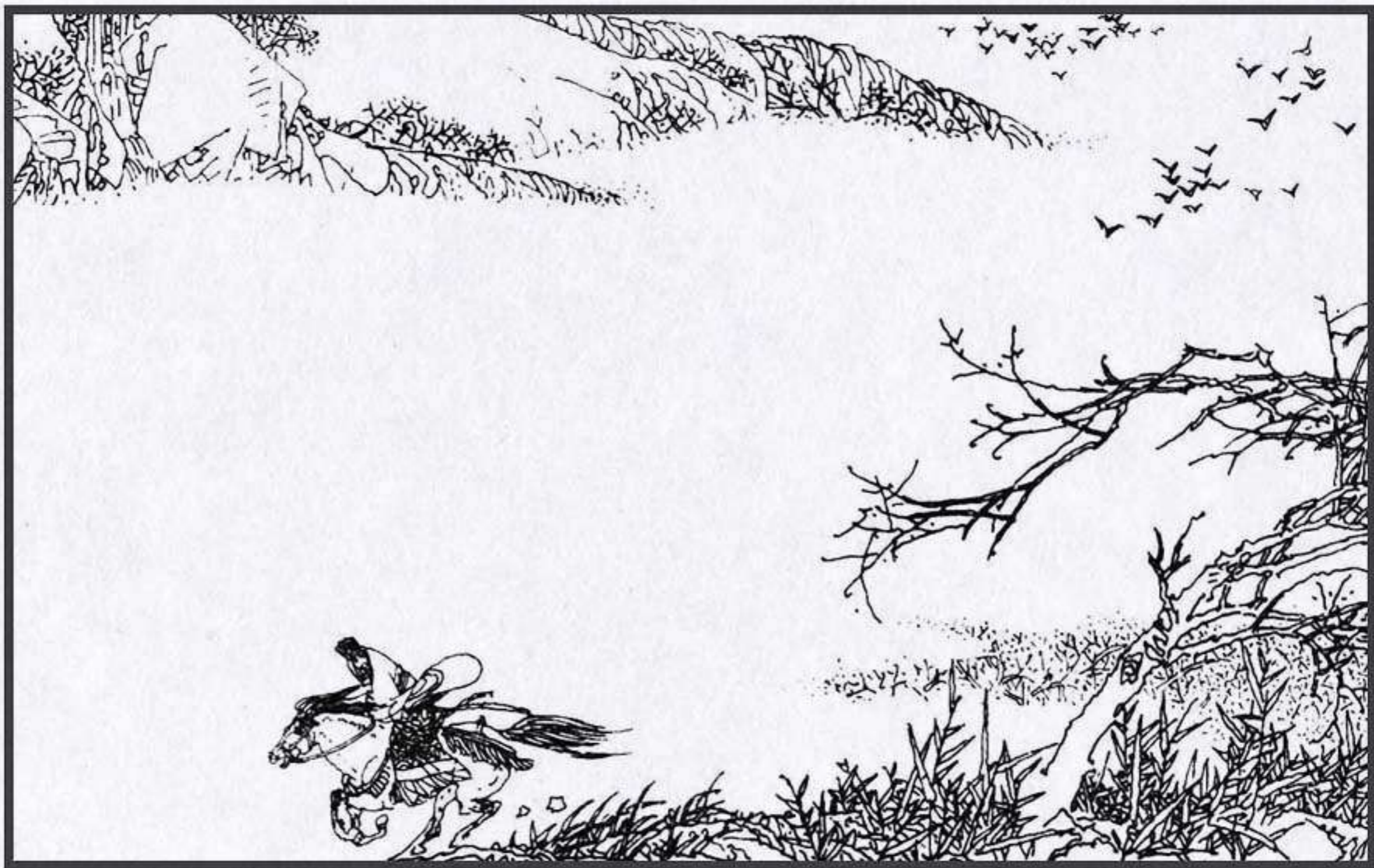
(104) 景公看到这种光景，吓得发抖，想夺门逃避。晏婴轻轻奏告：“他们是为庆氏专权，诛死贼臣，以利国家，与主公无关。”景公这才心定，脱了祭服，摆驾回宫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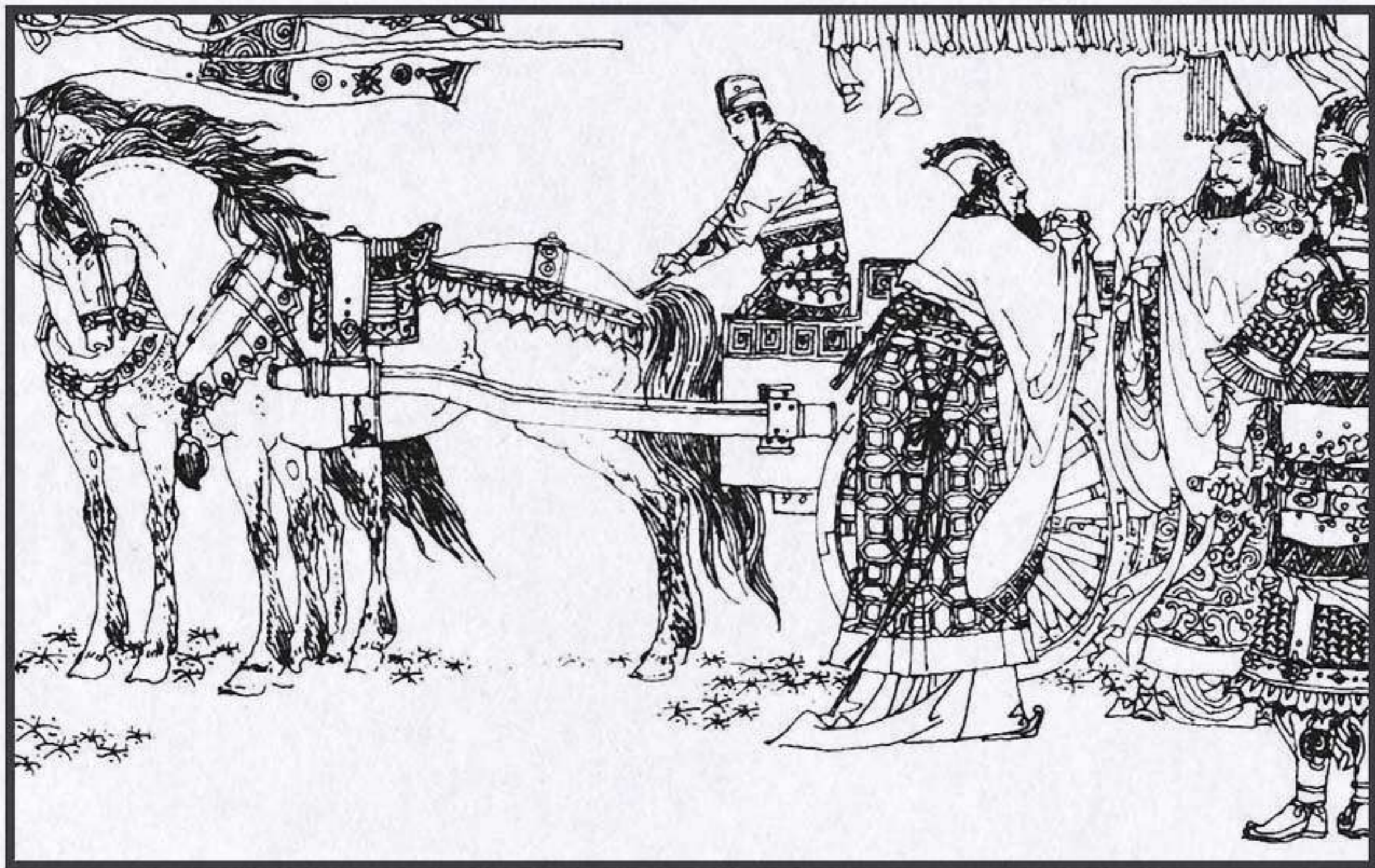
(105) 卢蒲癸知道庆封得讯马上就要回来，便调动四姓全部甲兵，分守临淄四门，严密戒备。



(106) 果真早有人去东莱报信,庆封得悉庆舍并族人被杀,气得发狂,立刻率兵进攻临淄西门,城中守御很严,无法攻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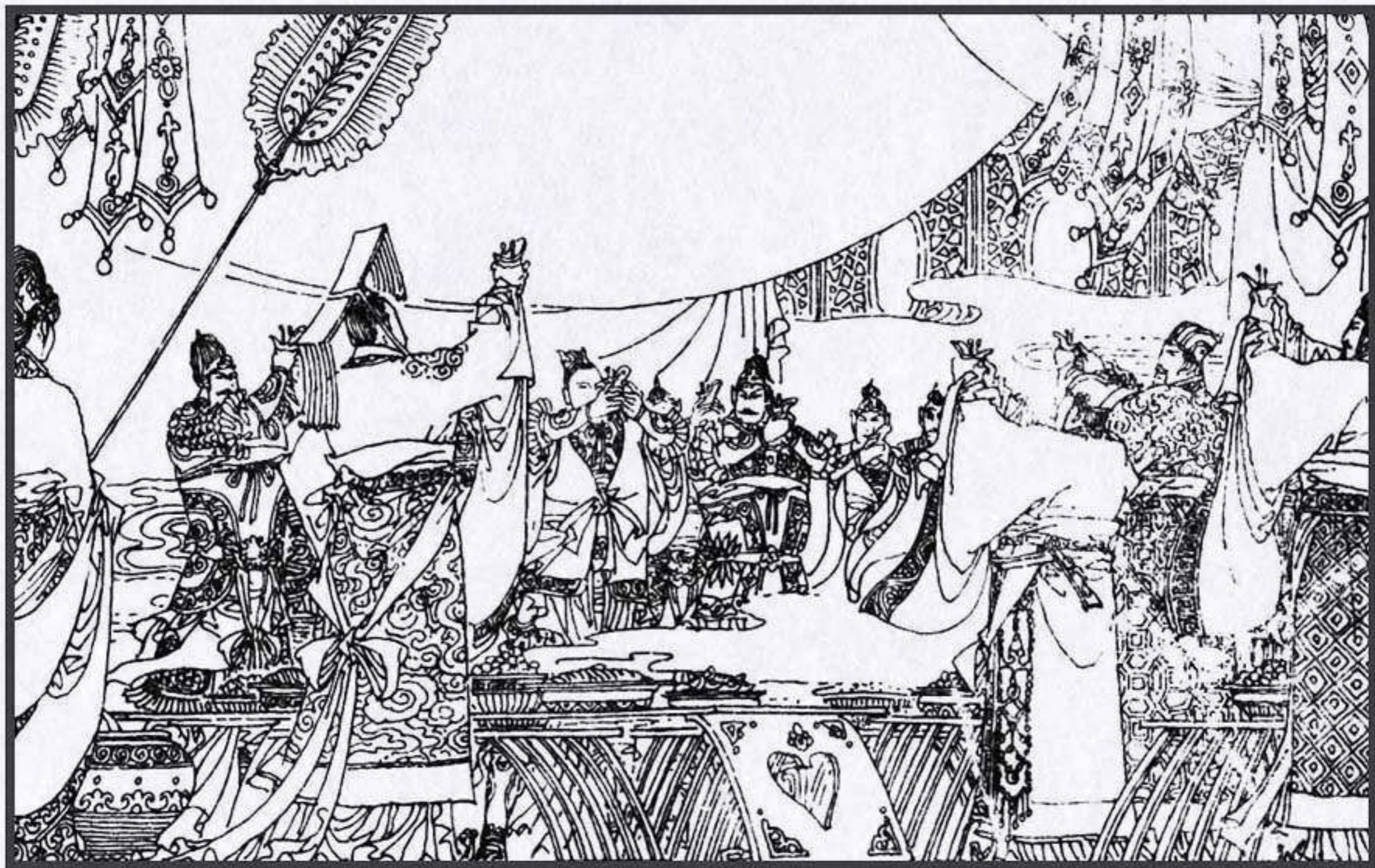
(107) 庆封因为带的兵士不多，深怕城里冲出来反而被擒，只好投奔鲁国。齐景公责问鲁国不该收纳齐国叛臣，鲁国自知不是，准备执住庆封送还齐国。庆封发急，就从鲁国再逃往吴国。



(108) 吴王夷昧欢迎庆封来避难，让他住在朱方，收入甚富。主要是使庆封侦察楚国的动静。



(109) 庆家的势力既然消灭，高蚤、栾灶共同执政，把崔杼、庆封两家的罪恶宣布，把庆舍的尸体陈列街头示众。



(110) 景公派人把庆封的家财全数抄没，分别赏赐给在消灭庆氏中有功的大夫和将士，合朝上下，俱各喜欢。



崔庆专权

(东周列国故事)

改 编 潘 勤 孟

绘 画 周 申

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

上海长乐路672弄33号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舟山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64 印张：24/32

1983年3月第1版 1983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000,001——140,000

统一书号：8081·13245

定价：0.13元